

說 策



上海中原書局印行



四名家
小說合集
說叢目錄

小復仇 韓老人

小駭情 燭影刀聲

小滑稽 學時髦

小倫理 金縷衣

小言情 梅仙小史

小復仇 人不如猴

小記實 韓生

小警世 粉垣埋恨記

小歷史 孤島英雄傳

小記事 駢指案

沃丘仲子

枕亞

雙熱

瘦鵑

瞻廬

雙熱

小鳳

小天虛我翠生

定夷

枕亞

社會小說 貧女淚

滑稽小說 小說迷

明季俠聞 綠綺臺

社會小說 批霞那之禍史

俠情小說 妻梅媵菊記

記事小說 玉獅子

風俗小說 珠崖還珠記

政治小說 俄相被刺記

哀情小說 秋墳斷碣

邊事小說 涼山客話

刑裁小說 畫裏真真

綺	定	吁	水	紱	雙	鐵	野	儀	獨	聖
緣	夷	公	心	章	熱	冷	鶴	鴈	鶴	陶

名人
軼史
紅豆莊盜劫案

滑稽四
書演義
宰予晝寢

偵探
小說
密碼

言情
小說
斷腸聲

神怪
小說
豚尾怪

偵探
小說
一夕事

滑稽
小說
逸儒林外史

明季
軼聞
夏氏殉難記

言情
小說
合浦珠

記實
小說
破鏡重圓

英雄
小說
宋大帥

枕亞 雙熱 天憤 秋夢 指嚴 瀨森 軼池 東訥 隻園 雙熱 絨章

小記軍 香姑小史

小題情 升降機

小奇俠 雲裡雁

小風世 一飯之恩

小哀情 碧血簪

小警世 金婚

小哀情 碎畫

小滑稽 快活三郎

小斷獄 宣城案

小哀情 飛絮啼鵲記

小紅羊 三娘子

一 厂

瀨 森

沃丘仲子

雙 熱

惜 誓

南 蘇

枕 亞

雙 熱

東 訥

綺 緣

絨 章

小奇情 畫中人

小黑幕 劍書鮫淚

小軍事 楚江戰史

小寫情 瞧着龐兒第一遭

小滑稽 蟲學校

小滑稽 十八村

小哀情 芙蓉扇

小俠情 倩娘

小偵探 假簿記

紅羊 洪宣嬌外傳

小復仇 刺馬記

聖陶

瞻廬

沃丘仲子

冷蝶

雙熱

絨章

枕亞

慕韓

觀奕

吁公

東訥

小奇情 險些兒打散鴛鴦

小家庭 假兒

小偵探 篋中人

小哀情 哀絃

小寫情 儂之婚史

小趣情 閨試

小技擊 方家祥

小別情 儂行矣

小偵探 催眠術

小奇情 別來無恙

小趣情 蠟人

雙 定 天 笑 東 楚 瞻 吁 灑 雙 民
熱 夷 憤 雲 訥 聲 廬 公 森 熱 哀

小悔情 自由婚

小社會 姑娘子

小寫情 結婚前之佳話

小樂錦 落花時節又逢君

小俠義 崔將軍

小傳記 神女

小紀實 鴛鴦錯

小哀情 夢中永訣

小滑稽 顏淵死

小偵探 橋上人

小奇情 癡人福

沃丘仲子

瞻廬

東訥

文蝶 問秋 花魂 笑第

絃章

枕亞

揚州小杜

秋夢

雙熱

慶霖

仁灼

本 書 著 作 人

吁指瞻獨雙小沃瘦枕小野綺聖
 天 丘 亞 鳳 鶴 緣 陶
公嚴盧鶴熱翠生子鵲

絨惜慶觀鐵東灝定儀水南秋一

章誓霖奕冷訥森夷鄴心村夢尸 八

問揚楚民天隻笑慕仁花文軼冷
 揚 楚 民 天 隻 笑 慕 仁 花 文 軼 冷
秋州小聲哀憤園雲韓灼魂蝶池蝶

四十名家
小說合刻
說叢卷一

雲間 儀鄉
古邗 鐵冷
選輯

復仇
小說 韓老人

沃丘仲子

涼雨乍歇。癡雲半破。雲破處。露出蔚藍。幾痕秋星。數點渭水。含烟潺湲。微響第見。傍岸數疊。殘山山麓。茅屋五椽。荆籬圍繞。籬邊山下。彌望皆柿林。芾蔭疎柳。寒梧點碧。綴丹。周遭掩映。籬內則鞠花半吐。鶴睡方濃。絡緯猶鳴。螢飛欲亂。居此屋者。乃渭南韓老人也。

老人佚其名。祖若父皆攻農。昆弟四。老人其季也。生七歲。就鄉塾。讀越三年。能誦四書詩經。塾師誇其慧。老人顧不嗜讀。嘗問師曰。弟子日勞心。蹙額日從事。此大學之道。關關雉鳴。果何益者。師曰。凡以爲功名也。汝亦知世有秀才。廩貢舉人進。

士翰林其人乎。皆熟讀此等書者。其最者爲翰林。等而次之。以至於秀才。老人叩師居何等。師曰。吾秀才也。老人曰。然則師其殿矣。讀書何爲哉。師怒。撲以夏楚。翌日更問於師曰。弟子嘗觀劇。父母咸謂所演秦檜嚴嵩皆奸臣。不可法。若而人者。亦有功名乎。亦曾讀書乎。師告以皆起家翰林。安得不讀書。老人嘆曰。讀書亦爲奸臣。吾固知讀書之無益也。師愈不懌。言之。老人父復撲之。且謂汝果勤讀。獲功名者。祖宗喜且莫大。老人默度。然則耕者。賈者。其祖宗必憂且死矣。自是數逃學。父師交治之弗悅。

一日其母績燈下。老人隅坐伺之。見排闥入者。父也。容慘沮。就母語。幾不成聲。第聞母數詈闔舉人。非人也。老人微叩狀。母曰。下壩闔舉人。謀奪吾家產。吾儕尋李矣。老人曰。彼舉人。豈不讀書耶。母曰。不讀。安得舉。曰。彼讀書而行。乃類是。是讀書無益。更明父方鬱怒。聞老人語。益不可遏。遂掀之出戶外。而數之曰。汝屢逃學。師

與我不知費却幾許心血而汝初無改意。今且當我前直謂讀書無益。吾家何需汝。汝其速行。老人方悔欲歸。父前請罪。則戶已閤。擱之久無應者。知父怒難遽回。遂去宿之破廟中。

初老人仲兒賈於外。歸必予老人以錢。積二年。錢踰五百。乃以半貯瓦罐中。毋藏之。半繫之禪帶上。備不時需。見逐之次日。人見藍田小溪。上有童子趨趨嗟嘆。向東行者。則老人之謁王和尚也。和尚非僧。特以禿而得名者也。家居好與羣兒嬉。故老人識之稔。至其家。剛和尚方以竿就池驅羣鴨爲戲。睹老人狀。曰。若何愁者。豈又見撲於若如牛之塾師耶。老人曰。否。遂舉夜來狀以告。王曰。今晚我當送若歸。試觀吾鴨。老人曰。父怒甚。歸恐不我貸。且事實起於閻。舉人非死閻何足悅。吾父今就子者。所以謀死閻之術也。閻不死。吾安歸。和尚瞪視不能答。旣而笑曰。死彼何難。特患無刀耳。老人問刀安從得。王曰。購之市肆。可問需錢幾何。曰。二百可。

且若亦數觀劇者。其人皆彩服塗面。持刀。若是殺人。人莫能抗。老人識之。辭出。遇叔兄於塗。曰。父爲閹。控諸宰。已捉將官裏去。母哭欲死。汝胡不知歸。老人慘默。亟隨兄行。至則母與兄嫂環泣於堂。見老人亦無語。乃趨就母。問官其將殺吾父耶。母曰。非官殺汝。父殺汝。父閹也。老人曰。若是則不如兒先殺閹。母聞急以手握其口。遂不復言。繼歷室內外。則房之笥。罍之雞。庖之餼。屯之糧。並渺無存。默念。母曩言。吾儕行。孥今驗矣。自是殺閹心愈決。

父既數日不歸。兄亦去縣城。母嫂唯涕泣相對。老人仍廢學。從羣豎戲。得間輒問諸牧奴。有識閹舉人者乎。一童曰。彼日步張家溝上。麻其面黃。其鬚者非閹也耶。如其言。伺之溝上。薄暮輒見閹。乃出所蓄錢。就村市購廚刀。藏褲腰。又念彩服不可得。則取泥塗面。伏溝。澹叢莽中。如是數日。然閹皆共人行。弗能着手。老人亦寢懈矣。以爲再不克殺。此奸者當先火其居。是日復往。日落閹猶弗至。俄頃殘月漸

吐蛙聲。閣閣作。忽聞履聲踏沙。由遠及近。窺之。閻也。面似赤氣喘如吳牛。踽踽沿溝行。既至。老人突起。出刀迎。閻盡力揮之。刃入小腹。幾沒柄。閻微退。卽跌地。初無聲息。老人度其死。則聳身入溝。泳水從對岸起。狂奔還。嫂開戶見之。大驚。以爲鬼。繼辨聲。始納入。母睹狀。亦詫曰。兒豈沒於水耶。則對曰。兒已殺閻。舉人父明日行歸矣。嫂以爲妄。母則謂兒素奇特。非誑人者。然念閻死。獄愈不得解。禍且及家。乃告老人曰。殺人者。干法。須論死。明日。閻家人必告宰。兒與父皆當償。彼命奈何。老人謂。苟有法。宰何爲助。閻奪吾產。害吾父母。曰。彼舉人。爾父農也。老人更太息。以人讀書得舉人。徒害衆。書何足讀。又思獄將坐。父則告母。兒當赴。官中自承之。父必得歸。母曰。若是事。益坐實。爾父子舉不得生。不若兒速逃。彼不知孰殺人。事或已。老人謂。兒逃。父出否。母給之曰。爾行。父隨歸矣。老人首肯。母乃出衣。令更之。更滌其面。復以錢貫。禪帶。中圍老人腰。老人則拜母。揖其嫂。曰。兒行矣。遂啓戶去。然

母則泣且暈矣。

冷月壓雲朔風漸砭人骨時則老人已就道上行矣自村厚我者莫王和尚若當往取進止至則王已眠急搥門村犬羣起吠之聲沸不可辨老人知不得當乃拾石自牆上投之苦弗能及上視則老榆杈枒若夜叉臂當牆立遂攜石抱樹猱上及牆頭向王窗擲之殊無聲思再擊而窗內火光作矣少須聞啓戶聲則王已手燈出口胡哨作喚犬聲老人倚牆呼之曰和尚我也王大詫然不敢進問汝爲誰者曰我村南韓氏四子也語竟王已立牆下曰若來何事何因作此狀豈已殺闖舉人耶吾當開戶納子入老人乃以手握樹柯下自戶入泣且拜曰吾仇已復然吾母命吾逃吾安所之今就子求所嚮王噤不能答睡眠亦耿耿以啓久之嘆息言曰闖與若父仇今被殺其家人必索子吾兩人若弟兄孰不知者今子亡人必索之吾家此間誠匪子所宜留吾適觀若所爲升樹投石類素習者於武也宜吾

酒友。僧本善者。大技擊家也。住西安臥龍寺。子往依之。良當特吾不能書。子至彼。第言渭南鴨販王和尚。囑來候彼。必善遇。子且告以去西安道路。時日某有小肆。過之。宜進食。某有河當。挈裳渡之。但不可語。下有龍也。媿媿不能已。而雄雞已再唱。始攜老人出。二人者皆涕被面。臨歧揮手。別老人行十數武。尚微聞和尚嘆曰。勇哉斯人。且孝子也。

平楚積雪深可沒髀。老人躑躅行。其間。明日至會城。投臥龍訪本善。則已坐酌酒。降終。南足庵。司火去矣。問足庵何在。僧徒不顧去。叩之路人。更無知者。老人殊無策。唯日坐山門。哭。一日有僧負擔自寺出。招老人曰。若非欲投本善師耶。今我送油。至是庵。當攜子行。老人感極。然亦不能言。第從之。遵大道進。未幾入麓。雪愈厚。風益冽。幾不能前。乃以一手扶巖壁。一手持樹枝撥雪行。然亦數仆。賴擔油者扶之。起。近庵覺頭部微脹。痛口鼻氣息熱甚。知將病矣。顧猶猛進。俄頃抵庵矣。引之。

入香積。見有僧虎軀虬髯。方一壺當門坐。飲且觀雪。擔油僧指老人告之。乃擲壺趨前。執手訊來意。老人曰。吾來自渭南。鴨客王和尚所王屬。候師起居。僧大笑。已而視老人。而且以手按其額。曰。子患已作。今姑臥。無言。遂引老人入左屋。以被一布乾草。上令臥。復以瓦壺盛酒。置老人前。曰。子冒寒。飲此當愈。老人曰。謝師。吾病甚不能飲矣。

老人在臥龍時。焦慮久。未嘗進食。比上道。又犯大風雪。既臥。頭痛若斧。撤膚熱若炙矣。山中無醫。唯賴本善調護。一日出草藥煎湯。一巨盃。勸老人服。踰兩時。許汗出如瀋衣。衾並濡。覺身輕快。若釋重負。僧至將起。爲謝。固止之。笑曰。子今大愈。明日當進粥。自是又一旬。遂健起。能出飯矣。然至此。浹二十日。本善雖勤。懇待客。而初未嘗深談。並老人姓氏。亦弗之知也。

廣堂中設座。東西嚮。雜坐。寺僧田工。其間傍本善坐者。爲老人。初次飯於

齋堂也。既就飯。本善謂此豆腐白菜。匪特子難下咽。吾亦食之欲嘔矣。語出衆中。有匿笑者。有怒視者。又謂老人曰。吾觀子方髻齡胡遽來此。豈父母喪若已孤耶。老人瀕行。王和尚固誠以母向人言殺閻事。至是念僧遇我厚。安忍欺之。遂曰。吾殺人。逃而至此者。本善殊不詫曰。若殺何人。曰殺閻。舉人曰殺閻。舉人何意。語未竟。上座有老僧止衆。毋言。遂寂而飯。飯罷入廚。次本善仍諄諄問殺人事。若甚樂聞者。夜分將就寢。上座僧至矣。叱本善曰。汝友以避難來。而汝對衆詰之。今其言已爲衆人聞。設有行脚僧揚之於外。汝友安能免。本善聆言惶赧。就老僧問計。僧曰。老僧觀此小居士。斷不可留。當資之行。老人曰。吾行將安歸。本善曰。若亦能遠行。及千里外。耶。曰。苟得當。雖萬里吾往矣。本善狂喜。謂若然。則上師及小居士皆可無憂。此去二千里。有地名閻中。漢張桓侯之所守也。其地有貢生孔廣櫛。字壽田者。任俠尚義。吾摯友也。吾苟達以書。渠必款小居士住。雖百年可。老僧曰。信如。

此不宜遲。吾當代汝修。夔汝其爲小居士。備行裝。未幾書及行李。皆具。然老人尙遲迴。不欲行。本善促之。對曰。貢生舉人者。皆豺虎。吾何爲就之。老僧曰。此不可。一概論。吾亦聞孔貢生尙義。子去必無害老人。則泣拜。二僧行。二僧亦汎瀾。本善尤揮涕。弗能止。既出山。東風日暖。原草半蘇。行二日至官道。車馬往來甚繁。乃隨之。西向行。見者多憐之。頗有引與共食者。且爲指道路。如是又二十日。乃至闔中入境。就人問孔居址。對以在南津關。錦屏山麓。小溪上。且堅留老人飲。意殊殷勤。老人喟然嘆曰。是鄉人。殊知禮。吾渭南弗如也。

錦屏三疊。雨過如沐。晴翠被山。若綠氈。山麓夾道。皆楠檜。碧幕微張。林盡則老屋五椽。繚以荆籬。面溪而築籬。外桃已華。照眼灼灼。柳葉綴鵝黃。齊如新裁。老人循籬。自南入。見有人吸菸坐廊下者。面鰲而光瑩。額重頤。眉目慈惠。若寺中所塑如來狀。頰以下頸膚白若凝脂。老人微詫。其人已起。下階問孺子面目塵積。豈來

自遠道耶。老人趨與爲禮曰。余自陝來。謁孔貢生者。此果其居耶。黑面者笑曰。吾卽孔貢生。若何。由知我老人。乃出本善書上之。閱竟。延老人入戶。則見綯索素壁。鮮潔無塵。几案皆謝雕飾。而古樸不落時趣。捧茶肅客者。兒子三四輩。皆彬彬有禮貌。老人對此矜躁盡平。覺天下之至可親可愛者。無踰是屋。是人也。自殺闔至。是已三閱月。老人日在憂煎。激烈中。今而後心始坦然。容亦漸舒。猶層冰積雪。忽遇春風。生機自此始矣。

老人既得安居。貢生知其不嗜書。則授以迎擊騰縱之術。老人大悅。進甚銳。踰年技漸成。貢生愈愛重之。其家子弟凡二十餘輩。若考習文事。若者治武備。若攻農若務工。胥有專業。罔敢荒怠。而門以內壅睦和煦。雖悍克驕子。苟留其居。一月決其性質。必大變。此貢生感人之深。而老人後此嘗舉以告人者也。閩中產絲冠。全蜀貢生屋後植桑廿畝。以飼蠶。養繅並精。又冠其邑。老人亦時時就習之。孔弗之。

禁也。暇且望之。攜酒榼游釣嘉陵江上。然老人日有所事。亦驩愉不殊。羣兒比就寢。則父母齋上。心思至。吾生或不能再見。吾親則縱身哭。晨視其枕。淚斑與血痕間也。貢生乃引與同臥。時時譬喻之。而老人痛終不能止。荏苒幾三年矣。一日貢生召老人曰。若父母望若久矣。其歸謁親。老人大悅。貢生出銀絹贈之。令歸貽堂上。又曰。爾數問本善何人。吾未以告。今汝且行。吾不願終秘。彼蓋洮河以北殺人如麻之劇盜張十四也。我勸其改行。遂爲僧。然嗜酒終不可馴。老人旣興。辭則踞抱。貢生膝大哭。淚被其前襟。盡濕。聲漸無音。孔乃垂涕扶之起。送之山南。老人怏怏。上道私念我生天地間愛我者。首吾父母與貢生三人耳。今歸行當見親而貢生則不可見。每落旅邸。宿夢中輒呼四爺。則哭而醒。貢生固行。四老人主其家。舊稱之曰四爺也。

長夏向盡。火雲漸斂。渭南南村有精悍少年。身負包裹。手棗木棍。叩門者。仲子啓。

戶出初若不識聞聲則數年前出亡之季弟也驚且喜推之入老人見父母方坐堂上然皆衰憊鬢之蒼者已銀著矣急趨進呼親二老亦詫繼拭目卽視万悞爲季子則老淚婆娑下矣老人旣拜親又環拜其兒嫂且出銀絹上父母乃傍母坐母則絮絮問去後狀且曰今觀兒貌豐腴驅強矯殆必有善人留兒者老人遂舉往事以對伯兄曰自閻死人皆知父在獄我在城鄉居唯婦孺初無疑吾家者越數日彼微聞弟亡出又有牧奴言弟數就彼問閻狀貌遂以狀聞諸宰宰竟併兄收之讞行定矣去冬有川人孔官蒞吾邑謂閻侵產有據斷盡歸吾田弟殺閻無據乃省父與我出老人聞決孔官必貢生族人矣

當乾隆末造奸相枋國羣吏掎克爲務民漸走險有白蓮教者假救刼名起皖江寢假遂遍豫陝川楚然無大志唯事焚掠渭南固富庶且當衝要宰官乃與團練備守衛特聘老人爲教習老人至是乃與官接始知官昭寬其名讓之其字固貢

生猶子也。老人既饒武勇，以貢生故，尤淬厲圖報。不二月，所部皆成勁卒，禦賊數有功。賊凡三至渭，皆不得逞。微老人弗及此。且嘗出師援鄰邑，遂躋團總以功。屢登剡章，援都司。然老人不樂官，弗就也。賊平，鄉人念其捍衛功，爭出金爲酬，不納。適有官產荒地若干頃，邑薦紳先生僉議歸老人，受之。則與諸昆灌漑闢治，未幾皆成沃壤。更樹桑，飼蠶。陝固不產絲，渭繭遂成特產。十年後，老人富矣。顧慕貢生居處，乃就山麓版築一仿孔氏，故自渭水南望春濃，秋倩林木幽整，莫不知是爲韓老人居者。

道光中，老人猶存。長身鶴髮，每歲首必去闔中春盡，乃還。則逐羣兒游，時叩諸童，有父母乎？若父母亦爲他人所侮乎？若不能報，當告之。我其尤有爲老人所嘗言者，則讀書於人，何益？何貢生舉人皆讀書而賢，不肖相去乃若是。

吉林長春所屬龍江縣。其南郭有村曰樂善村。村中有陶氏夫婦者。設一小肆。貿易頗佳。陶有子女各一。村本繁庶。而陶之家庭。亦雍雍穆穆。爲人所歎羨。日俄戰事發生。槍林彈雨之蹂躪。慘不忍言。我中華民國之受其害者。尤不可勝計。陶氏雖善於蘊藏。而礮火無情。屋宇竟隨之而去。陶氏一家。以血肉餘生。倉皇出走。突遇大隊衝陷。遂相離散。楚楚姊弟。遂作無父無母之可憐人矣。

時陶女年十七。其弟曰陶三。僅十二齡。覓其父母不可得。則匿於山谷間。含淚忍飢者三數日。詢知軍隊已退。則匍匐返其故廬。屋燬不可蔽。其鄰某甲。憐其孤苦。招之共居。閱日有得其父母之尸。以告者。陶姊弟痛哭失聲。密發頽垣敗井中。蓋藏。斂葬其父母。繼又設一小肆。以資餬口。又一年。陶女嫁於陳氏之子陳四。承其父母之遺命也。

陳四爲人極長厚。四亦憐陶三之窮而無依恃也。則招與共處。三亦循謹可喜。會

有李正峯者。爲青林岡之富翁。岡離樂善村。不下百餘里。正峯與陳四素相識。愛三弗置。乃告陳四。欲令爲己僕。四告於三。三亦首肯。於是陶三遂別其姊。而受傭於青林岡李氏宅中矣。

如是者五年。陶三已年十七。由廝養而遞升總管。所積亦漸夥。正峯有友曰周思齊。亦富翁也。喜陶三之謹飭。請於正峯。欲得其人。任之以職。三意弗願。正峯嫌於友誼。不得已而許之。強而後可。思齊所居。爲正化村。村去青林岡八十里。離鄉益遠。陶三迫於舊主人之命。亦付之無可如何。怏怏隨周而去。

三之去李而侍周也。未嘗告諸其姊。顧其姊已爲其弟論聘於同村蘇氏。蘇祇一女。豔而多才。會歲暮。三歸省其姊。姊以婚事告之。三曰。且俟明春。弟當告之於主。乞假而返村。姊意亦以爲然。其明年三月。三遂於村中行婚禮。

初。陶姊以三之成婚。當自立門戶。乃出資購其右鄰之屋三椽。廳事之側。與己宅

連隔以短籬。警歎可通。成婚匝月。姊乃盡舉其弟之蓋藏還之。三以爲不可。顧新婦頗愉快。極頌小姑之賢明。遂與陳氏分居。各治家政。夏五月。三別其姊與婦。又往正化村。

三婦既以豔名。又以前著交際手段。鄰近都歎弗如。與三姊尤相親善。平居不苟言笑。不喜外出。陶姊深悅其弟之得佳婦。迨夫風雪漫天。歲聿云暮。三又乞假於周。歸視其家。抵村不及三里。有一土地祠。祠之前有一廣場。場中有無數小兒。耐冷作搏雪之戲。見三至。則羣呼之曰。龜來矣。龜歸矣。三大怒。遽執其一視之。乃其隣兒王小福也。

羣兒見小福被三執。遂各走匿。三謂小福曰。我何忤於汝。半年不相見。乃呼我以龜乎。小福曰。汝自不知耳。半年不相見。汝妻與村西徐二共處已三月矣。我呼龜正以警汝耳。三聞其語。疑懼參半。乃釋之。逕入村。走晤其姊。姊不虞其弟之歸也。

喜甚。三握拳抵案曰：弟不可爲人矣。姊大怪詰之。乃以所聞告姊曰：弟乃信路人之語耶。以姊所聞所見。弟婦或不致有此事。且弟未返家。又未嘗目擊其事。烏知路人之語爲真實否耶。

三聞姊言。亦自悔孟浪。遂持其行囊返其所居。三婦亦不虞蘊碯之歸也。愉快達於眉際。時方亭午。卽治膳共食。慰勞備至。而三意終不能自解。膳既畢。三僞爲憂鬱之形。囁嚅而言曰：別汝半載。乃得一見。雖然。我之行裝。今日固未容卸也。婦曰：是何言歟。乍返家安有復行之事。三曰：汝言不幸而中矣。余銜主人之命。往黑風鎮。陸姓索款。汝知陸姓爲何如人乎。乃紅鬚子也。鎮離此間殆一百六十餘里。余當以今夜往。款而得也。則十日或半月。卽可歸。否則殆矣。今與汝約期。余匝月而不歸。則亟告之余主。訟陸氏於公庭可已。婦大哭。繼而曰：不圖半載。睽隔乃生逢。而死別耶。三至此意良不忍。有頃。憤言曰：主命不可違也。拂袖而出。三婦含淚走。

送之。三行稍遠。回首視之。第聞隱隱涕泗聲。三至此。知小福之言果謬矣。

三既出村西口。惘惘無所之。則匿於森林中。迨夫天光既黑。寒風襲人。狐啼猿嘯。負無人跡。三無可如何。則擇樹之偉大而可障風者。猱升而跌坐。忽焉極目遠矚。有客蹣蹣獨行。自西而至。偵視之。果徐二也。三望其去遠。則援幹而下。攜行囊施從之。果也。徐二叩己之門而入矣。

三既目睹徐二之入己室。乃恍然於小福所言之不謬。並自喜調察之精謫。遂走告其姊曰。是非并殺之。不足以洒吾辱。時陳四適他往。姊力阻之。且告以殺人之罪。三曰。姊言良是。獨不爲祖宗門戶聲譽一計之耶。姊曰。然則弟嘗殺人乎。三曰。未也。姊曰。若是則危險孰甚。徐二諒非易與。弟或不敵。將如之何。不如以酒壯膽。俟夜既深。然後往。三然之。姊乃爲溫酒治殺。三則覓刃就石磨礪。酒罷燃燭。偕姊越籬而造己室。側耳聽之。果聞其婦與徐二酣睡聲。姊低語曰。啓戶必發巨聲。不

如啓窗爲便易。三乃擲其刃。錚然有聲。燭照紙窗。作嫣紅色。撥窗。便闌。風回滅燭。三亦不顧。握刃踰入。暗中摸索。坑上得男子。辮驟掣之。刃下而首。殊熱。血噴湧。三立却步。良久。復覓其妻。大索不可得。姊在窗外呼曰。殺奸而斃一人。敗矣。速走。三乃躍出。偕其姊。仍越籬而返。攜行李。忽乘夜遁。

陶姊受此驚恐。倦而酣睡。比醒。日已午矣。梳洗畢。則走訪其弟婦。婦延之。入言笑如常。且告以陶三索款。啓行之大略。陶姊處處留心偵視。而徐二之尸。杳不可得。枕席之上。亦無絲毫血漬。心中怖怪益甚。幾疑昨夜種種爲夢境。旣無所得。則廢然而返。閱三日。而徐二失蹤之凶。耗沸揚於全村矣。徐二之兄徐大。亦紅鬚子。平日與其弟同惡。相濟。村人莫不畏之。徐二失蹤。村人陽爲駭詫。實則相率額手稱慶。共祝村中之福。而徐大竟訴之於法庭。縣令以毫無佐證。斥置不理。

無何。陶三匝月不歸。之言驗矣。三婦遂告諸陶姊。姊明知其弟之逃亡也。不便向

之言明。然逆知其必在青林岡。乃乞陳四走訪李氏。正峯曰。陶三於去歲易事周思齊矣。汝家乃未之知耶。陳四不得已。又往正化村晤周思齊。思齊曰。去冬之杪。陶三乞假而歸。至今猶未見其返也。陳四曰。彼言銜汝之命。往黑風鎮陸姓索款。匝月不歸。命必不保。汝既知其危險。曷爲使之往乎。思齊曰。安有是事哉。陸姓何人。余固不識。且余何嘗有款可索。汝直譎言耳。陳怒曰。汝不明告我。會當見汝於公堂。思齊曰。汝直無端誣陷耳。聽汝所爲。余固無所懾也。

閱十日。陶婦竟投牒龍江縣署。控思齊陷僕非命。控陸姓賴款謀命。縣令某昏懦不察。拘周而周至。拘陸而陸無其人。轉輾訊問。茫無頭緒。期年而案未結。然陶三徐二固依然無蹤也。

方陶三之乘夜出走也。惘惘而行。直詣蒙古之察爾闢。察爾闢者。蒙古東部之小鎮也。陶三本具陶朱之術。遂設一小肆以圖生活。會有鄉人吳六。自蒙古中部買

易歸相見共驚喜。陶三因問之曰：汝於何時出門耶？吳六曰：余之來此，乃在汝與徐二失蹤後一年。汝知汝既失蹤，汝妻涉訟於公庭，今周思齊尙累於獄乎？陶三曰：然則謬矣。奈何累吾主乎？吳六曰：汝果何故而出走乎？陶三曰：是則不能告汝。我惟問君：我既出走，我家之門庭奚似？吳六曰：汝妻極有操守。昔年冬風雪之中，有無賴史五等排闥而入，縛汝妻置於冰雪中。汝妻忍寒凍，堅不受辱，會得汝姊夫援救，汝妻得不死。今汝家門前不復有他虞，蓋隣近欽汝妻之操守，均願互爲保護矣。陶三矍然曰：嗟嗟，余妻，余誤汝矣。

吳六曰：余在蒙古大受損失，今將歸矣。汝不如棄所業，擯擋歸里，見汝姊，慰汝妻，並救汝主。且令余得良伴。汝願之否？陶三曰：諾。越四五日，陶三料理各事，遂與吳六偕歸。歷月餘，抵村。村中人咸來圍訊，陶姊及婦皆大喜，置酒高會，樂不可名狀。蓋死別生逢，爲人世間不可多得之事。何況陶三夫婦幾經風險，以死相別，以生

相逢。其。事。境。誠。足。駭。異。矣。

月落參橫。室中死別生逢之夫婦。方背棄前疑。喁喁情話。不圖窗外有人。駐足而竊聽。室中人固未之知也。比旦。陶三方擬投救其主。不意如狼似虎之胥吏。已惠臨其門。出黑索拘三去。婦駭出問。吏曰。吾等何所知。新令威猛。儻不畏之若虎。汝輩有所言。自向理論可耳。陶三無如何。隨與俱去。三婦走告其姊。姊大駭。偕其夫并三婦。奔入縣署。

署門洞啓。新令升堂。原告何人。乃史五也。令問其年歲既畢。則命之跪於案旁。而使陶三入。三疑前案之結束也。容甚鎮靜。不意未及發言。令遽呼之曰。殺人賊。汝且聽之。陶三大震駭。知徐二之案發矣。然徐二失蹤鄉人。吳六亦曾言之。外人固能窺其內幕。余何懼哉。

斯時史五發言矣。史五曰。小人與徐二本爲好友。自彼無端失蹤。心中異常疑慮。

尤可異者。徐二失蹤之夜。卽陶三歸村之日。徐二既失蹤。陶三明日亦不復見。小人意。陶三與徐二必有特別關係。因此留意偵察。昨聞陶三回村。夜間遂往陶三家。窺其動靜。小人祇聞其妻向陶三詢問。何故殺徐二。陶三初尙不認。繼又聞陶三曰。卽使我殺徐二。則村中徐二失蹤之凶耗。何自而來。陶妻曰。汝真不知。余心之苦也。汝殺徐二。汝不過恨我耳。余使被殺之徐二變爲失蹤。實余之愛汝也。陶三曰。余殺徐二。汝見之乎。陶妻曰。汝持燭啓窗。置刀於案。余實未眠。穩此奕奕。燭光錚錚。刀聲余固見之。聞之也。余知事在危急。汝怒不可遏。乃就坑邊騰身。踰入隣家之承塵。東三省人皆臥於土坑屋頂之下。皆有承塵。離坑僅數尺。有門可啓。閉且與隣居。彼此相通。風俗如此。未嘗爾虞我詐也。見汝殺徐二。覓余不可得。余待汝既去。則出而覓火。燃燈支解徐二之體。置於釜中。舉火煮之。腹中五臟。則塊而置之。石灰甕中埋諸後園。埋既竟。則出釜中肉。以餵豬。既又舉其骨。盡埋。

之。比。曉。而。畢。事。血。漬。亦。收。拾。殆。盡。及。午。汝。姊。來。固。絲。毫。無。所。覩。也。陶。妻。述。畢。陶。三。噤。不。作。聲。既。而。曰。汝。誠。愛。我。奈。何。作。此。駭。人。事。哉。陶。妻。曰。不。若。是。又。將。如。何。汝。欺。我。言。往。黑。風。鎮。余。遽。信。之。此。案。猶。未。了。也。小。人。既。得。聞。此。語。星。夜。投。案。告。發。庶。幾。徐。二。之。冤。可。以。伸。矣。

陶三至此昏暈不能置答。忽於人叢中奮身躍出一婦直跪於案前。噉然曰。殺徐二者史五也。非陶三也。三張目視之。則其妻焉。當令之聞史五首告。疎於案情。未嘗傳陶三之婦。今既得其自行投案。頗以爲慰。如例問其年歲。命之辨述。三婦哭曰。良人遠出家。無應門之童。徐二欺婦。孤另入室。將肆狂暴。正支持間。復有史五前來。與徐二相爭。論繼又出刃刺殺徐二。而逸。嗟嗟。我以子然一身。憤無可洩。繼知徐二死屍在我室。禍且加身。誠如史五所言。煮肉餵豬。迨我夫失蹤。後史五又偕無賴來我家。大肆咆哮。此事鄰近皆知之。訊之。卽得今史五。又因我夫之歸也。

圖。姦。不。遂。乃。出。此。狂。吠。試。問。深。更。半。夜。我。夫。婦。閨。中。私。語。彼。何。從。竊。聽。哉。彼。既。竊。聽。則。史。五。之。爲。人。可。知。已。令。聞。其。言。媿。媿。動。人。亦。爲。之。首。肯。

閱。數。日。周。思。齊。宣。告。無。罪。又。閱。月。徐。二。之。殘。骨。臟。腑。由。令。委。員。挖。出。命。其。兄。徐。大。領。埋。史。五。則。定。妬。姦。謀。殺。之。罪。陶。婦。發。官。賣。三。亦。釋。出。三。感。其。婦。之。輾。轉。衛。己。出。重。金。收。回。之。遂。爲。夫。婦。如。初。

著。者。曰。此。事。余。得。之。吾。友。天。憤。天。憤。得。之。於。其。友。殷。浩。澄。浩。澄。曾。爲。長。春。某。公。幕。下。士。得。讀。此。案。之。文。件。洞。悉。其。事。并。能。歷。叙。其。府。縣。諸。公。之。眞。姓。名。今。亦。不。復。縷。述。之。矣。

滑稽小說 學時髦

雙熱

(一) 打扮進城第一遭

某省某縣有一個鄉村。村中有個老頭子。姓田。名舍翁。田舍翁只有一個兒子。那

兒子可巧是子年子月子日子時生的相貌倒也不凡眼珠兒滴溜圓耳朵兒歪拉扯鼻兒緊湊嘴兒尖田舍翁看了兒子不由的又驚又喜道這是貴種哩便老老實實替兒子起個乳名叫阿鼠阿鼠漸長大了益發有鼠氣

田舍翁家裏很有錢哩阿鼠到了十歲他老子便替他攀了一個好親那田鼠的小妻是姓黃乳名叫阿貓是個城裏人定了婚田舍翁便把田鼠打扮起來進城去拜見丈人丈母你道田鼠什麼打扮哈哈我沒有說先要笑起來了他那小頭顱戴著紅結瓜皮帽帽兒太大了帽沿把眉兒都埋沒了他那嘴兒益發覺的尖了身穿一件硬如鐵皮的藍青竹布衫袖子忒煞長手兒不知那裏去彷彿鷓鴣鷹打折了翅膀腦後一條七曲八曲的小鞭兒煞是好看脚上穿了簇新的青布牛鼻鞋兒在地上亂拍瞎眼板這個打扮在田鼠還是出世以來第一遭自己上上下下看了又看可不是很體面嗎

他丈人丈母看了這個佳婿氣不來只好笑便對田舍翁道令郎這般打扮太出風頭了只是我們城裏人少見多怪委實看不過咧可知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快把令郎照著城裏人的打扮越時髦越好咧這時田鼠的妻舅阿貓的哥哥兀的從外面走了進來他老子娘便叫他和田鼠行見面禮一個兒面如冠玉一個兒滿面烏腔一個兒時髦裝束一個兒瘟頭上腦哈哈阿要好看田鼠的丈人丈母指著兒子向田舍翁道他是很會學時髦的好教令郎依樣畫葫蘆田鼠這時滿屋子的東張西望覺的件件般般都好幾幾乎要連城裏人的登坑出小恭也要見識見識可有特別的花樣沒有他丈人丈母說的什麼令郎什麼時髦田鼠那里理會得只呆呆看著人拉拉纏兒咬咬袖兒罷了

停一會兒田鼠的妻舅指著田鼠大驚小怪道尾尾此時不斬還待何時說著也不管田鼠的老子不肯便找了一把剪子忽然一把拉了鼠尾鑠鑠鑠早

剪了下來。田鼠嚇的直跳起來。哭。田舍翁也老大的動氣。轉念一想。阿鼠要做城裏人的女婿。自然應該落髮爲僧。這纔應了和尚偷婆娘。和尚拜丈母的兩句現成話哩。便道。阿鼠什麼哭。哭什麼。這是學時髦的第一法門咧。

又停了一會兒。田舍翁要和田鼠家去了。田鼠的妻舅一片好意。把許多學時髦的方法。一一傳授了。田鼠田舍翁千恩萬謝的。替阿鼠說了些客氣話。那田鼠拉了老子的壽綆兒。要跑了。田舍翁忽道。我那媳婦貓小姐什麼不見。快請他出來。廝認廝認阿貓的父母。道。下次罷。阿貓今天到上海四馬路。軌時髦去了。田舍翁這纔帶了田鼠告辭而去。那田鼠一到了街上。好看煞了。拖著他老子的辮兒。東停一停。西頓一頓。抬頭忽見一個人口裏銜了一件怪東西。田鼠把老子的辮兒。東很命的一拉。大嚷道。看那個人什麼銜了一柄小糞杓。忽又聽得一片夾七夾八的聲音。回頭一看。不知什麼店裏櫃子上。放著一口不滿一尺的小棺材。棺材蓋

上裝了一個大喇叭。田鼠又讓道：這是甚麼東西？他老子道：這個都不識嗎？這是螺螄殼裏做法場咧。

(二) 回家馬上學時髦

田舍翁這回上城，正是秋末冬初，很帶了許多錢。本來要想買些過年東西回去，那知却都做了田鼠學時髦的本錢。什麼洋襪、哩紅皮底兒、玄緞鞋、哩吊襪帶、哩時新衣料、哩尖頂小結瓜皮帽、哩自來柄的洋傘、哩衛生衣、哩手套、哩電筒、哩電火、哩強盜牌香煙、哩蜜蠟煙嘴、哩鈕錶、哩眼鏡、哩時髦的鳥東西，一時也說不盡。這都是田鼠的妻舅。那個時髦小後生開了一片賬，給田鼠的田鼠目不識丁。他老子也一字不識，有了賬，可不是依舊沒用嗎？只得拿了賬到店舖裏去亂闖。店家一看是兩個阿土生，便大大的做弄他們，有天沒地的討虛價，却說是劃一不二的可憐。田舍翁不知出了許多冤枉錢，只一雙起碼貨的洋襪也出了一塊洋。

鈿。咧。只。一。副。小。孩。子。戴。的。銅。絲。眼。鏡。也。出。了。三。塊。洋。鈿。咧。旁。的。東。西。不。用。說。是。搨。盡。了。便。宜。了。他。父。子。倆。把。鏡。兒。看。了。一。回。說。道。三。塊。錢。很。值。哩。這。邊。兒。可。不。是。金。的。嗎。又。把。洋。襪。弄。了。一。回。詫。異。道。仙。戲。仙。戲。什。麼。拉。得。長。撐。得。開。却。又。縮。得。快。那。店。家。笑。道。可。不。是。的。不。這。麼。樣。那。里。值。得。一。塊。錢。呢。田。舍。翁。買。一。件。東。西。總。要。和。田。鼠。納。一。回。罕。話。休。煩。絮。做。書。的。不。是。田。鼠。不。用。孜孜不倦的說。個。盡。忠。報。國。了。田。鼠。這。回。進。了。城。早。先。學。了。三。件。時。髦。回。去。第。一。件。是。小。緞。兒。剪。掉。種。了。一。頭。的。石。菖。蒲。了。第。二。件。是。買。了。尖。頂。小。結。瓜。皮。帽。來。早。換。在。頭。上。變。了。一。個。尖。屁。股。了。第。三。件。是。洋。襪。已。穿。在。脚。上。脚。太。小。了。兩。隻。襪。跟。兒。一。齊。撐。豁。露。出。肉。來。圓。圓。的。生。出。兩。個。雞。子。來。田。鼠。還。道。是。洋。襪。本。來。如。此。的。這。兩。個。洞。必。是。定。做。的。出。氣。洞。也。看。官。們。……閉。目。想。一。想。看。田。鼠。這。時。候。的。形。狀。可。不。是。括。括。叫。好。嗎。且。住。且。往。且。慢。喝。彩。等。田。鼠。家。去。了。周。身。學。起。時。髦。來。看。官。們。纔。不。由。的。喝。采。咧。

田鼠家去了。家去了。他家養的一隻狗不認得他了。倒枉枉枉的亂吠彷彿說是那里來的枉根頭（枉根頭常熟俗語也。卽壽頭瘟生之意）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田鼠回家的第二天。他那東邊的鄉鄰恰巧辦起喜事來。原來是阿狗出嫁了。田鼠一想好了。我正好時髦。髦打扮起來吃喜酒。出風頭去也。

阿狗出嫁那一天。天氣很冷。田鼠天沒亮便起來。精赤條條的學穿衛生袴。亂著衛生衫。一個人那里穿著得來。他老子娘左右替他拉拉扯扯。好半天好容易穿好了。田鼠不住的嚷道。什麼週身的皮肉都不自在起來。他老子道。快些兒罷。人家快要吃飯了。便拿著城裏買現成的灰鼠袍子。銀鼠馬甲。替他七手八脚穿起來。又是好半天。田鼠忽又搓手搓脚的嚷道。衛生衣裏的外國虱子咬得我怪癢的。搔又搔不來。捉又捉不得。說著便把身體上下左右的一陣牽。又牽了好半天。列位想罷。一天只有兩個半天。田鼠倒俄俄延延了三個半天。等的到了喜事人。

家只好吃更飯去咧。(晚餐至半夜三更吃者曰更飯。鴉片鬼往往如此也)田鼠去是去了。還沒打扮周全。哩吊襪帶一時吊不來。小眼鏡一時又找不到。哈哈。列位再忍耐些兒。這時還不是喝彩的時候咧。

(三) 香煙作梗流雙淚。

却說田鼠那夜到阿狗家裏吃更飯去。打扮得好個時髦。這時吃喜酒的人正在神號鬼叫。提起醋鉢大的拳頭亂猜亂豁。只聽得這個道一記耳光。那個道兩把頸皮。這個又道三腳貓呀。那個又道四脚蛇呀。田鼠挨坐了上去。伸出一隻蒲扇。手張開五個鐵丫。又提起喉嚨道。烏龜烏龜(五魁)一路兒豁拳。一路兒狠吞虎飲。豁的太起勁了。一陣拳頭風。早把一碗紅燒肉捲翻了。那只碗兒骨碌碌打起滾來。忽然一個筋斗翻在田鼠的身上。田鼠沒奈何。拉起衣溝來。伸出舌頭舐不提防。衣背後的鼠毛。可的湊在一枝臘燭上。燒起來了。連忙剝衣緊箍。箍急切。

脫。不。下。一。陣。手。忙。脚。亂。但。聽。得。豁。扯。豁。扯。把。一。件。新。上。身。的。時。髦。衣。裳。稀。鬆。的。扯。豁。了。旁。的。人。道。這。是。什。麼。好。衣。裳。可。惜。扯。豁。了。田。鼠。暗。暗。好。笑。道。他。們。真。是。田。鼠。我。這。衣。裳。就。叫。狗。弗。識。咧。（田。鼠。笑。人。爲。田。鼠。阿。耍。氣。蘇。）田。鼠。脫。去。了。長。衣。露。出。那。著。身。的。雪。白。衛。生。絨。衫。出。來。大。家。看。了。一。個。個。詫。異。道。鼠。兄。原。來。是。白。種。或。者。是。生。了。白。點。風。不。然。皮。膚。怎。麼。雪。雪。白。還。有。幾。個。竟。動。起。手。來。摸。著。田。鼠。的。衛。生。衫。口。聲。聲。贊。道。鼠。兄。的。皮。膚。好。細。膩。好。白。淨。奇。怪。的。是。兩。隻。手。一。副。面。孔。黑。一。個。透。著。者。曰。這。就。叫。做。黑。白。分。明。也。

看。官。們。可。曉。得。田。鼠。自。從。城。裏。回。來。從。頭。至。尾。裝。模。做。樣。居。然。自。命。爲。時。髦。小。後。生。了。阿。狗。出。嫁。承。田。鼠。半。夜。三。更。光。降。也。算。榮。幸。極。了。田。鼠。雖。然。年。紀。小。那。狗。公。狗。母。看。他。打。扮。得。氣。概。便。請。田。鼠。朝。外。坐。了。田。鼠。田。鼠。好。不。出。風。頭。只。是。那。件。鼠。袍。燒。壞。了。連。忙。趕。到。家。裏。換。了。一。件。鼠。袍。重。行。入。席。一。個。不。小。心。又。把。一。杯。酒。潑。

在袍子上兩個不小心又把袖子拖在羹湯裏這還罷了吃著那田鼠看見阿牛阿貓幾個人一頭吃酒一頭吃黃煙各人嘴裏含了一根七長八短的煙桿田鼠忽然想著香煙了便又趕到家裏去取了來一匣是原封不動的強盜牌還有一根蜜蠟煙嘴田鼠坐定拿起匣子來左一看右一看橫一看豎一看阿呀阿呀不曾問我小阿舅香煙是什麼樣吃法的呢還算他聰明把蜜蠟咬嘴對準了香煙匣子的一個橫頭只管戳居然被他戳了一個窟窿半段咬嘴塞了進去他以爲得其法矣便一手捧了匣子一手把咬嘴的那半段塞在口中然後在火燈頭上把香煙匣子燒起來一面燒一面吸燒了半天匣子七穿八洞裏面的香煙一根一根落下來可巧有一根香煙恰塞在咬嘴裏田鼠恍然大悟道原來吃香煙的法兒和放燄火是一樣的燒去了包皮纔露真相倒是好耍子那落下的想是沒用的了只這咬嘴裏的一根一定是吃得的了於是向火上只得兩三呼香煙

著了也好呀。香得來香得來。好吃呀。好吃。直了喉嚨。只一呼。烟氣直沖的進來了。說時遲。那時快。田鼠該死。田鼠該死。喉嚨裏噲起來了。只聽得克吞克吞。田鼠的斷命喉嚨痛。又不是痛。癢。又不是癢。又是痛。又是癢。彷彿有兩個木匠。一把鋸子。左一拖。右一曳。上一扯。下一拉。在喉嚨裏作工似的。只這一陣咳。噲。噲。田鼠一頓。受用。蜜蠟咬嘴。早失手一跌。三斷了鼠腳兒。亂跳鼠手兒。亂拍。最好看的是。一個鼠面黑裏泛出紅來。紅裏泛出青來。可。可的成了。靛紫銅色。面孔那鼻涕兒。二尺半。眼淚兒。七尺。七一齊急了。出來。田鼠的面上。可不是成了。三大水的流域嗎。咳之不已。噲之不休。田鼠可是來不得了。掙扎了半天。只喊得一聲救命。要喊第二聲時。那喉嚨可不答應了。忽地哇的一聲。黃的。蛋白的。飯紅的肉。一齊噴了出來。原來是喉嚨受了香烟。嘗了異味。沒什麼還敬。只得和五臟神商量。打蛋肉飯。做個還敬東西也。那時幸沒有西醫在那裏。倘然被西醫看見。田鼠那麼咳。噲。這麼。

嘔一定大驚。小怪道：鼠疫鼠疫害人害人了，不得也不得了。

(四) 眼鏡生花跌一交

哈哈那學時髦的田鼠預備的時髦行貨真不少。宛比是外國偵探家裏的化妝品。千花百樣。一時那裏翻得完呢。田鼠自從吃了阿狗家的更飯後。遭踢了兩件袍子。幸虧在城買得好幾件。不打什麼緊。只是蜜蠟咬嘴。却只買了一個。一跌三斷。拆貢老壽星鄉下。只有黃烟桿。買到香烟。咬嘴那裏有買處。無可奈何。田鼠的老子認了晦氣。把黃烟桿上一個銅頭拔了下來。給田鼠做了香烟。咬嘴。田鼠倒很有志。那天一噲從此發憤起來。用了苦工。天練習吃香烟。吃是吃。却十分提防得緊。約莫烟氣將過牙關。便急急噴了出來。由漸從牙關。放進舌關。從舌關放進喉關。彷彿學那關雲長五關斬六將的節節進步。待到烟氣進得喉關。吃香烟學問。總算是初等小學校畢業了。恭喜田鼠會吃香烟了。在鄉下人吃香烟。當時

只有他一個可不是鬧極嗎。有一天正是春二三月的好天氣，村中忽然做起草臺戲來。城裏人有興頭的也來賞光，繚致堂客好小姐來的真不少。田鼠的丈母阿娘及田鼠的未婚妻貓小姐也悄悄的下鄉。田舍翁特地上城去邀請親家母看戲，却推推托托說不來。那知到得做戲那一天，阿貓和他的母親同著城裏的三親四眷彷彿是無錫惠山上的泥阿福一齊供獻出來。早被田舍翁瞧個正著。田舍翁和田鼠第二次上城認得阿貓了，却也裝做沒看見，趕回去招呼田鼠道：「你今天看戲去好生打扮著，不要枉頭枉腦裝殺鵝頭鴨頸。」（這句是常熟俗語，言鴨頸短，鵝頸長，鴨裝鵝到底裝不像也。）可知你的丈母你的老婆都在那裏看戲哩。田鼠一想我今兒是時髦的很了，丈母見了一定歡喜甜蜜蜜的叫聲女婿。老婆看了一定中意我的阿哥，比不上你。於是田鼠穿一件湖色春紗夾衫，罩一件一字巾，密色章緞小馬甲，脚穿雞牌線襪，着狗皮底緞鞋，雪白的紡綢袴兒。

可惜穿的時候手兒束一捏西一拉著了許多烏油油的指頭印他那袴腳管兒塞在襪統子裏外面用吊帶把襪兒吊了起來那知打扮齊整纔出得門夾忙頭裏膀兒欠了筋只得把吊襪帶除下了正好看老婆去了忽然立定了脚回身取了一件寶貝東西你道是甚麼原來是買了沒有戴的銅絲眼鏡哩田鼠的鼠眼很尖又不是近視眼只爲學時髦所以面上結了冰可憐還是第一遭戴了眼鏡眼兒轉花了阿呀不得了天旋地轉一步不能跑只得卸了下來到了戲場臨時再戴起來罷

田鼠一路興興頭頭的趕到了戲場差不多有三里多路只因跑急了出了一身的臭汗那汗額上流到口邊背上抄到胸前田鼠張開了口一陣喘彎轉春紗衫的袖兒來揩了一回汗在鼻邊聞一聞香呀香定了定神遠遠向戲臺上一望還沒開演咧一雙鼠眼只一轉早瞧見了貓小姐了插的什麼著的什麼胸前掛的

什麼一樣也不識。只見貓小姐伸出兩個尖尖的玉指夾了一枝沒咬嘴的香煙。張開了櫻桃小口含了香煙便吃。田鼠一想吃煙不用咬嘴。這一定是新式了。我不是也有香煙在身邊嗎。於是也照樣夾了一根不用咬嘴。只管吃。那知捲煙的紙兒和田鼠嘴唇皮攀了相。好如膠似漆。大接吻。田鼠只管看老婆香煙煨到指頭上痛也不痛。只一痛連忙把香煙拔出口來。不提防連嘴唇皮都搗破了。痛的幾乎哭血也出來了。田鼠沒什麼措。又是衣袖子該晦氣當了義務。

抬頭再看貓小姐嬌的的的嬌戴了一副金絲眼鏡。真個是俏冤家。田鼠一想你有眼鏡。我也有的不免也戴起來看說書的。說到這裏偏要閒花草的說幾句閒話。且讓看官們都戴起眼鏡來看田鼠串一齣南天門跌雪的好戲。那戲臺離開田鼠不過一箭之地了。戲臺的四周圍都是些泥淖。前幾天正下了雨。泥地上還是外乾內溼。田鼠戴了眼鏡只跑得一步一個眼花。腳跟兒告了乏。

綽鋪一聲。田鼠不偏不倚，合撲的一交跌在泥潭裏，略一用力，兩手兩足拚命向泥裏鑽。那衣裳鞋襪一時都染了玄色了。田鼠田鼠忽然變了泥烏龜，一個頭伸也不是，縮也不是，免不得喊了一聲救命。只見一個人道：鼠兄，丈量地皮做什麼待我攙了你起來罷。且住，且住，同你豁兩記拳看。那人一頭說一頭，便伸出五個指頭來，笑嘻嘻道：烏龜呀，烏龜呀，原來那個人是在阿狗家裏和田鼠一同吃酒。豁拳的阿牛是也，阿牛攙了田鼠起來，那個泥潭裏好頑的很咧。原來印了一個鼠模型出來了。這時戲臺上人都拍手哈哈笑。只有田鼠的丈母娘和田鼠老婆貓小姐面上很是動氣的樣子，可憐田鼠戲也看不成家去了家去了。

(五) 土貨洋裝真好看

却說田鼠戲也沒看著老婆也沒看個飽，只一跌帶得一身爛泥兒回去。他剛纔不是跑急了出了一身臭汗嗎。這回滿身塗了泥，倒很涼快了。只可笑的是一路

兒拖泥帶水。直到鼠府一進了門。張開了口。就嗎啦嗎啦哭起來。他老子娘氣不得。只好對他笑。那戲邊檯上的貓小姐。自肚裏叫了幾百聲的苦沒精打采。看什麼鳥戲。早撇起了嘴。兒催著他。娘家去罷。他娘也因鼠堵鬧了笑話。委實肚子裏著了百十個惱。阿貓不催他。也要滾蛋了。怎奈同來的女眷們。看戲正在興頭上。却挽著阿貓的娘兒們。死也不放他們走。阿貓娘兒們有苦說不得。只好耐著性兒。陪坐那知檯上的俏皮戲子。臨時串一齣好戲出來。那戲名就叫泥烏龜。原來竟把田鼠那一跌。編起戲來了。只見一個超等丑角。扮了田鼠。再像也沒有額上。也有汗鼻上也架了銅絲小眼鏡。眼兒也是溜溜的。忽然跌了一交。划手划脚。泥天泥地。果然一個泥烏龜。那時看的人都笑起來了。衆人笑一陣。可憐阿貓娘兒們。臉兒紅一陣。這可再也坐不穩了。家去罷。家去罷。

阿貓家去了。便和貓爺貓娘要死要活。滿口生舌的說。田鼠我不要。田鼠我不要。

他老子道：你莫慌，可知俗語說的：毛頭細娘（猶言小女孩子也）十八變，毛頭小團（猶言童男也）要三十六變，咧你那家主公，今兒雖然是一個阿土生，只消他一變兩變，三變四變，橫一變，豎一變，包管變成一個漂亮小夥子了。其實貓爺這幾句話，委實是哄騙阿貓哩。不過貪那田家是個烏壯蟹（形容鄉下人之有錢者，曰烏壯蟹，此常熟俗語也），所以給阿貓許下了這頭親事。今兒聽阿貓說什麼田鼠，我不要，可不是糟了嗎？只得把話來哄騙他。是巴望阿貓沒有賴婚的這條心，那就好辦了。阿貓聽了他老子的話，乖不過，竟上了當，便央著他的時髦弟弟，不時的叫了田鼠來，盡心竭力把時髦方法教導他。貓弟弟也算是晦氣，星進了命，收著這一個令高徒教，煞也不會學來。學去總是一個阿土生罷了。一身的裝束呢，還好勉強兒扭捏時髦，可奈那田鼠生就一個內格羅人的標致，面孔賽過一朶墨牡丹，替他搽了百十磅的雪花膏，嫩面散，美顏水，上去白裏依舊透出黑。

來可憐阿貓一片癡心天天盼著田鼠變那知一變也不變莫說三十六變了然而。在鄉下人的眼光裏看田鼠早已變的不成樣子了。

話說田鼠的時髦小舅子真個是時髦不過原來改了洋裝了田鼠見了自然也依樣畫起葫蘆來穿西裝了要做外國田鼠了那洋裝都是貓弟弟替他辦好了田舍翁有的是錢眼巴巴的望他那鼠子成就了時髦也不管洋裝的價兒強弗強只管給田鼠一身一身的做看官們牢記著田鼠改裝的第一天正是六月六狗洗浴的那一天貓弟弟先叫他洗了一個浴然後著皮的替他穿起洋裝來待那襯衫穿上身田鼠只一動背後已豁喇一聲開了一條長縫像皮領兒枷上頸田鼠大呼救命我氣也透不出了這個刑罰好難受皮鞋兒箍上脚田鼠神號鬼叫道脚跟擦破了痛煞我也貓弟弟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扮了洋裝這便是人上人一些兒痛苦你將就熬了罷田鼠欣欣得意道人上人嗎有趣有趣痛

煞也要做的。貓弟弟道：不錯哩！你改了洋裝，再時髦也沒有我的阿姊。貓小姐那便歡喜你停一天，還要和你文明結婚。哈哈，結了婚，可不是你要做人上人嗎？貓弟弟這麼一說，田鼠越想越滋味，虧得在那兒辨滋味，一身兒肉麻起來，安安穩穩的穿好了洋裝，一強也不強了。這時田鼠長成的很像個翁仲，那一天田鼠頭戴草帽，手拿打狗棒，說他不是外國人，可是沒眼睛的了。千予予在街上跑，你道他到那裏去，原來是衣錦榮歸鼠府也。他這一去，又鬧了許多笑話，可惜我做書的遲了一步，不曾攜了攝影箱一路跟著他，沿途替他拍幾個照，印了爛銅版，插在小說叢報裏，給大家賞識賞識也。

(六) 皮鞋草帽一團糟

田鼠改了洋裝，揀了一個好日子，家去嚇嚇鄉下人。阿呀，莫說鄉下人了，就是城裏人也都被他嚇的半死，嚇什麼呢？原來一見了他身兒，這麼粗而長，面兒這麼

醜而黑。大家嚇的。關門閉戶。大驚小怪。道那里來的外國無常鬼。那一天恰是陰陰慘慘風風雨雨。田鼠揀的日子果然好也。他皮鞋沒着慣。好比馬蹄新釘了鐵殼。一路滑。澆滑澆行不得也。哥哥田鼠撐了傘。把哭喪棒做了拐。提心吊膽而行。急出了幾百斤的汗。來好容易出了城了。田鼠自言自語道。好了好了。前面便是田岸了。田岸我是走慣的那麼。我好開一路西洋步了。忽又道。且慢且慢。貓弟弟教給我的幾樁外國見面禮。幾句外國應酬話。溫一遍。看不要忘掉了。是了是了。這隻手脫帽。這隻手攙他一把。早上見了人。不是說「割忒毛毛」嗎。閣特毛零之誤也。晚上見了人。不是說「割忒奶奶嗎」。閣特奶奶之誤也。再見再見。不是說「割忒雞把」嗎。閣特排哀之誤也。田鼠正在自言自語。忽然迎面來了一個鄉親。叫什麼李家嬌。嬌田鼠一想。這不該脫帽攙手嗎。他只得把傘兒丟在一邊。讓空了手。好脫帽。還把那一隻手。不管三七二十一。

竟和李家嬌嬌攙起手來了。這時天晚了，田鼠便請嬌嬌的晚安，說了幾聲，割忒奶奶田鼠改了裝，李家嬌嬌再也不認得，又羞又急，却又不敢聲。張田鼠硬把他手攙了個暢，走他的娘了，走便走了，却還要和李家嬌嬌道別，清清楚楚說了兩聲，割忒雞把再要說第三聲時，那柄傘兒乘了風，早和田鼠說了一聲，閣特排哀飛到了田鼠裏去。天色黑下來了，影蹤兒也沒有，田鼠只得戴著草帽，擋了雨，滿想拔起腳來，在田岸上快開西洋步。那知田岸汪了雨泥兒，又滑又爛，這正是皮鞋的對頭冤家，比奈何橋還難走，不提防頭上的草帽忽也說聲，對不起，跟了漢子風伯伯私奔去了。可憐這一隻簇新的冒牌外國田鼠，在風裏雨裏做特別巡捕，顛巍巍的站著，終不是道理。虛挺勁，還是向前跑，跑不上幾步，皮鞋忽然作怪，咕嚕咕嚕叫起來。原來皮鞋吃飽了泥漿，大約說是肚子痛哩。還算田鼠有急智，忙把皮鞋脫了下來，打了一個同心結，一把攜了半路上，拾得一雙破蒲鞋換在。

脚。上。說。也。奇。怪。那。就。履。險。如。夷。了。到。了。家。了。田。鼠。又。寫。意。起。來。了。一。進。鼠。穴。便。打。起。中。英。合。璧。的。特。別。話。來。（爺。呀。媽。呀。割。忒。奶。奶。）那。鼠。府。的。看。家。狗。見。田。鼠。蓬。頭。赤。脚。穿。了。一。身。夜。行。衣。靠。（狗。不。識。洋。裝。道。是。賊。穿。的。夜。行。衣。靠。）迎。上。前。去。咬。了。一。口。腿。田。鼠。踢。了。他。一。脚。道。吓。你。竟。想。吃。外。國。火。腿。嗎。說。時。遲。那。時。快。他。老。子。娘。聽。得。犬。吠。聲。割。忒。奶。奶。聲。三。脚。兩。步。奔。出。來。把。這。無。名。國。的。外。國。人。接。了。進。去。瞧。他。身。上。宛。比。一。隻。落。湯。雞。見。他。手。裏。拾。了。一。團。烏。油。油。的。東。西。他。娘。道。這。不。是。城。裏。帶。來。的。什。麼。回。頭。貨。嗎。這。一。問。田。鼠。一。定。答。不。出。來。讓。我。做。書。的。替。他。回。答。道。這。是。鞋。杯。裏。邊。裝。的。是。五。茄。皮。酒。哩。

明。天。雨。止。了。田。鼠。捨。不。得。那。草。帽。兒。傘。兒。不。知。幾。時。丟。掉。打。狗。棒。兒。一。路。找。尋。去。草。帽。在。這。裏。了。裏。邊。却。滿。滿。的。裝。了。一。堆。牛。矢。眼。見。得。是。不。中。用。了。打。狗。棒。兒。在。這。裏。了。只。是。一。段。變。了。兩。段。只。好。做。一。副。鼓。槌。兒。只。有。那。傘。兒。再。也。找。不。到。只。得。

罷了。回家和老子娘要去。老子馬上進城去。到竹行裏去買打狗棒。到草鞋店裏去買草帽。到皮貨店裏去再買一雙皮鞋。看官們想罷牛頭不對馬嘴的。那里買得到呢。後來還是去請了貓弟弟的教。這纔買著了。田鼠得意的很。天天穿了洋裝。在打麥場上團團轉。碰見了人。便脫帽。攙手。割忒。割忒的。胡鬧。鄉下一般小田鼠。都學嘴。學舌。學會了。

(七) 居然婚禮文明甚

田家阿鼠學時髦。可也算得十分在意。百倍用功。到後來。雖然沒有三十六變。却也魯一變。齊一變的。學上了時髦的皮毛。不十分呆頭呆腦。一團土氣了。貓小姐見了。這有出息的家主公。倒也不再說田鼠不要的話了。這裏邊還有個原由呢。大凡你呀。我呀。不時相見了。面美的見得不美醜的。見得不醜其實。田鼠雖然得步進步的。學著時髦骨裏的奇醜。却是依然如故。只是司空見慣的。覺不得罷了。

陌陌生的人只須一瞧就見得田鼠依然田鼠何嘗變一些兒好樣來。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田鼠的年記一年大一年了今年已是十八歲了。哼哼。那個說他是呆鳥其實乖不過他哩。他對老子娘道：『男大須婚有這句老話嗎？老子娘道：有的有的。田鼠道：『這麼我大了我十八歲了我要做親了。』看官們聽見嗎？他那三個我字三個了字說的很響亮哩。他老子娘道：『我們早要替你做親的。爲的是你那時髦還沒學成這可够不上和貓小姐配對咧。』田鼠道：『時髦嗎？我已學上了九分九還有那一厘做了親可討貓小姐的教爺呀。媽媽呀。爺快給我做親罷。』他老子娘道：『你的話倒也不錯。一准今年替你結婚就是了。於是田舍翁便招呼了媒人一個是王八一個是溫生兩個大媒不免向貓府走一遭。那貓爺貓娘一口答應貓小姐聽得了這個喜信念了幾聲阿彌陀佛委實得意哩。貓小姐的意思一定要文明結婚叫媒人說給田舍翁聽。那知王八和溫生耳朵裏從沒

聽見過做親的新花樣便回報田舍翁道貓小姐要什麼拚命結婚哩（拚命乃文明之誤也）田舍翁道這麼糟了貓小姐不願意做親竟要拚命嗎什麼處呢虧得旁邊的田鼠忽然福至心靈總算博聞強識便道媒翁一定聽錯了也貓小姐說的莫不是文明結婚嗎王八溫生都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只是我們不懂呢結了婚可不是貓鼠同穴鴛鴦同命嗎什麼結婚倒說是分命呢（又誤以文明爲分命也）閒話休題看官們快些兒出空工夫備個賀禮去吃阿貓阿鼠的喜酒罷那田舍翁辦不來這個新法喜事我便毛遂自薦替他包辦第一要緊是一篇結婚證書待我做了出來再說哈哈那證婚人只好有屈徐枕亞了那證書道「大中華民國某年月日爲田君鼠與花女士貓結婚之良辰猗歟休哉羨之子結歡喜因緣聽小姐念阿彌陀佛張牙舞爪同登大舞之臺擺尾搖頭初試于飛之樂從此平權平等大家自在自由婦不謀殺其夫（貓不常食鼠乎）」

夫不害怕其婦（鼠孰不畏貓乎）爰書鸚譜用證鴛盟：證婚人徐枕亞：主婚人田舍翁：花煨灶介紹人王八：溫生新郎阿鼠：新娘阿貓：『這篇證婚書倒很別致咧。

小說叢報第五期出版的那一天正是阿貓阿鼠文明結婚之日借的會場是張園那天倒很熱鬧車兒馬兒一齊去難道上海人沒瞧看文明結婚嗎不是的不是的只因那田鼠的大名被我做了小說傳揚開來上海人早已如雷貫耳久歡迎他了這回聽他在張園結婚這個眼福可不小哩大家以為田鼠結婚一定比天勝娘的戲法還好看惟其好看所以大家都去看客到齊了新郎新娘還沒來眼巴巴的盼了半天貓小姐有他老子娘陪着坐了亨斯美到張園來了那貓小姐的阿弟隨後也挽著一個好小姐這小姐想是他的文明老婆說說笑笑的來了看的人正釘著眼珠兒看貓小姐又紅了眼睛看那貓弟弟和那美人猛聽

的會場外邊一路笑聲傳到裏邊看呀看呀新郎田鼠來了活無常來了外國活的會場外邊一路笑聲傳到裏邊看呀看呀新郎田鼠來了活無常來了外國活無常來了看官門且莫笑先該喝聲采道也也也……好

(八) 男女來賓笑痛腰

你道那新郎田鼠什麼打扮很文明咧很文明咧身穿外國禮服頭戴大禮帽胸前掛一個夜飯花球他那尊容叫丁悚也畫不像原來他硬要臉兒白很命把雙妹牌香粉塗了寸把厚那知坐了馬車一陣一陣的乾風吹上面面上的粉漸漸一條一條進了拆七橫八豎的好比大英大馬路的電車軌道好比烏銅嵌了銀絲好比年久失修的粉牆兒請教丁悚先生你可畫得像嗎還有那鼠爺鼠媽也跟了鼠子來益發有趣了兩個人的形狀一他像土地公公一個像土地奶奶上海人瞧見了自然要笑死

再看看那新郎身材高大不讓那紅頭黑炭怎經待頭上加了一頂高帽子果然

是個活無常。你道好笑，不好笑呢？那證婚人徐枕亞見田鼠如此這般的體面，便不住口的埋怨我道：你給我這個差使可也塌了我的臺。我道：勸你將就些兒罷。須知田鼠也很有功於小說叢報，我把他零碎做你把他零碎賣。這回他結婚，我不該帮他些忙嗎？枕亞聽了撲嗤的一聲笑道：嚼你舌根的我道：前回鼠婚，你我都去參觀（見五銅圓鼠婚記）這回鼠婚，你我都來辦事，也算和鼠輩很有緣分呢。

却說田鼠到了會場，幫喜事的下人拍他的小屁，絞了一塊熱騰騰香噴噴的手巾，給半三弗四的洋大人揩臉兒。田鼠面上這時正有些乾迸痛，這手巾來得正好，連忙接過來，沒頭沒臉一陣揩，受用得很哩。却不道面上的粉兒揩掉了，大半揭開手巾，露出鼠面會場上的看客，鬨堂的笑起來了。原來這時候田鼠的尊容，一塊兒白，一塊兒黑，黑的是面皮，白的是粉皮，再像那戲臺上扮的二花面也。

沒有又像是地球上南北兩黑帶黑水裏浮了七零八落的冰塊你道好笑不好笑呢會場上不笑的只有貓爺貓娘貓小姐鼠爺鼠媽鼠新郎想起來那新娘新郎的肚子裏心坎裏很不太平哩枕亞忍著笑對我道快快搖起鈴來替他們結婚罷我便搖了鈴按了結婚秩序唱起來唱到那一男女僮導新郎新娘登堂行結婚禮』田鼠忽然大叫道『且慢且慢我小便急的要撒出來了待我去撒了他來』我只得等他哩那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忽然遠遠的聽得急叫道爺呀媽呀大便跟了小便來快給我一張草紙呀鼠爺鼠媽聽了連忙覓了一張草紙去又是半天田鼠來了和新娘登堂了田鼠真會鬧笑話出了恭背帶也沒扣在袴兒上前邊的鈕子又只扣了一個匆匆忙忙披了外面的禮服就上場一時倒也看不出等到和新娘對面行禮的時候袴子忽然掉了下來直到地阿呀拆他的洋爛污原來襯袴都沒穿虧得外邊有長衣遮蓋不然不是要誦白鳥鶴

鶴之章嗎。哈哈。文明結婚。至於如此。可也。算觀止了。結婚以後的田鼠。自有貓小姐。盡心竭力的教導。自然田鼠化爲鴛。我和他並不是對他冤家。從此不說他一句壞話了。今兒還有幾句歪詩。算是這篇小說的收科。也算是田鼠的時髦紀念。大家聽着。

打扮進城第一。遭回家馬上學時髦。香烟作梗流雙淚。眼鏡生花跌一交。土貨洋裝真好看。皮鞋草帽一團糟。居然婚禮文明甚。男女來賓笑痛腰。

倫理
短篇 金縷衣

瘦 鵲

春光淡。茫萬綠成圍。大地明媚。若披錦草。角花鬚似亦作美人媚態。一一發爲妍笑。新柳搖碧中。微露女牆一角。蔓草絡其上。結爲亂翠。間着野花。二三猩紅如血。亦翦然有生意。牆盡處有小扉。榜其上曰遜廬。內有精舍三楹。陳設絕古雅。左爲書室。插架不下萬卷。斯時室中有老人憑窗而坐。拈筆草小說度。其年鬢可六十。

餘鬚眉皆皓白如古畫中人旁侍一女郎芳紀二十容姿媿媿然有類瓊花璧月
明冷動人時斜陽將下暮靄已徐度入窗而老人尙撚髯沈吟走筆弗輟尋顧女
郎曰小霞硯池中墨汁涸矣女郎万閱書聞聲則拋卷起趨案側磨墨顧日影嫵
然作倩笑曰日之夕矣祖父曷少息不見日脚已斜目力且弗繼恨兒蠢蠢無一
藝之長窮年蟄伏閨中坐送駒光遂使祖父劬勞至是是兒之罪也老人立曰兒
勿爲是言吾固好此耳今第十章將結穴不宜中輟更歷半小時吾事畢矣女郎
曰祖父今日己力作七小時矣在理宜卽少息此章可留俟明日結穴何急急爲
老人停筆弗動仰天作微喟曰嗟夫小霞比來吾運殊蹇所如輒左文字生涯復
艱窘至於萬狀三月前以繡衣記劇本授中華大劇場乃致被擯半載心血虛耗
若流水思之令人心痲三閱月來屢欲斬筆焚硯不復事此奈爲衣食所困不能
遽舍今爲是書將以投棗亞書館未諗能否見納耳女郎曼聲答曰祖父文字古

樸一宗。史遷彼蚩蚩者。盲於目。兼盲於心。又安得識此燕許大手筆哉。繡衣記之作。陳義至高。直與英國莎士比亞劇本同其價值。其不獲售於今日也。固宜。昔人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祖父其以此自慰可矣。老人曰。衛固能作解脫語。其如吾之不能解脫。何。嗟夫。吾人生斯世。至恃文字爲生。已屬可傷。而復臨之以窘困。以致不能自聊。其生蒼蒼者。天胡忍刻至是也。女郎微拊老人肩曰。祖父勿牢騷。氣且上湧。今日工作過力。思力亦罷。當以少息爲得。遂攬筆投案頭。理其稿。納之屨中。爲態尤婉媚。足以平老人之氣。而老人則搔首目斜。陽奔默無語。老人衛姓。字硯香。爲小說家十年矣。其所作小說。卽署名爲硯香老人。其先本滬人。夙以望族有聲滬濱。而老人則生長西子湖畔。遂與杭人同化。少好小說家言。嗜之若生命。年二十餘。則從父行賈。持籌握算。長日營營然。如是三十年。年有折閱。父先卒。指導無人。折閱乃益鉅。生一子。卽賦悼亡。子長亦行賈。新婚歲餘。遽病歿。婦

亦以哭夫殉。遺女子一，則小霞也。由是老人老鰥且獨，而家亦中替。惟與此癸，癸可憐之。孫女同度其淒涼之歲月，紅顏白髮，輒復相對淚零而風晨月夕，差能少破岑寂之苦矣。老人於五十歲後，所業大敗，盡傾其產。所遺者惟此精舍三楹。前此蓋用爲消暑之別業者。今則春夏秋冬長居其間而終年所過從者亦惟此。春風夏日秋雨冬雪而已。蓋世態炎涼唯利是趨，人窮則朋好亦絕。老人悲憤內，纔視世事無可爲，杜門息影，無所事事，遂欣然爲小說家言，不知人世生涯初無足當人意者。行賈困苦而賣文爲生，則視行賈爲尤苦。日絞其心，血腦汁以博蠅頭之利。雖小說家之名銜較爲動聽，實則一高等苦力耳。顧老人以夙好小說，遂亦安之。十年辛苦名已漸著，每有所作輒投之書肆，擯納參半而祖孫衣食幸得無缺。雖老人顏益悴髮益白，漸爲文字消磨以老，而祖孫之得以不死者，則仍不得不歸功於文字。此精舍中居者匪特祖孫二人，尙有一中年之女僕。此僕傭老

人家垂二十年誓死不去爲人絕誠慤事主以忠方今世風日下士大夫不知有義則惟有求之於奴星之中而老人之家常瑣事亦端賴此女僕主之焉老人賣文十年初無大不如意事雖屢受戟刺尙可自聊惟三閱月前以一劇本被擯於劇場乃鬱勃弗能自己小霞力加勸慰卒不可解此劇本曰繡衣記爲一悲劇情事絕佳特用意過高文字過深劇場總理莫解其妙屏而弗演老人大悲爲之不怡者期月其所以悒悒作牢騷語者亦由是也讀吾書者已略識祖孫身世矣今曷以目光隨吾筆尖窺彼之於小窗之外維時天將入暮斜陽尙留一線於屋角欲下未下小霞理稿訖則呼朱媽具晚餐朱媽者蓋女僕也朱媽在廚下已聞女呼則揚聲以應小霞傍老人坐微睇屋角斜陽之影徐徐言曰祖父不憶今日爲兒誕日耶兒二十歲矣祖父今夕能不暫罷著述攜兒一觀新劇兒滋欲樂此一夕聊爲此二十歲祝嘏也老人掀髯笑曰佳吾當爲爾祝嘏特比來入息微囊中

苦羞澀。特廂人須一金。以二人往。則須二金。惟後廳廉吾二人。其坐後廳可乎。小霞捧首曰。否。兒欲坐特廂。後廳中僮人雲。集胡能廁列其間。老人曰。然則爾必欲吾犧牲二金矣。一夕之費。足供一星期之家用。等坐耳。奚必特廂。小霞曰。否。兒必欲坐特廂。今日爲兒誕日。在理祖父宜餽兒以壽糕。而乃靳此區區耶。老人立曰。吾許爾矣。然爾意安往。欲觀何劇。小霞曰。兒欲至中華大劇場觀金縷衣耳。不見今日報端刊廣告。絕巨備言其佳。惟不書編者姓氏。殆別有故。以意度之。當亦名家傑作也。老人忽厲色曰。小霞。爾尙欲塞身以進中華大劇場耶。三閱月前。若輩却吾繡衣記劇本。陷吾以入幽憂之境。爾果有肝腸者。當不復闌入其門。吾則矢誓於天。寧別吾足誓不入陶芷卿之劇場。小霞爾詎忘此三月前之大辱耶。此間劇場多往他家可也。奚必入此萬惡之門。小霞徐引其眸作媚光。注老人面。嚙嚙如啼鶯曰。祖父。然今日兒誕日也。若在富家。必且置酒高會。稱觴致祝。今兒既無。

是第欲一觀金縷衣之悲劇。所求非奢。且兒自侵晨八時見報。而後渴思此劇。以至於今。祖父脫不吾應者。殊失所望。祖父夙愛兒。忍令兒失望耶。至繡衣記之作。陶芷卿固亦盛稱其佳。第謂旨高意深。不合時宜耳。今祖父以此痛惡其人。得母量窄。苟後此少加潤。改當亦如今夕。金縷衣之登場矣。語至是。僕老人身作嬌憨之態。老人意弗能却。則摩其秀髮。柔聲言曰。小霞。吾今許爾往彼。惟前次售繡衣記時。適待用急。一旦見擯。中心不能無憾。吾謂此劇果起演者。必能獲利。今則湮沒於書案之枵中。吾亦三月未加展閱矣。語次。意若感慨。小霞亟亂以語曰。祖父勿喋喋。兒飢欲死。非進晚餐不可。且兒心已至中華大劇場矣。於是復引吭呼朱媽。朱媽噉應出廚下。奉飯肴至。肴僅二器。附一碟。狀至簡約。而祖孫均甘之。餐已小霞立趨寢內易衣。小霞衣無多。且質樸無華飾。茲則擇一較豔者衣之。老人亦稍稍整其衣冠。相將同出。途次。老人笑顧小霞曰。小霞亦大有魔力。老夫今日爲

爾破誓矣。然爾衣何粲粲。大類赴人喜筵也。小霞微笑曰。兒久不赴劇場。固當易一新衣在祖父以爲粲粲。而他人見之。或且相顧腹誹耳。行數十武。小霞忽曰。祖父。今爲時已晏。劇場中且開幕矣。此間去飛鶯街里許。亦非祖父足力所勝。吾輩曷以車往。老人少止。發吻問曰。爾意何欲。馬車抑人力車也。小霞曰。香車寶馬。詎吾人所能享。一橡輪人力車足矣。言既微喟。而心忽微悅。似謂一二月後。或亦能享香車寶馬之樂矣。時適有二人力車過。小霞遂呼之止。與老人各坐其一。令至飛鶯街。疾馳可二十分鐘。始至大劇場前。小霞下車付值。扶老人嫻嫻入。時則繡幕未揭。鋼琴已鳴。方奏迎賓之曲。此中華大劇場者。建立已三載。式制悉仿歐美。劇皆精妙。演員亦一時名秀。不同凡俗。故營業日進。爲一城冠。祖孫既坐定。幕亦旋揭。首爲滑稽短劇。頗解人頤。老人時掀髯。嗑嗑笑不止。已而正劇。金縷衣啓幕。四座皆凝神。專注舞臺。老人取劇單視之。願小霞曰。編此金縷衣劇者。爲陳墨。

芳斯人爲誰吾實未之前聞意者文學家中之新進者耳小霞微應曰然吾亦未嘗聞此陳墨芳之名殆初爲劇本冀博微名者初生之犢又胡足道老人停目注劇單訝然言曰然此陳墨芳之名亦殊可怪墨芳二字儼然與硯香爲匹對也小霞矯爲未聞目舞臺對聯微誦久之演至半幕老人忽呶言曰噫異矣此劇開始何酷類吾作繡衣記也小霞仍微誦聯語若未之聞已而第一幕終老人忽躡起於座切齒言曰陶芷卿之罪上通於天矣彼乃剽竊吾繡衣記演之舞臺妄以金縷衣及陳墨芳名掩人耳目天下無恥之事無過於此今彼有此大眚爲吾所乘吾決不之恕語至是咆哮作怒幾欲躍登舞臺一一擲諸伶人於台下小霞觀狀不期爲之微震玫瑰之靨忽亦泛爲慘白狀若梨花而曼眸如水則仍遙注台上觀彼劇中主角宛轉作舞歌聲嚶嚶然方類鶯簧四座采聲雷動幾破劇場而出問雜鼓掌聲歷落高下如元宵爆竹衆中惟二人不動亦不聲一爲硯香老人

一則小霞小霞聞此歡聲目流色舞爲狀滋悅而老人則愈暴怒目光作作然似將發爲烈燄燒此劇場第三幕既啓老人卽發爲微噫仰倚椅中顏色嚴冷映於電燭之下一若範鐵以成此狀者尋謂小霞小霞爾前此嘗讀吾繡衣記劇本矣不觀此劇不與吾繡衣記一一吻合耶嗟夫天劇固吾劇初未有誤特於情節間小有出入而文字似亦少加潤改較吾作爲輕倩然其主體則仍出於吾手卽此金縷衣之名字亦與繡衣記用意同也小霞喑默唯意若弗屬老人遽怫然曰惡小霞爾亦聞吾言耶吾經此怫逆之中心如沸爾奈何默不一語一若不關痛癢者須知吾爲此劇耗心血者半載今乃爲彼不足齒之小人盜取而去然版權所有胡能恣彼行詭明日吾將挾內務部制定版權之條例以擲其面聽彼措何詞以對三閱月前勝券操於彼手而今則由吾操之矣小霞展其纖手按老人手婉婉言曰祖父請息怒怒亦無益陶芷卿易名以演此劇個中或有隱情容徐

探之可耳。語次繼以巧笑。若春葩而老人此時怒極一不之顧。額際汗出如瀋。則取劇單挹之。俄復傾身。前嚮諦聽。令人發語而十分之七。威出己意。語入於耳。似方加以嘲諷者。迨全劇既終。采聲掌聲復大作。歷五分鐘始息。而特廂中忽有文士數人揚聲呼曰。請編劇者出。吾儕願一見其人。老人聞語立握拳作微喘。雙輔怒赤狀若浴血。尋復嚬言曰。此事殊可人意。吾不知彼陶芷卿者將以何人出見衆賓。吾亦滋欲一見此恬不知恥之大抄襲家也。時則小霞波眸溶溶然。屢目老人爲狀。若不自安。顏色似憂似喜。莫測其端。而隣廂中諸文士又譁呼謂欲見編劇之人。四座和之聲乃如潮。老人亦踴起引吭而呼。厥狀若狂。此時中心已決。苟見彼所謂陳墨芳者。出將當此千萬人之前。面數其罪。然後與之并命。方是時廂門陡闢。一人闖然入。老人立離座趨進。撲其身曰。陶某爾前此却吾繡衣。記劇本不屑一顧。今胡爲襲取吾劇演之舞臺。老夫今日與爾并命矣。遂展二手力扼。

其。吭。虎。如。怒。獅。其。人。匪。他。蓋。卽。中。華。大。劇。場。之。總。理。陶。芷。卿。也。小。霞。見。狀。大。震。
亟。進。勸。老。人。老。人。始。釋。手。陶。芷。卿。驚。魂。既。定。初。無。怒。意。柔。聲。面。老。人。曰。硯。香。先。生。
下。走。未。嘗。襲。取。尊。作。劇。固。繡。衣。記。原。本。曾。經。先。生。自。行。修。改。所。以。易。名。金。縷。衣。而。
以。陳。墨。芳。之。贗。名。公。諸。世。者。實。遵。令。孫。女。囑。謂。出。先。生。意。也。語。至。是。引。目。微。睽。小。
霞。小。霞。立。俯。首。紅。雲。暈。其。嬌。面。却。立。無。語。老。人。亦。愕。眙。似。弗。解。陶。芷。卿。語。意。者。芷。
卿。又。曰。今。夕。先。生。此。劇。深。得。觀。者。歡。近。溯。自。敝。劇。場。建。立。以。來。未。嘗。有。此。殊。榮。不。
特。爲。先。生。賀。亦。足。爲。敝。劇。場。賀。也。今。觀。者。咸。欲。一。見。先。生。盛。意。難。却。願。先。生。紆。尊。
登。台。毋。令。久。待。更。遲。遲。不。卽。出。者。恐。將。夷。吾。劇。場。爲。平。地。矣。老。人。愕。視。芷。卿。及。小。
霞。似。居。大。夢。已。而。期。期。言。曰。爾。句。爾。何。言。乃。欲。吾。登。場。作。傀。儡。耶。是。時。四。座。譁。呼。
聲。又。起。且。有。頓。足。以。示。弗。耐。者。芷。卿。亟。曰。硯。香。先。生。趣。從。吾。行。若。輩。已。弗。能。耐。矣。
先。生。年。高。非。弱。女。子。比。偶。一。登。台。無。所。用。其。羞。怯。脫。先。生。不。願。發。言。者。則。但。一。鞠。

躬足矣。老人尙夷猶不知所可。小霞立發吻曰：「祖父陶先生之意良厚，當以遵率爲得。且祖父不登台，座人必將鼓噪而起，殊非計之得者。至此中隱情，容兒歸後徐爲祖父道之也。」老人微睨小霞，若有所思，繼乃展靨作淺笑，似悟其旨，遂匆匆從陶芷卿去。既至台後，芷卿卽引老人登台，首道歉忱，次致介紹之辭，并言老人眞名，四座皆鼓掌。老人磬折者再，始退而台下。掌聲及歡呼聲猶未絕也。五分鐘後，芷卿卽延老人入其室處，并以入至特廂中，延小霞立命臧獲傳語庖人，謂客已至，可設宴矣。老人愕然曰：「君胡能於咄嗟間設宴？款吾老朽，心領可乎？」芷卿笑曰：「下走固知先生今夕必至，故已夙備之矣。」老人曰：「吾於此事似墜五里霧中，至今莫解竊願一聞其詳。」君曷爲吾言之？芷卿曰：「吾亦不甚了解，還當問之。」令孫女小霞女士老人遂面小霞，小霞立垂其螭螭之領，嘿無一語。老人曰：「小霞爾奚爲作態不語小妮子？詎又施其狡獪作弄老夫耶？」小霞立長跽曰：「祖父請恕兒兒。」

實。欺。長。者。矣。繡。衣。記。之。作。祖。父。嘗。耗。半。載。心。力。晨。夕。運。管。孜孜。弗。輟。行。文。之。精。陳。義。之。高。殊。不。亞。於。英。國。名。家。莎。士。比。亞。鑄。情。一。劇。也。不。意。三。閱。月。前。挾。劇。本。稿。來。中。華。大。劇。場。求。售。陶。先。生。以。其。情。文。過。高。懼。不。通。俗。因。却。而。弗。納。祖。父。大。恚。邑。邑。而。歸。由。是。閣。筆。者。殆。半。月。餘。日。輒。仰。屋。興。歎。逢。人。作。牢。騷。語。怨。憤。之。餘。則。轟。飲。自。遣。飲。必。數。爵。洪。醉。而。罷。如。是。又。月。餘。遂。爾。大。病。兒。則。省。省。然。憂。謀。所。以。解。祖。父。怨。憤。者。苦。思。數。日。立。決。一。策。願。以。文。學。未。造。絕。詣。未。敢。悍。然。從。事。因。於。藥。鐺。茶。銚。之。畔。時。手。古。今。中。外。之。說。部。一。二。編。廻。環。雜。誦。以。資。切。磋。佐。以。平。昔。心。得。文。思。乃。大。進。于。是。竊。取。祖。父。劇。本。妄。加。改。竄。有。意。連。接。而。詞。意。深。者。則。易。淺。以。顯。融。會。而。貫。通。之。顧。恐。爲。祖。父。見。也。則。晨。校。暝。寫。咸。在。人。定。之。時。用。力。可。三。月。吾。事。始。竣。旬。日。前。遂。挾。稿。訪。陶。先。生。詭。言。祖。父。已。加。修。改。請。賜。一。讀。陶。先。生。讀。後。稱。善。翌。日。卽。作。書。告。祖。父。謂。將。演。之。紅。氍。毹。上。以。公。諸。世。願。此。書。墮。入。兒。手。初。未。進。祖。父。目。臉。也。

兒得書大悅立重訪陶先生謝其厚意并要以隱名爲陳墨芳而以金縷衣名此劇至言酬報則第一次索稿金二千後則每演一次以售座所得作四六爲剖劇場中取其六祖父則四也議定遂於今夕起演矣祖父夙愛兒其能恕兒多事否老人聽至是中心滋悅力執小霞耳啞啞笑曰小妮子狡獪極矣七十老人乃亦墮爾術中一無所覺且爾改作絕佳勝於吾作點朽鐵以成精金誠不媿吾家女博士矣小霞赧然曰祖父幸勿過諛兒胡敢當女博士之稱此次妄加塗抹直點金成鐵耳是時陶芷卿立斟酒杯中高擎於手歡然謂老人曰此謹爲先生賀賀君家有才女也遂一飲而盡繼復滿之顧小霞曰此謹爲女士賀賀女士他日爲女莎翁也小霞遜謝卽亦持瓊微飲而小鬢緋紅已酡然作玫瑰色矣席罷陶芷卿立署券二千金上老人老人驚喜含笑語小霞曰小霞此爾之力也今日爾助吾成此金縷衣名劇得致名利異日嫁時吾卽製一金縷衣爲爾助妝可乎小霞

色。赧。顧。燈。影。不。語。

情言 小 說 梅仙小史

瞻 廬

布算哦詩五色箋。丁簾刺繡記當年。此生應自瑤宮謫。修到梅花骨也仙。
粉盞脂奩澹物華。閒披鶴筆影橫斜。癡心欲向梅花哭。不許看花忍葬花。
一段愁根種不虛。萬梅花泣墓田廬。傷心苦雨酸風夜。壁上高懸鴉嘴劔。
依舊梅花拂綺窗。窗前明月弔銀缸。而今顛顛潘郎鬢。怕見枝頭鶴影雙。
石麒麟無驗更何言。回首前塵賸淚痕。獨坐更闌燈欲死。花前招得美人魂。
僅留遺挂倍傷神。況是梅花滿目新。惆悵泉台無驛使。不然聊寄一枝春。
羽士鴻都事渺茫。天涯難覓返生香。春風吹醒羅浮夢。人與梅花兩斷腸。
夢繞松楸淚欲枯。種梅人去影清臞。憐余縱把情天補。補得瓊樓闕月無。
鄧尉山人曰。此余二十年前。和淚濡墨。題吾妻自鋤明月種梅花遺影詩也。吾妻

小字梅仙。生平愛梅成癖。自嬪吾家。又夙以種梅爲生涯。於是吾妻與梅遂締結。一。生。死。相。依。之。因。緣。梅。花。最。盛。之。區。名。曰。香。雪。海。花。開。時。彌。望。如。雪。微。風。撼。樹。枝。馥。馥。直。達。數。里。外。此。間。大。半。爲。吾。家。私。產。斂。華。就。實。鬻。之。於。市。歲。入。頗。不。資。吾。妻。所。手。植。者。有。綠。萼。梅。百。葉。緗。梅。二。種。邨。中。人。視。爲。貴。品。綠。萼。梅。跗。蒂。皆。作。翡。翠。色。吾。妻。謂。爲。仙。人。萼。綠。華。之。變。相。其。命。名。曰。梅。仙。意。蓋。指。此。緗。梅。瓣。甚。繁。密。數。之。可。二。十。餘。片。花。鬚。黃。如。傅。獵。婀。娜。可。愛。不。愧。清。客。之。目。吾。妻。於。接。梅。手。術。夙。稱。精。絕。山。麓。叢。生。之。直。脚。梅。一。經。吾。妻。摻。摻。之。手。剪。其。條。枚。綴。其。枝。幹。吐。花。旣。腴。結。實。亦。蕃。又。能。變。易。其。狀。態。修。正。其。姿。勢。綴。爲。盆。景。繚。曲。萬。狀。苔。鬚。倒。挂。枝。頭。風。颺。碧。絲。纍。纍。然。徧。垂。瓔。珞。置。身。其。間。如。對。古。歡。雖。老。於。場。圃。者。見。之。亦。爲。咋。舌。吾。妻。歿。二。十。載。矣。梅。花。深。處。馬。鬣。親。封。值。胸。懷。結。轡。時。走。訪。吾。妻。之。墓。傾。三。杯。醴。醪。呼。冢。中。人。而。酌。之。環。顧。羣。梅。作。黯。然。可。憐。之。色。一。跗。一。蒂。一。花。一。萼。輒。隱。隱。藏。有。吾。妻。之。

小影顧此特腦球中之幻象而已。若夫吾妻之精魂則已乘風飛去上九天。下九淵。離此塵俗世界不知幾千萬里。吾雖神遊碧落夢繞黃泉覓影尋聲以庶幾一面。吾妻亦屬渺不可得。然則儲此無窮之涕淚惟有斑斑點點漬染於吾妻遺挂之中爲不忘故劍之紀念而已。區區八絕句殊不足以狀吾妻之萬一。吾欲不死。吾妻吾且不憚辭贅以述此圖中人一生之小史。

吾妻舅氏所出也。於我爲中表女兄。舅氏本名下士。翟穉秋風文章憎命十踏槐黃不能博一第。既鬱鬱不得志。則縱情詩酒。不復爲家人生產計。往往裹糧千里。從當世賢豪長者游。經歲不歸。以爲常。維時措拄門戶。重勞姪氏之擘畫。而吾妻之贊助爲多。吾妻既通文史。又擅鍼神之譽。爲人作嫁。以十指博菽永資。壓線之際。輒能獨出心裁。矜奇鬪異。花跗鳥翼。一一逼真。王次回句去繡成枝。上將雛鳥繪出。花陰捕蝶。貓吾妻之技。庶幾似之。韶歲時。每年輒一來吾家。依依吾母膝下。

吾母愛之若己女。暇則偕至香雪海。徘徊梅林下。至不忍舍去。因言兒倘有福。得一生與梅爲侶。則樂當無垠。吾母笑曰。此大易事。祇須汝來作吾家人。則長與梅花爲伴。侶矣。吾妻知言中有旨。則立頰其頰。俯弄衣襟。久久不能舉首。吾母徐撫其背曰。妮子。勿作腩腆狀。前言戲之耳。

無何。舅氏客游無所得。垂橐而歸。歸則戲門不復出。長日作醉鄉侯。以杯酒澆其塊壘。吾妻從容幾諫。舅氏不能從。值被酒時。輒奮髯。抵几作髀。語曰。天既厄我。以功名復厄我。以子息命也。蓋舅氏兩鬢霜矣。膝下止吾妻一人。伯道無兒。不得不引爲憾事耳。時吾母已於舅氏前露聯姻意。舅氏允諾。以舊姻作新特。梅林之謔言。遽成事實矣。妻自此絕足不至吾家。吾間往省舅。始妻必匿不吾面。吾時年十三。妻與我齊年。先我生者三月。恆以姊呼之一日。吾晨往舅氏家。起戶入。妻適俛首刺繡。螭蟻之領。膩白無倫。陽光射繡幅上。反映玉容。頓增赧采。吾躡步於後。

悄呼曰。梅姊起何蚤。曠旭日已拈鍼事女紅耶。吾辭未竟。妻已拋鍼逸去。倉卒間爲戶限所糾。幾致傾跌。吾此舉殊孟浪。意大悔恨。既而就視其所繡之尺幅。爲梅林一角生趣。盎然與吾家園林絕相類。因嘖嘖歎爲神奇。旋念疇昔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每值塾中散課歸。輒來舅家覓梅姊爲伴。姊臨硯池。吾爲之屑墨。按紙姊治鍼。齋吾爲之擘絨分綫。耳鬢廝磨。爾時亦畿成慣例。乃一訂婚約。梅姊望見吾影。卽退避不遑。然則夫婦之樂。遠遜於姊弟之樂。婚約之訂。直贅疣矣。思至此不禁惘然者久之。

舅氏家非素豐。至是益匱乏。不能自存。吾母雖時有餽贈。舅氏輒拒而不受。且曰。吾以潦倒終命也。無故而受人惠心竊恥之。顧適有天幸。當家境窘迫之際。吾妻之繡件乃大售。遐邇爭購。戶限爲穿。甘旨滫瀡。賴以不匱。然而吾妻之十指見骨矣。每值丙夜。舅始深入睡鄉。吾妻輒潛起。篝一燈刺繡。不已。鬢髮爲燈火所燎。妻

不之覺。迨灼及肌膚。乃稍稍拂去。治繡如初。有時舅始夢醒。隱隱聞聲。輒隔扉。彈指曰。更鼓。統如兒尙夜繡耶。又曰。孝哉兒也。以贍養老人。故致吾兒。鎮夜不得眠。苦吾兒矣。雖然。兒盍少休。老人清夜聞鍼聲。神魂不寧。兒非刺繡直刺吾心矣。語次。幾欲雪涕。妻乃罷繡。顧甫閱數日。則又夜繡如故事。聞於吾母。欲涓吉爲吾成婚。俾吾妻得早脫此厄。而舅氏不之允。謂女年甫三五。非迨吉之時。其事遂寢。吾母之心。終弗釋。恆言妮子積勞損身。此事滋可慮。雖然。驚心動魄。宵獨吾母而已。每值夜闌人靜時。吾之夢魂亦頻頻縈繞於吾妻粧閣之中也。

越三年。舅氏以嗜麪藥。故竟傷其生。妻哀毀骨立。血淚斑斑。跣袖。吾母惻焉。傷之重。申前請。欲早舉。向平之願。始頗首肯。吾妻雪涕曰。兒熒熒在疚。何忍言結縵事。紅羅幕首。謂俟諸三年終喪之後。時值舉行。省試。吾束裝赴金陵。鑿秋風。意氣頗壯。顧三場未畢。以染疾。適歸。比抵家。疾益劇。昏瞶中都。無知覺。有時稍清醒。

隱隱聞阿母絮泣牀頭欲有以慰之而精神不屬霎時又復暈去如是者數十日病乃有一線生機進湯奉藥轉側需人爾時調護扶持往來於病榻之前者似阿母又似非阿母愴迷離憚於啓齒動問一口覺方寸中煩躁欲死口呻吟不已俄有一物着體柔滑如凝脂由胸膈上下熨貼不已如是者可十數通頓覺煩躁俱釋心地清涼因舉倦目察其爲誰何則有一妙齡女郎側坐榻畔出其摻摻之手爲吾施按摩術吾驚詢曰卿梅姊耶何爲而在此女郎問吾語以袖障面卽忽忽逸去

自是吾病日有起色矣倚枕無聊回憶疇曩所見之梅姊不識是真是幻注視室中人亦不復見吾妻之倩影然則坐我床頭按摩我胸次者其爲夢中人無疑矣猜詳再四莫測端倪因置之不復念一夕睡夢乍覺偶聞有人與吾母隔扉相語聲細如蠅幾不可辨因凝神聽之戶外人曰渠睡中安穩耶母曰適聞鼻息停勻

睡殊安穩。戶外人又曰：藥爐沸矣。渠苟睡醒……以下聲愈微細，不甚了了。止聞阿母曰：汝良勞苦，匝月以來，晝夜侍湯藥，未得一夕暢眠。今幸病者漸有轉機，盍早歸寢乎？吾至此，忍俊不禁，因強呼曰：母乎，與誰隔扉相語？母即躡足至榻前，以慈愛之聲語我曰：兒第合眼，母多言多言，傷神。吾曰：母得無與梅姊言乎？母驚曰：汝安從知之？吾曰：兒病劇時，恆覺梅姊不離病榻，顧精神恍惚，往往疑其爲非。眞今病勢已十去七八，而梅姊隔扉之語，又歷歷在耳。意者匝月以來，梅姊固不離兒左右乎？雖然，梅姊又何由至兒家？母就枕畔附耳而言曰：兒勿疑，詫汝梅姊已來爲吾家婦矣。吾瞠目不解，所謂母起掩其扉，因坐牀頭語我以梅姊來此之始末。吾悅然，悟肅然，起敬愴然，不知涕泗之何從。今卽轉述阿母之言矣。當吾疾作時，迭延時下醫，藥劑雜投，譬諸以水沃石，功效渺然。以是病愈沈篤，醫見狀俱言棘手，紛紛謝不敏。始氏聞吾疾，憂形於色，間日

一來刺探歸家則堅守秘密。蓋慮爲吾妻知之。故諱莫如深也。無何吾家遺嫗往迎。始適他往。嫗絮絮道家常無意中。竟露我疾篤狀。妻聞而幾暈。比始歸。妻則伏案大慟。久久不止。始怪之。詰其故。未肯言。第曰。兒自此真不知死所矣。始知有異。因曰。得無彼嫗口不擇言。竟曉曉於兒前耶。妻拊膺而言曰。母乎。此何如事。而可始終秘密者。始蹙然曰。吾不汝告。吾之不得已也。彼病至是。而吾乃爲汝披露之。徒冒汝於重重愁網之中。而於病者無毫末之益。吾忍爲之乎。妻於邑曰。使兒早知之。宵無益於彼。雖然。今茲未晚。兒將……始驚問曰。汝將奈何。妻且泣且言曰。兒當稟命阿母往歸。彼家藥爐茶竈爲病者盡看護責耳。始聞言舌橋不下。良久乃曰。汝意固佳。第爲未婚。夫侍湯藥實不合於禮教。汝奈何爲此駭俗之舉。妻曰。禮有經。權未可偏執。兒前日之願終父喪。經也。今日之躬侍湯藥。權也。反經合權。當爲衆人所共諒。且兒與彼人誼屬中表。卽無婚姻關係。亦當躬往視疾。今添

此一重因緣而乃痛癢不關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人其謂兒何猶憶髫歲時讀詩至芣苢之章阿父爲兒疏解大意謂作詩者爲一女子痛其夫有惡疾雖未婚而不忍去也然則爲未婚夫侍疾固刪詩之聖人所深許也兒志決矣始百方譬曉思有以尼之而吾妻卒不爲動事聞於吾母乃具鼓吹備綵輿迎妻至我家而吾乃瞑眩弗之覺也。

吾妻拜母於堂上力以看護病者自任母屬其稍緩妻慨然曰兒不能早紓阿姑憂分阿姑勞罪已莫道今來爲人婦大義所在又曷敢緩因入室易妝束椎髻帕首手持蒲葵扇就藥爐畔猛力煽之風習習生肘下爐火吐如蛇舌獸炭盡熾吾母見狀亟噴噴歎其賢由是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憧憧往來病室中晝夜不少離寒則爲我增被燠則爲我去衣痛則爲我按摩癢則爲我抑搔吾眩亂時目瞪視口喃喃譫語不已妻心滋悲淚續續如瀉鉛有時淚滴吾頰吾驚然若有所覺伸

手捉妻腕以爲母也。曰：孀兒怖甚。又曰：孀勿他往。其擁兒同眠。妻倉皇欲遁。而吾堅持之。強使就枕。妻大窘。淚痕未乾。紅霞又繞頰而起。幸吾母至牀頭。舒兩臂向吾。作擁抱狀。吾乃釋妻腕。妻得逸去。然而驚魂欲碎矣。

妻與吾母有成約。俟吾病有轉機。卽尅日告歸以終父喪。比吾病就痊。妻乃匆促言旋。不可一日居矣。吾感其大惠。病起後屢登妣氏門。掬誠而言曰：梅姊之惠。生死人而肉白骨也。願得妣氏之請。望見顏色。以面伸其謝悃。妣因呼吾妻出。吾妻不之應。強之再三。則隔屏語曰：躬侍湯藥。儂之責也。奚謝爲。覲面之期。請俟諸三年終喪之後。今非其時也。吾聞而爽然退。而自念吾何不幸。而病痊設長。此淹牀褥。則吾妻必不去。而吾乃以殮殍之光陰。作溫馨之歲月。寧非至樂。今則咫尺間。天樣闊。吾縱有滿腔心事。刻骨相思。又安從面吾妻。而剖之訴之。咄咄病魔。吾不汝驅而退避。三舍奚爲者。咄咄病魔。汝苟不我遐棄。而數數惠臨。吾感汝至深也。

維時。渴念吾妻。思潮迭起。則又證以阿母之言。默想吾妻侍疾時之狀況。環走室中。一一審視。曰。某地吾妻立於斯。某處吾妻調藥。餌於斯。某梳某篋。吾妻理鬢雲於斯。某巾某帕。吾妻搵眼波於斯。吾顛倒迷昏中。享受此閨房之豔福。而一不知。使吾妻方寸之地。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樓臺。忽而灰燼。其愛我也。摯其憐我也。深。吾妻。吾妻。吾感汝。達於極點。吾三萬六千毛孔中。無一不貯滿汝之愛情也。

阿母見我端居寡驩。慰藉者再。謂吾兒。長日咨嗟。殊背攝生之旨。設或引起舊疾。微論垂白之親。不復能擔此憂慮。卽汝意中人。聞之一寸芳心。又安能容許多。皴皴耶。吾重違母意。因用強制之力。驅遣愁魔。默念三年之約。近在須臾。則此後蓮裁並蒂。草解忘憂。儘有無上之快樂。坐愁行歎。奚爲乎。會吾叔經商白門。貿易甚盛。書來招吾往。俾司筆札。且言藉此下帷攻苦。并可爲下屆鄉闈。作背城借一之計。云云。吾稟諸阿母。母首肯。因卽整理行裝。匆匆就道。比抵叔所。叔遇我良厚。因

假館焉。叔夙爛文學，試不利，因治計然術，設綢緞肆於金陵，逐什一之利。肆中規模頗廣，居吾於水軒三楹，窗明几淨，雅宜讀書，意頗安之。顧當人靜燈灺時，則一片鄉思，無端引起，默念老母，眠食何似，得毋倚闥望游子歸乎？又念瀕行之際，不獲與吾妻握別，妻得母耿耿於中乎？雖然，吾卽欲面妻，妻固不我許也。則此行之匆促，吾妻當亦諒之。於是修稟詢阿母起居，并問梅姊近作何狀，比得覆恣阿母體殊康寧。吾妻慮老人獨居岑寂，因移居吾家，代吾供子職。溫清定省，頗足使老人破顏，暇則以蒔梅爲事。梅開益盛，吾得書大慰，益感念吾妻不置。每值上書阿母，輒附致吾妻一緘，道異地相思之苦。顧吾妻得書，迄未覆，吾以片紙也。維時新學未盛，舊道德之藩籬未破，守禮女子理應爾爾。若至今日，則待嫁之女，郎對於未婚之夫，公然以箋帛相投，固已司空見慣矣。有比隣某姓女，夙以新學自炫者也。距婚期僅三日，猶時與意中人通函，不已急足賚書至門，一日可五六通。此往

彼來喘汗交作。覽書者怨。且詈曰。汝有千言萬語。三日以後。儘可於鴛枕間。從頭細訴。曷爲使我僕僕道路奔走。且僵乎。嗟夫。相距二十年。女界之風氣。開通至此。若言吾妻。則固極不開通者也。

日月不居。荏苒三載。再試棘闈。依然鍛羽。吾愴焉涕下。愧無以對我母妻。叔頻頻慰藉之。謂姪年正富。稍加挫折。庸何傷。况來歲將開恩榜。磨礪以須。今猶未晚。姪第努力。毋灰壯志。吾雖躓叔語。而胸次猶未釋然。不謂窮愁結轆之際。而故園消息。竟從雁足傳來。頓使一片愁雲。化作滿天霞綺。蓋三年婚約。一旦踐言。阿母速吾返鄉。剋期授室也。吾捧書大樂。色舞眉飛。願尋鴛被之盟。不作蟾宮之夢矣。抵里甫三日。卽與吾妻行正式結婚禮。齊牢合卺。九十其儀。吾精神愉快。幾至不可思議。飄飄乎如履雲霧而行。神遊於清虛廣寒之窟。俯視塵世浮名。幾如土梗。闈房之樂趣。吾今欲一一言之。而心骨俱悲。不知從何說起。蓋當日之懽。儻卽後。

此之傷心資料也。吾祇可簡單言之。以縮減吾之淚痕矣。卻扇從數日。吾妻笑言。儂以梅花爲生命。向嘗從君家乞取一枝。貯之膽瓶。作閨中之清友。橫斜之影。寫入素縑。儂治繡時。此爲天然之粉本。自頻年居君家。儂乃長與梅花結不解緣。衆香國裏之光陰分秒。直抵尺璧。儂得此儂願足矣。又言君家本小康。仰事俯畜。初不虞其竭。蹶且擁。有香雪海作梅花之主人。又何必奔走軟紅塵中。受繫於利鎖名韁。而爲梅花所齒冷耶。吾爲妻言所感。因卽做蹤科名。久久無出游之意。而阿母大不謂然。以爲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男兒昂藏七尺。終當爲顯親揚名計。寧能坐守家園。不事進取乎。吾聞母訓。行止殊難自決。而叔氏以是歲將開恩榜。書一日數至。促我上道。吾乃不得不作白門之游。嗟夫。吾與梅仙之遇。合以物喻之。直一鴛鴦帶鉤耳。惟彼帶鉤。曉起一相逢。才到黃昏。又復東西各判別。時容易見。時難非虛語矣。抑吾二人之因緣。又所謂弦筈因緣也。惟弦與筈一合便卽離去。

永。永。不。可。復。面。故。曰。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箏。也。吾。惘。惘。出。門。時。距。結。婚。甫。半。載。耳。別。恨。離。愁。至。今。思。之。猶。淒。梗。而。爾。時。之。艾。灼。方。寸。鉛。瀉。雙。瞳。不。待。言。矣。

比。抵。叔。所。叔。潔。治。一。室。俾。我。下。帷。誦。習。督。課。甚。嚴。如。是。者。匝。月。而。母。妻。之。書。續。續。而。至。母。言。汝。妻。夢。熊。有。兆。老。人。日。夕。望。抱。孫。且。盼。汝。泥。金。報。捷。爲。家。庭。添。此。兩。重。喜。慶。妻。言。儂。殊。無。恙。願。君。仰。體。堂。上。意。文。戰。告。捷。早。日。言。歸。云。云。吾。得。書。大。慰。於。是。埋。首。經。卷。心。無。旁。營。迨。三。場。試。竣。久。不。得。吾。妻。手。書。而。阿。母。函。中。則。言。汝。妻。且。夕。臨。蓐。因。節。勞。故。不。令。其。握。管。作。書。也。吾。時。亟。欲。返。里。而。阿。母。書。來。尼。之。謂。兒。母。汲。汲。且。暫。留。白。門。候。榜。榜。發。而。獲。雋。汝。來。省。吾。便。可。博。老。人。開。口。笑。也。吾。於。是。留。待。揭。曉。榜。發。吾。果。中。選。因。撫。掌。曰。是。足。以。報。老。母。矣。卽。擬。買。棹。返。吳。而。叔。氏。置。酒。相。賀。留。數。日。才。得。首。途。途。中。念。吾。妻。當。已。分。娩。倘。呱。呱。者。而。雄。也。則。兩。重。喜。慶。一。且。而。償。之。阿。母。之。笑。逐。顏。開。可。逆。料。已。復。念。吾。夙。甘。澹。泊。又。乏。宦。情。今。旣。幸。邀。鄉。

薦便已不負詩書從此左對孺人右弄穉子依依嫪戀不離阿母旁銷聲匿跡爲一鄉之善士不勝於浮沈宦海耶思至此手足舞蹈樂乃無藝甫抵故里距家門猶數十武彷彿見吾妻含笑相迎似欲剖訴別緒旋悟爲腦球幻象一笑置之維時歸心如矢轉覺兩足之不如我意空息登門揚臂入室驀見堂上總帳高懸迎風招颭帳前立一靈位題墨如新吾誠甚怛怛焉肺葉大震亟趨視之而阿母已聞聲而出慘然語吾曰汝歸乎汝婦不幸……嗚呼母語未畢吾已應聲而仆矣一暈之後良久而甦顧猶不知妻嬰何疾乃罹此變一一詢諸阿母阿母垂涕泣而道之蓋吾妻之亡實亡於娩難呱呱者未及墮地而產婦已不可救時年僅二十有一耳當蘭閨撒瑟之時正棘闈掄文之曰阿母慮傷吾心故書中秘不以告而吾乃營營於蝸角微名不及與吾妻作最後之訣別嗟夫嗟夫吾早知其如此縱王侯之貴卿相之榮猶不忍舍吾妻而遠去區區一第又奚足言已矣已矣梅

非對影桐。竟孤生掩粧臺之明月。怕見殘痕動繡帳。以淒風恍聞。賸響吾妻歿矣。忽忽二十年。而吾乃未嘗一日忘吾妻也。

著者曰。余今歲探梅鄧尉。宿山人草堂中。翦燭論文。娓娓不倦。語次。山人出自鋤明月種梅花圖示余。而緬述其顛末如此。且曰。聞君有虞初之續。此一夕話。加以點綴。亦小說家之資料也。余頷之。顧草草勞人。未遑踐諾。頃山人書來督促。乃撥冗爲之染翰。草畢。自視歔然。未能道山人心事于萬一也。

復仇小說 人不如猴

雙熱

清咸同間。有孝廉陳某者。滇人也。宦遊江南之維揚。作聽鼓吏。某年月日夜半。陳方與愛姬曰鴛鴦者同夢。忽大呼而醒。醒已氣絕矣。明日喧傳。陳宦被戕於刺客官中。大索行刺者。卒不得。

陳死。鴛鴦悠然而逝。被奸人所刦。鬻入平康。以人面有殊色。故豔聲甚。張門前車。

馬恆如市南都多遺老苟當年曾向章臺折柳者當猶憶及距今若干年前白下之釣魚巷裏有名妓（一枝紅）其人焉一枝紅者誰卽鴛鴦之化身也

一枝紅一夕方徙倚於批把門巷忽有打花鼓者過其門一媪年可五十許一娃年方十三餘媪見一枝紅熟視良久一枝紅亦若似曾相識者媪忽引娃耳語娃乃高呼曰鴛鴦鴛鴦一枝紅聞而諦視娃復視媪不覺失聲呼曰阿母阿妹鴛鴦幾不相識矣及引母若妹入與姊妹花相見

鴛鴦母其夫蓋弄猴者也畜猴二甚馴日挾猴出爲戲賴以餬口弄猴者所居與陳某之官舍鄰官舍有後圃雜栽花果花香果熟時氏鄰每望而涎之鴛鴦居家每爲惜花起早梯垣偷折官圃花屢爲陳所窺見陳見鴛鴦悅其美而豔恆昂首向鴛鴦倩笑鴛鴦亦不避匿牆頭窺宋似有情似無情陳益爲之顛倒矣

時陳年三十許矣其婦奇醜且不育陳服官來南置婦於家爲留守衙齋尸位本

來飽暖。思淫自覩紅杏於牆頭。情更不可以遣。乃召蜂媒授以意。欲以明珠十斛得鴛鴦。以爲小星。媒氏曰難矣。個女郎固已羅敷有夫。行且賦之子。于歸之什。儂卽當年之撮合山也。陳乃默然。磨蜂媒去。曰予自有計。必奪得錦標而後已。

鴛鴦姓李氏。其未婚夫曰朱三郎。商人子也。貌中人耳。然爲人殊木訥。鴛鴦以爲是鷗耳。以身許之。迫於父母命耳。殊不願。陳宦聞之亦殊爲鴛鴦惜。未幾會朱三郎爲仇家構陷。栽贓而誣。以盜昏夜以千金賄陳宦。乞羅織三郎於死。陳喜過望。忖曰苟死三郎鴛鴦屬我矣。明日陳鞫三郎於階下。不待辭畢亦竟誣之曰盜。嚴刑加之。體無完膚。三郎不能堪。乃誣服不數月。瘐斃獄中。

陳有幕僚周某者。善媚主而逢惡者也。則獻計於陳曰鴛鴦可不命一錢而得也。陳曰何如。曰可諷朱三郎之仇家埋贓於李弄猴之室。坐以窩盜罪稍稍點綴三尺。法可沒鴛鴦爲官婢矣。公從而納之不亦善乎。陳謝曰謹受教。遂如周言。一反。

手間鴛鴦入握矣。鴛鴦得勝於陳，享錦衣玉食，以爲是無上福。百般狐媚，陳大悅。衝齋深處，金屋藏嬌，雙宿雙飛，春眠不覺曉，詎好夢方酣，禍來天外。某年月日而陳被戕，閱者諸君必爲戕陳者，殆一豪俠家替李朱兩家雪冤憤也。而孰知非是予不嘗言李家翁媪畜二猴乎？二猴牝牡也，而夫婦也。自李氏橫坐窩盜之罪，控肉補瘡，僅以身免鬻宅而之。他行囊猶不足，則併二猴而鬻之，得十金。猴之新主人則宅李之宅而弄李之猴，猴喜食果，恆踰垣入官圃行竊，果食陳宦囊亦見之。以鴛鴦故，推愛及猴，不加呵逐。鴛鴦勝陳，後二猴入圃行竊，如故。春馨桃杏，秋綻葡萄，鴛鴦每侍陳游圃中，每指點牆頭道是阿儂折花窺玉處，而竊果之猴見鴛鴦與個男子並肩攜手狀，呢甚，則作怪聲以啼，似嘲似詈，更舉其前肢作揄挪狀。鴛鴦與陳同叱之，猴咕咕弄舌一若反唇相譏者。一日陳引門下之善射者某狙擊猴斃其一，視之牡也。其一升木踰垣而遁，不敢復至矣。

牝猴失其牡。旦夕悲啼。越數月。如一日。一夕。其主人方倚樓望明月。忽見隔牆官舍屋上。有一人影。審之。則所畜猴也。迨夜深。人定。官舍忽人聲鼎沸。四鄰咸破夢而起。猴主人方披衣推窗。而猴適自隔牆歸矣。陡聞有聲錚然墜石上。映月作白光。則一廚下日用之割肉刀也。猴主人大駭。趨拾之。兩三點血。猶能染指。則大駭。官舍一片聲。驚呼刺客。刺客者。刺客非人。乃汝猴耶。乃急斃猴於杖而埋之。懼禍及也。

居久之。李氏翁媪過其舊居入門。問訊曰。二猴無恙耶。主人曰。牡者一日忽亡。去牝者則如何。如何云云。未幾李翁死。媪乃挈其季女抱花鼓行歌街頭。淒涼度日。足跡遍大江南北焉。母女至白門。乃遇鴛鴦於曲巷中。如道別後事於陳宦之死。鴛鴦猶談虎而色變。閱者諸君試取陳宦之射猴事。及彼牡猴之哀號之懷刃集此數方面。而玩索之。當拍案而叫絕曰。奇哉。是猴乃能復仇而殺敵。

雙熱曰。此事殊離奇。予聞之。父老云。然。夫猴一畜類耳。然人殺其夫。亦知悲哀。而伸復仇之義。殺殺夫之人。嗚呼。偉哉。彼李鴛鴦者。人殺其夫。而不怒。又從而委身事之。則其入女閭賣笑。而不知恥。不亦宜乎。

小記
韓生

小鳳

韓瑛員外未娶時。居京師承化寺之東。址爲故相長樂祁公之廢園。林樹蒼翳。亭閣半圯。春花開時。莫可指名。韓愛其幽寂。稅園東一樓居焉。樓故老矣。關窗周眺。尤蕭瑟可感。都人見其蕪蔓幽邃。謂有鬼物居之。顧韓恢誕。亦復安之。上已修禊之辰。士女咸集於江公亭前。玉驄雕輦。自宣武門以南。連綿相望。至江亭而止焉。韓春服既成。獨攜奚奴。挈柁杓以往。就佛殿西廊。布裙作席。怡然自勸。念帝京佳麗。集於斯矣。或有任氏者乎。飲既酣暢。一一識其裳褶釵鈿。無當意者。慨然有才難之嘆。瞥見亭下鸚鵡塚前。有綠衣人。婆娑林下。神態娟好。急呼奴守席。搴衣出。

亭纔下重磴。忽來貴眷六七輿。從塞途。豪奴揮鞭。側立禁韓。不令前。韓蹀躞以待。無暇再審。車中人顏色。逮香塵。徐息輿。從蜿蜒以去。趨至塚畔。則人影已杳。徘徊亭下。懊喪萬狀。念去當未遠。不如守此。覘之夕陽漸低。迄未復遘。會聞亭畔傳呼聲。朱輪繡幟。冉冉來迎。笑語如珠。中見羣婢引一粲者。過已側。神光映澈。不敢逼視。僅聞一婢曰。個秀才纔幾死。車輻下魂。應不屬矣。韓方欲致辭。已登車去。凝注半晌。嗒然歸席。則奴已偷酒醉倒。螻屈廊下。作鼾聲也。韓委之竟去。歸寓以後。一燈熒然。冥想綦苦。忽聞門外詬諄甚厲。啓戶視之。見奴子方被酒。與一老媪相詈。媪言日間挈女遊江亭。忽失女蹤。擬詢諸東城許衿家。忽遽間觸個兒墮。杯杓於地。乃要不令余行。謂不賠值。將抽却老骨頭。所以譁耳。韓呵奴令入。詢媪女作何。况曰。水綠衫。施月白裙。頰長玉映者也。韓心動。續問曰。是非梳雙髻。作挾蝶式者。耶。媪曰。是已。曰。然則僕曾見之於鸚鵡塚前矣。媪母恐。卽不至衿家。帝京捕吏如。

鯽不畏有負之而趨也。因細詢其姓氏。居室則固。蘇小鄉親。因厚慰之。使去。翌晨依所指詣之。得其居於放生池之西。柴門林屋。景絕幽潔。先有一車在門。啓扉入。媪慘然曰。客亦略聞吾女事耶。嗟呼。蛾眉曼綠。原足召禍。第不虞不幸之至如吾女也。韓驚問其狀。媪嘆曰。羞爲客言之矣。因肅韓坐。勿遽自入。未幾偕一婢出。韓睇之絕豔。且稔婢若亦識己者。狀殊閒適。媪指曰。此韓瑛秀才。今之熱腸人。此鄭公府阿姐。綠筠女公子。十二姑之繡伴也。韓起與爲禮。筠亦斂衽。媪曰。設無筠姐。小女死郊外矣。韓詰之。筠曰。昨伴十二姑遊江亭。歸過蘆葦中。聞有呻吟聲。姑命家卒跡之。撥葦而入。見兩強徒。方按媪家。松姐言至此。斷紅上頰。赧然曰。媪自言之。妾不慣語。此而流波送盼。不禁爲韓一笑也。韓心甚感。報以一笑曰。僕已得其大意矣。然則松姐有傷乎。媪靦然曰。幸遇十二姑。未也。韓媚筠曰。仁慈哉。十二姑也。筠微笑而起曰。阿姑囑送松姐歸。卽還。今日已移八磚矣。韓覩媪入。低調筠曰。

昨在江亭言。個秀才魂已不屬者。非卿耶。卿何由知。僕魂之不屬也。筠微諄之。亦不甚怒。万蹀躞間。媪奉手帕一雙。出曰。是阿松平日繡以供佛者。感筠姐恩。謹奉聊備。抹拭韓旁。昵之繡楊枝飛燕神態。如生。筠再辭。始受。媪送筠出。韓無可留。則亦隨媪出。視筠登車。不禁曰。幸卿好來。視松姐也。筠報以微笑而去。韓度不宜再入。亦悵然歸。殊自笑。何由而殷勤至斯也。韓既識媪。時託詞至其家。媪嘆曰。癸癸母女得秀才時。爲顧拂。幸焉。因呼女出見。則娟好無匹。曩日江亭所見。不過什一耳。過從既頻。知女父亦秀才。傭書於尙侍郎家。尙以墨敗。遂挈妻女居放生池之畔。越歲遽卒。女以繡滫養母。而擇婿甚苛。蓋必求有才名而力足以贍母者。始許之耳。女每見韓容色甚莊。顧時以詞探韓所業及邦族世德。韓亦敬嚴。自持癡心。所鍾嚴。鑄不敢輕發。一日媪他出。而韓適至。松烹碧螺春。享之曰。是鄭公府物。昨筠姐攜來爲贈者。且言十二姑殊相念。屬儂去一見也。因言十二姑之美。韓曰。是

固嘗見諸江亭矣。松囑語其事。韓不禁罄述之。松忽曰。儂聞鸚鵡塚爲美人埋。玉之所故徘徊弔之不圖。乃爲君見。且復遇強暴也。韓不語久之。松亦倚欄凝望。若有所感。而媪擊筥歸矣。見韓笑曰。好大巧事。聞秀才不日入場去。却見市上金鯉魚口采不易得也。因留韓飲。韓亦不辭。松雖不善酒。至是亦爲韓盡三杯也。嗣是韓以下帷。不復至松許。媪則數往視。至必饋以果餌。且道松殷勤也。入場而後韓作甚精。自度必售。顧所得失其意尙不在一舉也。未幾竟報罷。韓愴痛至於泣下。韓素曠達。至是竟不能起。顧媪雖日夕至。而松未嘗一履寺東也。一日忽有排闥入。問韓秀才者。問之則曰。見我韓秀才。自知奴引以登時。韓方佞倚嘆息。客突入撫之曰。屈高賢於榜外。平泉李相之事也。僕見尊作許爲冠場。而平泉謂鋒銳太露。非盛世元音。獎其才氣。懲其矜傲。宜置榜末。僕憤然曰。此生不第。一宵落試耳。遂攜卷以出。此昨日事也。願君亦知僕之爲誰乎。韓見其鬚髯甚美。氣度甚整。曰。

知吾者其鄭公乎。因爲之涕下。客亦喟然曰。好將養。敝廬雖湫。殊勝於此。願朝夕相見也。韓聞斯語。沉疴若失。曰。僕苦不得知己耳。未嘗病也。躍然以起。修弟子禮。甚恭。客遂攜韓去。蓋客卽鄭公也。既至鄭邸。館韓於精室。鄭公與平泉公如洛蜀。牛李以功績爲天子所倚。平泉棄韓而鄭公引之事。無異士元之入蜀也。樞密之事。悉以諮韓。韓亦曲引。旁通。時抵平泉之隙。以悅鄭。顧其意不在鄭公也。入幕三月。平泉竟出守外郡。鄭公笑曰。韓先生不負吾也。遂益尊愛之分。內廚以爲膳。盥沐梳櫛之役。恆出侍女司之。而綠筠與韓無間。晨夕矣。一夕。筠入。容色甚衰。韓詰之。筠曰。薄倖郎人家。因汝病且殆。而猶未知耶。韓意指十二姑。驚喜相詢。筠曰。郎君被召來。曾以所止告松姐家乎。韓惕然曰。未也。曰。郎君入府之翼日。媼攜榼往視。不得見。以詢汝家。蠶奴子則方撲主人衣被。將他去。云隨客去。恐不歸矣。媼歸以告松。而松病前日。竟水漿不入口矣。韓流涕曰。若是則我不宜復留此矣。惶遽

出戶曰爲我善辭相公。松病不愈。我不復來也。筠奉之曰。棄置已數月。乃復作此態欺人。耶。韓急矢以天筠笑曰。妾語未畢也。前日妾奉姑命去視松。松喘息執手曰。此身自持甚貞。今臨死不能不一語知已。妾雖死不忘韓。耶。妾急告以耶君事。歸爲告姑姑。今日已迎之入閨中。而松病亦略瘳矣。韓聞語不禁泣下。長跪曰。願筠姐鑒此心。并告松也。遂益助鄭公擘畫。而閨中消息時於筠口傳遞之。然未及于亂也。後平泉復登廊廟。鄭公迂旨下獄。韓百方救之。乃出。鄭公遂乃以十二姑贄韓。而松筠爲媵焉。維揚郭則敬爲余言如此。且曰。韓實居松筠庵。兩媵之字誌地也。

小警世
粉垣埋恨記

天虛我生潤文
小翠初稿

明湖十里澄波如鏡。繞隄垂柳作嫩黃色。婀娜如十三女兒。柳陰深處有短垣一帶。高僅及肩。牆內綠樹不知凡幾。花枝低亞。時探牆以窺行人。嫣然作淒寂之笑。

容。樹影中畫簷飛閣。隱約可見。幽禱之景。乃類名畫。特惜板扉深鎖。似久無人。居短垣爲風日所侵。粉堊剝落。綠苔覓隙而生。蝸牛蜴蜥之屬。出沒其間。垣上嵌花網之石。鐫四字曰白雷別墅。尙隱約可辯。顧年事既久。白雷之一身事跡。遂亦爲雙扉所扃。無人能知。惟知其爲伯爵而已。每當黃昏既過。乃有白衣人影。倚欄望月而嘆。路人以爲鬼。實則予當公務畢後。踰垣而入。消受此清絕之風景也。見夜月色微茫。萬籟沉寂。惟有蝙蝠傍人而飛。忽忽作聲。予憑欄四視。頗涉遐思。念此雕欄當日亦必有人倚此賞月。侍女如雲。繁花如繡。富貴豪華之象。正復可想。今則荒涼如此。白雲蒼狗。又豈當日之人所及料哉。因之愈思愈遠。遂忘其身之所在。旣忽瞿然自驚。覺有聲出自百葉窗中。若斷若續。幽細如病女之呻吟。不禁毛髮悚然。亟返身欲遁。忽覺有手曳予衣袂。大駭。亟返顧。則籐枝也。力去之。枝猶裊裊不已。翠葉弄風作呻吟聲。乃知頃所聞者。實卽此耳。心稍釋然。顧夜露侵人。不

可久耐。遂復踰牆而出。既歸逆旅。心猶躍躍不止。倚椅自拭其額汗曰。嗟乎。此屋直類墟墓。後此當不復至矣。時居停婦適至。聞言。疑予謂其屋之不祥。則以小目愕視予。顧亦不問。但曰。博士雷度爾。欲見先生。予曰。孰爲雷度爾者。居停婦曰。乃並雷度爾而不知耶。異矣。言之竟返身而出口中咕嗶。不知作何語。既見一人手冠而來。身長瘦如絲瓜。行時搖搖然。頗慮其折。衣黑色外衣。油光乃可鑒人。褶處塵積寸許。色灰黑如其面。領間綴一鑽石之針。光閃閃然。如列珍寶於舊貨鋪中。殊覺不倫。既入。向予偃蹇爲禮。予曰。素昧生平。不識何以見訪。客不答。移椅近火爐而坐。徐置其冠於案上。乃以手相搓曰。纔交冬令。今已嚴寒若此矣。予卽雷度爾律師也。予名君當素知。予曰。仰慕久矣。然孑然一身。殊無田產遺囑。足以煩君。客曰。否。予來爲白雷爵夫人事耳。蓋予實受夫人遺囑。爲其委託人也。言至此。意乃大得。目灼灼而動。哂曰。吾聞君常至白雷別墅。然乎。予曰。然。客曰。然。按之法律。

此舉殊不當。予既受宅主之委託，卽有保管之權。吾意君當勿往爲佳也。予視其得意之狀，心竊鄙之。蓋知其生平榮譽之事，殆無過於此矣。因曰：諾。予往亦不過愛其幽舊耳。既先生以爲不可，則予自當絕跡。惟如此名園，先生既受委託，胡不加以修葺，乃一任其荒涼至此。客曰：否。先生得毋疑我吝歟。須知此亦夫人之遺命也。先生若不嫌其絮者，予當舉其始末以告。言次，出其鼻烟壺，先以遜予。予謝不敏。客乃力自嗅之，爲狀至樂。曰：予巴黎人也。初爲羅公書記，此大名喧赫之羅公律師，君亦嘗聞之乎。噫，未耶。然其人之得名實賴予力爲多。是以倚予若左右手。尋以衣鉢相傳。羅公死，予受人聘，遂來此繁東鎮，居三月，頗爲人所重。一夜忽有雙馬之車，止於予門。車前雙燈炯炯如山。君之目一柔，腰媚臉之女郎，翩然而下。謂白雷伯爵夫人請余往。余乃大奇。夫爵夫人之生平，君亦知之乎。夫人者，明眸皓齒之天人也。與伯爵共居別墅，不久伯爵嫌其地處僻，無生人趣，遂挾資去。

巴黎竟以揮霍死。夫人則俟伯爵一出立聚別墅中。几案器具盡於草地焚之。隻身歸墅。自是一改其從前態度。杜門謝客。惟慊慊以病。先生思之。其行狀不大可怪。耶。予曰。奇哉。客悅。續言曰。夫人已久謝客。此夜乃忽命侍女駕車召予。能無錯愕。予以詢同車侍女。則惟支吾不以告。但云夫人病篤而已。既至墅。歷高閣。石級無數。過廳事。出耳房。二高華之寢室。乃巍然現於眼前。緋簾。罕地。悄然無聲。惟有氤氳藥香。時出簾隙。女躡足導予入屋。至高廣。惟懸一燈。幽碧如豆。燈下懸塵縷。蓋已久不灑。掃床。巨已舊。黃色之幕。四垂。側設小几。置聖經一。陰森之氣。逼人。予此時幾疑身入隧中也。毛髮盡戴。女則躡足至榻前。上其帷。予夙聞夫人柔媚若仙。此時亟欲一飽眼福。顧四覓。乃不之見。及近而諦視。始見一瘦若人。腊者。蝨處床隅。可憎之狀。實無異於鬼髮蓬鬆。白如亂絲。身爲病蟲所蝕。瘦可見骨。雙顴外凸。目深嵌於眉骨之下。凝滯無光。若非額有微汗者。且疑其死已久矣。下直

立床前。悄然如入夢。少頃。夫人目微動。有聲出其黑紫之唇曰。我待君久矣。聲幽細如縷。振振欲斷。予知其怯。乃不答。夫人言次。勉舉其右手。若欲取何物者。顧復頽然而落。灰白如紙之面。乃微現一絲紅暈。若甚費力稍頃。復自振作。力自枕底取一信封。出額汗如珠。紛墜如雨。張其櫻脣欲喘。無力少頃。斷續呼曰。此遺囑。委君子諾之。夫人乃取床側之小十字架。吻之。現爲慘厲之容。遽呼而仆。嗟夫。今夫人墓木已拱。然其哀厲之目光。予至今思之。尙覺不寒而慄也。予曰。其遺囑中何語。可得聞乎。客曰。卽委予保管其白雷別墅耳。且云。一切必如其舊。不須修葺。尤勿許一人入內。若管理人能克守此言。則俟五十年後。卽以此屋歸其子。否則請族人公議。另覓一人替之。然予守此屋者。今已十年。殊無人以爲曠職。故予笑曰。故此宅已可謂少君物乎。客意愈得。則疊股而搖微笑。不作一語。予見其樂。因以語探之曰。屋必俟五十年而後啓。以大律師度之。夫人果何所用意哉。

客正色曰：先生此予安知？但其人曾贈予一鑽石，卽此用意，已可知其不惡。予不禁失笑。因曰：然乎？當時人之一般輿論，大律師當有所聞，亦有所可以告予乎？此語出，予立自悔。蓋客旣欲自矜其博，話端一啓，泪泪將無已時，而其語多自相矛盾，略無意味，使人聞之欲睡。顧又不便止之，幸而可愛之鐘，鐺鐺報十下，爲予下逐客令矣。客始扶冠而起，曰：晏矣。予案頭書牘，當已山積。君若欲問其餘者，明日可訪之他人。予亟應之。客乃作別而行。予目送之遠，胸中乃起幻想。別墅中之荒草，朽爛復一，一現於眼前，似見臥室間蛛絲繡滿之雙扉，無聲而啓，有婦冉冉而前。雲髮蓬鬆，顧予而笑。予心乃如入夢，癡視之不能作一語。忽有人發爲粗濁之聲曰：大律師去耶？予爲之一驚，諦視則居停婦耳。短髮半禿，展其肥圓之赤頰，向予作憨笑。笑曰：大律師方去耶？其人頎美而擅詞，令誠佳少年也。先生以爲然乎？予笑曰：安得不然？其口泊泊如漏瓶，而其瀟灑之狀，搖搖直如風中之柳。婦拊掌。

曰。先生乃善警。然予以爲此領口之鑽石閃閃作光。乃酷似乎向曙之星。先生曾見之乎。誠希世之珍也。足與吾之六枚相頡頏。頡頏既笑曰。似予老媪。乃亦有鑽石六枚。先生得無詫乎。予曰。是何足訝。媪卽言有鑽石千者。予亦信之。媪悅。則復翕脣而笑曰。然論此鑽石來處。亦殊使人赧然。吾嘗欲以此事告人。顧近人之口。皆利於剪。自耳入卽自口出。若恐其事一入腹中。將作梗者。惟先生則緘默如老人。願以相告。請終秘之。予曰。媪。此事若於媪之名譽有關係者。則予殊不願聞。媪曰。否。先生試聽。卽了然矣。予見其亟欲一言之狀。乃悟其所謂秘密者。實告人已非一次矣。遂聽之。媪曰。當拿皇戰勝西班牙時。分發其俘虜至各處。而予繁東鎮亦得數人。其中有貴族曰向帝亞者。卽寓於吾肆。言時以目視予曰。其瀟灑之狀。實有類於先生。予聞其以西班牙俘虜擬予。不禁怫然。媪不覺復曰。人言西班牙人多醜。而其人獨不然。髮黑而目明。肌膚微作古銅色。然不能掩其美。身較先生略短。

而挺拔過之。先生落拓自喜。而其人則善修飾。潔麗無匹。予笑曰。然則較之雷度爾何如。媪曰。大律師。殊不及也。吾閱人多矣。上自王爵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均未。有如其美潔者。嗟夫。吾雖老嫗。亦竟爲之傾折矣。然其人獨有一事可憎。蓋食量至險。需要不多。於吾肆。乃無所益。且好夜游。每至夜午始歸。予待之不至。輒入睡。聞叩門聲。始驚醒。一夕。予竟自醒。搓眼起視。則晨曦已曝。予背而予猶坐於椅間。未歸。寢也。乃大疑。念向帝亞。豈竟通夕不歸耶。入視其室。果然。於是待之一日不歸。二日三日。亦不歸。啓其抽屜。則有西班牙之金幣五十。每幣值法佛郎百。又鑽石六枚。附以書云。倘有一日。予竟不歸者。此物卽以歸之。肆主媪言至此。乃笑而自蘇。其氣復曰。書中又囑予代請牧師爲之懺悔。蓋其人絕信教。居予肆時。每值星期。必至教堂。而其坐處。輒當白雷伯爵夫人之鄰。是以此人之遁。予殊不能無疑於夫人也。予曰。連座亦偶然耳。宵遽信其有他。媪方欲呵欠。聞言亟忍之。笑曰。

先生亦以爲偶然耶。然則先生之智不逮予矣。吾肆有女侍曰羅愛梨。初爲伯爵夫人近侍。嘗謂夫人有一小十字架。殉葬架以烏木爲之。四周鑲銀狀至精美。夫物而至於殉。其平日之寶愛可知。然吾嘗見向帝亞亦有此架。其後乃失之。詢其何往。笑而不答。先生試思其中情狀。蓋有不可言者矣。予曰。然則羅愛梨必知其隱。媼何不以詢之。媼搖首曰。彼耶金人耳。安得鑰以啓其口。前以我言向帝亞亦有此架。乃至啜泣終宵。日眶盡腫。似懼事洩。無以對主母。自後任予探問。惟搖首矣。然此爲他人秘事。予亦不願備知。惟此約值數萬金之鑽石。予至今尙自戚戚不知。無功受祿。果足以告上帝而無愧乎。予曰。此固媼應得之物。又何愧。惟其人既爲俘虜。一旦逸去。警署獨不緝捕耶。媼曰。安得不捕。幸未爲所獲。言時倦極。呵欠頻頻。遂匆匆向予道晚安而去。予亦歸寢。顧好奇心大熾。轉輾不能入寐。覺其事在在可異。其中必有非常變故。乃至夫人伯爵均鬱鬱以死。向帝亞既爲夫人。

而行。乃不與夫人偕遁。尤使人索解。不得計可釋。吾疑者。厥惟羅愛梨。自後當留意及之。久之。乃覺羅愛梨者。實一好女郎。天真未鑿。輒輾其軟溫雙頰。向人作憨笑。惟其笑影中。恆似有慘怖之色。雙眸藍黑不定。隨其喜怒而變爲狀。至可憐愛。日者。花影晴窗。予方坐而沈思。忽門啓。羅愛梨以餐入。衣白綃之裳。雲鬟半覆其額。簪小朵之榴花。妝至美。倩游蜂見之。乃捨瓶花而飛撲其身。女駭呼却步。予爲驅而遠之。予曰。嬌豔如此。宵不引蜂蝶近身。耶。女頰以目流眄。嗔予。徐置餐案上。曰。趣食之母。多言。予笑曰。愛梨。汝尙未適人。耶。女怫然似怒。予儂薄。旣而若。陡憶一事。淺紅之頰。乃轉而爲白。雙目亦滿含恐怖之色。俯首不作一語。予思乘此探之。因曰。愛梨。以君麗質。何竟辱爲旅舍傭人。豈夫人卒時。無年金遺汝。耶。女低聲曰。有之。予嘆曰。仁哉。夫人女聞言。昂首視予。色益慘白。噙淚欲滴。顫聲曰。先生。請君勿更語。此予僞曰。君何不爲願聞。此予以爲夫人固美而仁者。惟以外遇而醜。

其夫則……女亟曰：先生此何語哉？予曰：聞之人言耳。夫婦人以不悅於夫而有外遇，此尙可爲之曲諒。顧竟以是而死，其夫則未免過忍矣。女曰：嗟夫！此狺狺犬語。先生豈竟信之乎？予曰：在君或未深知其事，自以爲夫人柔弱，必不至此。實則人言藉藉，事殊可徵。女毅然曰：先生其語僞也。言次猶豫，頃之乃曰：予侍夫人五年矣。於夫人秘事無所不知。顧未嘗一爲人言者，蓋恐中薄之醜，有玷夫人令名耳。乃今先生所述者，更有過於其實。予曰：不得不言，以爲我夫人明其心跡。顧先生察而秘之，乃以手徐整其領，倚身案間，以其事相告。語頗長，今吾但述其略。蓋白雷別墅中，院落至多，面池一精舍，有曲欄環抱，旁植小桃無數者，卽伯爵夫婦之所居。每當月夜，伯爵與夫人恆倚欄仰視，行雲狀其所似，往往夫人云：類犬而伯爵則云：似夫人。乃至笑爭不已。夫人體弱，恆多病，伯爵以己性燥，恐煩擾夫人，乃移寢具於樓。每夕伯爵自俱樂部歸，履聲橐橐及門，已可辯。旣入，則必曰：愛黎。

夫人已歸寢乎。愛梨亦必曰然。伯爵卽自登樓而寢。蓋其歸時固恆在夜半也。惟一日獨早。其日爲仲冬之末。伯爵因夫人至教堂時。恆與一西班牙少年共坐。笑語外間。頗有蜚語。伯爵聞之不悅。博乃屢負。遂含怒。逕歸入時。履聲登登。愛梨知伯爵怒。懼爲洩。忿不敢出。伯爵亦勿問。逕往夫人寢室。推扉欲入。覺室中似亦有門。呀然作響。伯爵微愕。亟止步。顧夫人已見之。歡呼曰。白雷君歸耶。則爲啓其扉。曰。今日歸何速也。言時聲微顫。伯爵覺之。以目微睨其面。亦不答。徐步自入。夫人從其後。曰。君何不樂。豈博而負耶。伯爵曰。吾運誠蹇。博乃屢負。且言且以目視。嵌於壁間之巨廚。覺雙扉猶自顫動。似方有人入其中者。旣而悟爲愛梨入廚取衣。遂釋然。就爐次繡榻而坐。夫人亦坐。以纖手自支其軟頰。以目笑視伯爵。曰。君負殆羅倫少尉勝矣。渠每博輒勝。誠不知其何術。言次。愛梨適自外入。請夫人晚妝。夫人乃亭亭而起。顧伯爵一笑。顧見伯爵色陡變。躍起攘其兩袖。又兩手於胸。

次臂間筋肉縷縷而動。夫人怯然問曰：白雷何作？眈眈狀。伯爵如不聞，目炯炯注。廚次色至，獐厲可怖。時愛梨方爲夫人理髮，夫人態至不安。顧愛梨低聲曰：汝出愛梨，乃置梭而出。甫踰闥，伯爵立挺身至夫人前，叉手厲聲曰：瑟芬匿入廚中者誰也？夫人力避其目光，微聲曰：無之。汝目眩耳，伯爵猶豫頃之，遽迴身欲啓其廚。夫人一驚，亟牽其袂，顫聲呼曰：不能。嗟夫！白雷伯爵回視夫人面色，已慘白如死。猶顫聲曰：汝欲往搜檢，無妨。顧如無他異者，宵不有傷我。夫妻愛情乎？言時淚凝於睫，淒然現爲可憐之色。秀髮四披，芳郁襲人，美乃無藝。伯爵心動，臂乃不期而垂。旣而曰：不搜可也。蓋搜之無論有無，均足傷我夫婦愛情。我亦知汝貞潔如玉，未必竟如人言。此間有十字架在汝當矢之，夫人乃取案上之小十字架吻之。伯爵曰：矢之。夫人亦曰：矢之。伯爵忽亟取十字架視之，曰：噫！此非我家物也。是爲西班牙製，我何未之前見。言次，色大變，身顫顫然，若不勝載其胸中之忿。夫人至

此不禁不寒而慄。嘖嘖曰：此爲我。昨購自佗蘭之肆者。伯爵若不聞以齒自嚙。其唇目光沉厲。若狂往來。蹀躞不能自甯。忽止以指力抵案上之鈴。鈴朗然作巨響。愛梨方伏門次竊窺聞聲立入。伯爵引之至室隅曰：前朽垣所餘之磚尙在乎。愛梨曰：堆置馬廐中。伯爵領首以手自撫其額。似腦筋已焚。欲擇語以諭愛梨。旣而曰：汝未婚夫誰哉。是矣。坊者羅古蘭也。趣召之來。愛梨聞言疑伯爵將譴。及羅古蘭猶豫不卽答。伯爵怒曰：愛梨汝聞之乎。愛梨亟曰：諾。將退。伯爵曰：止。命其挾坊具來。謹慎爲之。毋驚及他人。愛梨曰：諾如主人言。乃復鞠躬而出。伯爵歸榻坐。默然無語。惟顧壁廚作獰笑。夫人惶急不知所爲。然亦不敢問。則惟緘默相對。一室頓寂。惟聞壁上之鐘得得作響。二人之心乃隨之忐忑不定。少頃室外足音蹙然。則愛梨及羅古蘭至矣。伯爵立起呼曰：羅古蘭進。夫人聞言一愕。回顧則羅古蘭果隨愛梨入。轉其鼠目灼灼四顧。錯愕不敢前。伯爵曰：前也。汝往馬廐取磚及灰。

砌沒。此廚前之牆凹。卽瘞廚於壁中。可也。夫人亟起立。欲語顧怵於伯爵之目光。乃復頹然而坐。體大顛如被嚴寒。伯爵不顧復曰。此事汝於今夜一夕中爲我了之。當以一萬磅爲酬。惟與汝約。今夕之事當視之如夢。勿得久存於心。並不許告人。汝允之乎。羅古蘭聞得多金。則大樂曰。伯爵命安有勿從。愛黎晒之。伯爵曰。愛黎我亦贈汝一萬磅。以爲奩資。汝二人當同心戮力爲我守此秘密。伯爵語竟。羅古蘭遂往馬廐取磚。從事砌築。每下一磚。夫人心中亦如鎮以一石。心乃愈慟。身不已。面色之白。逐度而增。慘然不復類人。既而不能自持。則竟以手掩面而泣。雲鬢蓬鬆。綴淚珠盡滿。伯爵惟視之作獰笑。夫人覺恐。伯爵以爲違遽。乃力咽其淚。自分其立髮於額後。以玉梭自理。顧理既復。粉手顛不已。愛黎乃前爲夫人理之。夫人忽得計。低聲曰。愛黎爲我密語羅古蘭。令於廚上留一呼吸之孔。言次復高聲曰。可矣。汝但往助羅古蘭。時羅古蘭築垣已及半。忽於無意中碎其廚間玻璃。

鏡作一小穴。其中有一黑色之睛向外一窺而隱。夫人知愛黎傳語已達，乃大慰。伯爵則若見若不見，植立羅古蘭之後，視其築垣蹙額，不作一聲。及垣成，天已黎明。伯爵乃取冠冠之，顧羅古蘭曰：汝來伴我往密爾街，又迴身取案上小十字架，出室徑去。夫人知其往詢佗蘭，顧事已至此，則亦無懼。俟伯爵一遠，立躍而起，呼曰：愛黎趣取斧來，愛黎授之。夫人立奔而踣於牆次，運斧力擊其牆。斯時夫人若有神力，斧霍霍下如風雨，數磚應聲而隨，計更成一小穴。此中人當可蛇行而出，更砌而成，飾之以堊，非難事也。夫人大樂，乃忘其德，方更舉斧欲擊，偶一回首，陡見伯爵赫然立於其後，目光若熾，直注己身，乃大呼而踣。伯爵似已料其必然，冷然曰：昇之榻上，愛黎如言見夫人目堅閉，脣白如紙，雙頰內凹，作黑影。半夜之間，而憔悴已判。若兩人不禁爲之淒然泣下。時羅古蘭復入曰：伯爵頃以十字架往詢佗蘭，云伊肆中未嘗有此伯爵，頷之曰：知之。顧垣命重修，砌磚聲碌碌，夫人

乃復爲之驚醒。見狀則大悲。復闔其目而淚。乃續續溢。出沾頰。盡濕然。其心中猶有一線之希望者。則念他日伯爵必有出時。復敗垣而出其人。或不死也。乃伯爵自此竟跬步不離此室。雖未嘗以語傷及夫人。然而夫人之身則甚於桎梏矣。每當人靜。輒聞壁中有幽細之聲。嗚嗚如鬼哭。夫人聞之。輒心碎欲狂。坐立不能自甯。幾欲以首觸碎此壁。又思忍辱以詞哀伯爵。願脣甫動。伯爵立以手指其鑲銀十架曰。汝不嘗向此十字架矢之天耶。尙何言哉。至二十餘日。壁中漸寂然。無聲。伯爵乃隻身去。巴黎遂不復歸。夫人慟哭盡焚其別墅器具。免致觸目傷情。遂歸墅鬱鬱而死。年才二十餘耳。愛梨述竟泣不可仰。予亦慘然動容。旣復自疑。向夕所聞之呻吟聲。或者竟非樹葉實猶壁廚中少年之聲乎。嗟夫。此少年者。英姿壯歲。正當有爲。乃以偶然漁色而竟埋歿於粉垣之中。靈魂有知。又安得不自悔耶。而白雷夫人則猶以爲五十年後必已骨化形消。可無遺穢於人間。殊不知悠悠。

之口正不可以萬金堵塞也是可鑒矣。

歷史小說

孤島英雄傳

定夷

朝鮮事起。中日失和平壤。迎敵陸師。不揚黃海交鋒。水艦覆沒。於是乞和訂約。割澎湖讓遼東臺灣。輿圖亦爲變色。此吾國歷史上之大辱也。臺灣自鄭延平王東渡以還。久入華夏版圖。有清之季。改爲省治。和約既布。紳民不願爲異族羈囚。組織獨立民主國。公推巡撫唐景崧爲總統。景崧初則慷慨就職。繼卽暮夜潛遁。其興其亡。七日間事而議者。輒以景崧鮮克有終爲咎。抑知彼并未嘗有其初耶。七日總統政由甯氏。此中固別有人在。

割臺之議既起。臺灣紳民激於義憤。公電劉峴莊張香濤諸督求計。誓爲國殤。不作洋奴。諸督義之。甯以伊犁與俄毋畀日人寸土。聯銜奏爭。並請於西南徼授英。以利借兩國之力制日本之橫。雖廷議不用。而台灣紳民以有外援獨立之志益。

堅決矣。一心一德。衆志成城。獨立之前。先期集衆開會。推選總統。景崧知人心本死。民意難違。乃宣示於衆。誓與台灣共存亡。紳民以本屬長官。卽舉爲總統。景崧就職之初。卽存潛逃之心。誠恐身家不保。權與紳民虛與委蛇耳。七日間之舉措。李文魁一人實左右之也。

文魁。湘人。爲人明決果敢。見義勇爲。多丈夫氣。以武員分邊任撫標管帶。駐兵臺北。頗爲景崧所契。旣布獨立。景崧卽召文魁至署。詢以主見。文魁力贊獨立之舉。慷慨語景崧曰。兵敗將死。主上爲憂。割地求和。主上爲辱。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事如斯。正臣子捨生殺身之日。今台灣雖割斷。非主上所願。吾輩起義獨立。不得謂之抗命。况紳民之意如此。食人之祿者。尤當忠人之事。大帥旣爲衆望所歸。幸速調度。出師數萬生靈。其生死禍福。皆懸於大帥一人之手。言辭雄傑。景崧爲之動容。明日有官吏數人。攜帶眷屬。將渡廈門。鎗重頗衆。居民遏而奪之。撫署中軍。

官王某率兵馳救。鎗殺居民十餘人。衆爲大譁。持械互鬥。王某被殺。兵皆潰走。衆乃蜂擁至撫署。聲言大帥旣任總統。何故默許屬吏潛遁。且縱衛兵慘戮良民。請景崧升堂責問。撫署衛隊微特不爲通報。又開鎗殺十餘人。衆益憤激。景崧聞變而出。適文魁自外至。拔劍出鞘。歷階而升。景崧驚問何爲。文魁曰。特來護總統耳。時局如斯。禍懸眉睫。不爲千城之備。乃操同室之戈。今日何日。有異志者。標下誓不與兩立。言時聲震堂屋。景崧色如死灰。不敢與較。有間。乃曰。盍召守兵來解散暴民。文魁曰。諸人意氣方盛。壓之以力。則益亂。不如曉之以義。爲和平言。頃持令出署。適提督楊歧珍及各營統將皆率兵至。聲勢洶洶。方欲示威。文魁乃號於衆曰。奉總統命。王某操切從事。今已身死。諸君皆熱心之士。當爲國自重。螻蚌相爭。漁翁得利。明事理者。斷不出此。衆人聞言。俱爲感動。不期而四散者過半。文魁乃請各將領入署議事。景崧以文魁有膽略。使率兵駐獅球嶺。

亡何隆基陷。文魁率衆十餘人。利刃快鎗。突入撫署。見景崧。驚呼曰。獅球嶺危在旦夕。請總統督戰。鼓勵士心。標下自當効命。先驅景崧。悚然起立。囁嚅不能對。旋舉案上。令箭擲之曰。軍令俱在。汝可好自爲之。毋負余託。文魁長歎失聲。俯拾令箭。及起。則景崧已入內矣。文魁憤不欲生。出語三軍曰。總統軍書。旁午不及親列。行陣本管帶奉有軍令。當與諸君戮力共守。衆志稍壯。文魁心知景崧已懷異志。旋復入署偵之。則景崧已乘德國商輪而潛遁矣。此信既布。軍心大解。文魁欲謀背城一戰。而三軍俱不用命。氣憤之餘。欲引刃自殺。忽悟曰。全局之壞。皆壞於景崧一人。人面獸心。虎頭蛇尾。只此八字。誤盡蒼生。余其拼此一身。有以圖之。因卽蹤景崧。至廈門寄寓福陞館。欲謀得當以報臺民。

居有日。不得景崧蹤跡。旅居淒涼。幽懷莫訴。乃過酒家樓。獨酌自賞。有妓女名翠娟者。文魁之舊職也。文魁召之侑觴。久別重逢。偶問來意。文魁卽以隨唐撫來聞。

告翠娟曰。唐大人來。已有日。昨曾召余侍酒。文魁無意之中。獲此消息。喜不之勝。顧又不可問以居址。啓其疑竇。乃設辭以誘之曰。此事余知之。那日余本擬同席以座。有與余仇者。故避之也。翠娟曰。同席無他人。僅楊大人與印大人耳。君何仇視之也。文魁故以他辭亂之。而由此憶楊。簞軒與印寶昌兩人。楊爲邑紳。印則營官。皆景崧所素善也。酒酣。翠娟辭去。文魁被酒。膽氣益壯。圖刺之念益勃勃。難已。急返旅館。懷刃夜出。以印爲營官。景崧未必駐營。或寄寓楊家。未可知也。因尋道逕赴楊家。至則侯門如海。杳無所獲。徘徊門外。輾轉尋思。方謀一逞之計。而邏者適至。

邏者見文魁。獐怖之色。畢現於面。疑是盜竊。欲前縛之。文魁怒目一呼。衆皆辟易。某弁素有力。奮力與鬪。衆弁助之。文魁遂被擒。搜之。身藏利器。衆以爲劇盜也。解至提署。提道會訊。文魁堅不吐真姓氏。正法有日矣。一日。提解過堂。途遇印寶昌。

印識爲文魁入告提督提督又提文魁翰之文魁知不可隱乃直供曰余誠李文魁此來爲唐景崧耳始允之而終棄之果何心乎怕死不來來不怕死欲如何便如何大丈夫視死如歸特國仇未報雖死亦當爲厲鬼以撲殺此獠言罷面不改色毫無怯意讞定如清律論死

定夷曰曩聞張汝祥刺馬事心竊義之夫汝祥之與竇二虎特報朋友私誼金蘭夙好耳乃若李文魁事則純出於愛國熱忱忠誠可開金石勇烈足壯山河較之汝祥刺馬事其何如耶天下人莫不多汝祥之義抑亦知李文魁所爲耶筆而出之庶幾此孤島之英雄不至湮沒不彰也

小說事 駢指案

枕亞

清溪九曲殘柳數株一帶臨水人家掩映若畫斯時有一少婦姿態豔絕憑窗凝眺若有所思婦年十九不幸嫁得瞿塘賈輕離重利于歸匝月遽唱陽關彈指年

華。條。焉。三。稔。孤。衾。擁。久。好。夢。不。雙。明。鏡。開。時。玉。容。非。昔。歎。赤。繩。之。誤。繫。卜。紫。姑。而。無。靈。以。氏。華。年。方。盛。春。色。難。關。宵。無。浪。蝶。遊。蜂。來。相。窺。伺。而。氏。豔。艷。桃。李。色。慄。冰。霜。沾。泥。之。絮。不。逐。東。風。止。水。無。波。早。同。枯。井。以。故。五。陵。年。少。三。姓。錦。衣。雖。日。徘徊。於。妝。閣。之。旁。冀。得。美。人。一。盼。而。贈。珠。有。心。投。梭。無。意。久。之。亦。自。引。去。蓋。氏。孤。棲。歲。月。雖。度。一。日。如。三。年。而。鐵。石。心。腸。乃。歷。三。年。如。一。日。遠。近。知。者。靡。不。欽。氏。之。貞。潔。而。歎。個。郎。之。薄。倖。也。

秋。風。又。起。征。人。之。歸。興。不。增。皓。月。空。圓。思。婦。之。傷。心。曷。極。織。罷。迴。文。難。覓。寄。愁。之。使。聽。來。秋。籟。都。成。怨。別。之。聲。值。此。良。宵。三。五。庭。北。無。人。道。路。十。千。遼。西。有。夢。閨。中。之。月。猶。是。關。外。之。月。閨。中。人。對。月。而。思。關。外。不。知。關。外。人。見。月。亦。念。及。閨。中。否。腸。迴。九。曲。漏。盡。三。更。夜。色。潮。涼。睡。魔。未。至。準。備。收。拾。殘。妝。再。領。孤。衾。滋。味。忽。聞。比。戶。剝。啄。聲。甚。厲。意。隣。翁。泥。飲。歸。遲。不。覺。夜。漏。深。沈。重。門。緊。閉。久。之。叩。聲。似。類。己。扉。竊。

疑夜已深。何來不速客。或爲少年。無賴之流。歟。自嚴詞拒絕。後斂跡已久。且耳屬於垣。能無顧忌。決不敢效夜雨之瞞人。作春風之放膽。或爲鷄鳴狗盜之流。歟。則皆鑿壁穿窬。懼人知覺。決無此笨伯款扉而進。作入幕之賓。無已其或爲鄰家姊妹。行乎愛月。眠遲相邀。話舊亦意中事。果爾則閉門不納。將開罪隣。封於是稍整容妝。啓戶款入。

一鞭得得。氏夫某甲。由關外歸來矣。琉璃燈懸於天空。大放光明。夜行人得此良伴。不至暗中摸索。興行路難之感。某甲曰。余別鄉里。三易寒暑矣。徒以蠅頭微利。致閨中少婦。受盡淒涼。今歲滿載而歸。終莫贖冷落玉人之過也。維比年以來。所如輒利。行囊充滿。足可溫飽。一生此後。無須碌碌差堪。告慰細君耳。旣抵家門。欲前仍怯。旋登妝閣。相見皆驚。遠人方至。好月初圓。久別重逢。備形親昵。比戶聞聲。稔某甲歸。咸來問訊。某甲一一與之酬答。俄而攜手入幃。重溫好夢。牀前月色照。

影。雙。雙。此。夕。風。光。真。可。謂。天。上。人。間。同。時。美。滿。矣。

別話正長。秋宵苦短。某甲起語。氏曰。某乙爲余總角交。三年不見。無限懷思。宜往探視。以全夙誼。或舊雨重逢。杯酒洗塵。礙難推却。則日中不返。午餐毋待余也。氏唯唯。送之出門。雖屬暫離。忽揮別淚。一陣心酸。若預爲來日之警告者。

某乙聞某甲昨歸。意今日必來話舊。遲至日暮。足蹙音然。乃自往訪。時氏正望眼將穿。乙問。氏曰。尊夫何往。氏亦問。乙曰。余夫何往。乙曰。余爲訪尊夫而來。乃詢余耶。氏曰。余夫頃非至府上盤桓。竟日耶。兩兩問訊。始疑其戲。繼覺其真。則大驚駭。偵騎四出。迄無影迹。鄰右聞耗。咸咄咄稱怪事。噫。一宵聚首。又占離爻。氏心之悲慟。爲何如耶。

先是氏有中表某丙。氏常託之代理家事。時來氏家。氏待之頗厚。然氏固守身如玉。丙亦圭璧自持。初無苟且之行。某甲有姪某。小人也。氏素不假以詞色。其人銜

氏之厚丙而薄己。且疑氏與丙有私自。某甲失蹤後。卽中以蜚語散播流言。并刺得某丙。中秋夕未返。翌日向午始賦歸。來形色倉皇。可疑殊甚。於是以通奸謀命。毀尸滅跡。出首控告。呈上縣令不省。傳氏及某丙到案。就鞠。氏以當日情節。答述略盡。更詢丙通奸事。堅不承認。中秋夕何往。則曰在某友家作葉子戲。通宵未歸。繼恐家有責言。故現倉皇色耳。傳詢某友所供良確。令以某甲無着。礙難斷結。適距村里許。枯井中發現一尸。首頸結粗繩。身無寸縷。胸部以上已腐爛。不可辨識。然村中無失者。所杳然者。維某甲耳。且身材修短亦約略相仿。衆口一聲。均斷爲某甲。令亦震怒。謂夕歸晨出。人多未知。旣非盜傷。不類仇害。舍因奸謀。斃外無他種。因舍某氏。某丙外別無可疑之人。於是嚴刑拷掠。氏刃痛辨曰。尸首已腐。毫無實證。何能卽斷爲氏夫乎。某甲姪稟云。余幼聞叔父有一特別之異點。左足爲駢指。如確則爲叔氏無疑。詢氏亦云然。飭仵作驗。檢尸首適合符節。氏聞不覺驚暈。

繼念夫已爲人謀害未亡人亦無生趣轉不若速死爲愈供固死不供亦死徒自苦耳遂誣服更掠某丙某丙亦不勝刑毒供如令旨令斷因奸謀命擬以大辟因奸害夫處以凌遲此一雙可憐男女從此冤沈海底鐵索琅璫延頸以待秋決矣奇案出後茶坊酒肆中資爲談助有頌某令之神明者有美某甲姪爲叔伸冤者有謂如某氏之貞潔某丙之謹厚乃有此曖昧事且具此辣心毒手誠哉知人其難也四座傾談騰議若沸有賣漿某乙者平素亦喜高談至是獨禁若寒蟬袖手旁聽觀其容若重有憂者旁人或引與語唯唯否否不參一議羣以爲異然亦一笑置之初無人注意也

一年容易又是秋風此時含冤之鬼已安卽彼罪人之骨亦朽昔日奇案之藉藉人口者事過境遷已不復掛人齒頰而案中主要人物某甲忽於此時無恙歸來不亦奇哉某甲至家見重門深鎖人面已非延佇久之懷疑莫決豈孤居寂寞暫

作歸甯之計。抑紅顏薄命已歸。忒利之天。耶詢之鄰居。鄰人見某甲忽然復現。則大詫曰。君猶在人世乎。苦若夫人矣。於是舉當日事。詳爲甲告。甲不覺放聲長慟。繼言曰。當余出時。曾囑賣漿某乙。傳信家中。何竟負余所託。立即往詢。以興問罪之師。

初某甲出門。欲訪某乙。忽中途遇一富賈。素與甲稔。邀往海外經商。且言此去必操勝算。爲時不久。卽言旋耳。甲心動。但乞稍緩容歸。與家人言別。賈言駛放在卽。何能久待。君如無意。亦不相強。甲以良好機緣。不忍失去。適賣漿某乙經過。其地卽託伊遞信家中。已卽隨賈揚帆。逕去。不料賣漿者善忘。事後始憶。及又恐於己不利。遂隱忍未言。至是爲某甲覓得詰以前事。俯首謝罪。甲責之曰。旣受人託。當忠人事。旣忘之於前。復默之於後。坐視二人之死。不一援手。是何居心。余不爾恕矣。相將入署。擊鼓鳴冤。令亦大驚。驗甲左足。果爲駢指。知非贗冒。深悔當時疏忽。

遂致枉斷。乃具疏自劾。某甲姪坐以誣告罪。賣漿者知情不舉。判數月監禁。令亦罷職去。後任某令。夙具斷獄才。念此案何離奇。乃爾不奇。某甲之未死而奇死者。與某甲均爲駢指。且同係左足。今某甲旣生存。則死者果爲何人。是烏可以不究。乃微服私訪。茶坊酒肆中。歷跡幾遍。此時之某案。雖已舊話翻新。復傳人口。然不曰死者冤。則曰駢指奇。迄無人道。及井中屍爲何如人者。令中心悵悵。信足所之行。經荒郊。不覺去村已二三里。正徘徊間。忽聞鐘聲。叢林在望。憊甚思憩。入寺。則闕無一人。繞迴廊。通曲徑。花木深處。禪房在焉。聞似兩沙彌聲。遂止步。伏耳靜聽。一云。某甲已歸。某甲姪已定。誣告罪。師兄知之否。一云。某甲之歸不歸。某甲姪之有罪與無罪。何預爾。我事。曉曉奚爲。一云。師兄獨不計井中屍乎。邇來。師父仍優游自得。若無所事。余不能不惴惴。一旦東窗事發。行將同處縲紲。中飽嘗囹圄風味矣。一云。此事維師父及我與爾三人知。此外無知者。苟吾儕守口如瓶。雖海枯。

石爛亦無破獲之日。何作杞人之憂。語訖默然。令以舌舐窗紙。成一小隙。熟視二人。旋翻身徐步出。既離寺門。覺口角生津。足力轉健。年餘積案。一旦於無意中發覺。中心愉快。何可名言。返署後。卽調皂快等。星夜至某院。擒僧及二沙彌。無一脫者。令視僧濃眉闊鼻。決非善類。詢以井中屍。答言不知。令拍案大怒。指二沙彌曰。余昨日親至院中。聞彼二人問答之語。尙敢諉作不知耶。二沙彌相顧失色。知不能隱。卽供云。去秋某日。有一旅客。因喜清靜。賃居本院。余師矚客多金。且非土著。萌謀害意。乘客熟睡。以繩勒斃之。棄屍井中。初不知左足駢指。後聞指鹿爲馬。如天衣無縫。方私相慶幸。謂此後莫余毒已不意。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事皆余師主動。與我等二人無涉。乞憐而宥之。二沙彌供畢。更以問僧。僧亦服罪。令判僧謀財害命。被累多人。應立決。沙彌年幼。從惡無心。監禁三年。以示薄懲。一椿離奇案。遂自此結穴焉。某甲一念悼亡。滿目淒涼。情深故劍。不忍鸞膠。再續世情。參透欲

作名山之遊舉所有悉贈親友子身長往不知所終

小說會

貧女淚

聖陶

前歲之秋城東某氏花綵盈門鼓樂遏雲賓僚如鯽婦人孺子空巷來觀蓋其家昆仲並日新婚戚鄰之間以爲美談故喧闐特甚既而隸僕成伍昇兩新人妝奩同道而至是適予觀者以評論之資帳裁霧縠衾刺文鴛寶鏡明珠耀光奪眼則涎承於頰謂是殆龍王嫁女移來寶府是諸珍品何乃多所罕觀耶返顧其他則妝奩殊儉約且皆樸而弗華珠玉在前益形糞土觀者復切切以歎謂同爲女子何幸而生豐厚之家瞻今朝新妯娌可以思矣旁人口吻固如雲出無心隨風舒卷境有所卽斯發諸感歎不知當之者於無形之中已受其無疆之賜而終以弗省也

巧言如簧大足喻媒妁之辭辯然爲翁姑者必以門第之高下家道之豐嗇爲兒

女婚姻之準的。則若輩弄舌似亦弗足深責也。某氏姑見次息嫁具若此其菲薄。已弗悅於懷。且鄰里共瞻莫從文飾。誹言訕笑入耳。何堪吾富室有此如玉之有瑕磨洗亦已弗及。輿念及此更懊惱。莫名深憾。媒妁未應相誑。當有以責辱之。顧媒妁乃不常至。忿恨填膺。待機而洩。而爲之眼前人者苦矣。

某氏二子曰。芸曰。薇薇婦名雲。以貧故。女紅操勞。都所嫻習。然入某氏爲婦。竟懷才而莫能展。卽展其才。某氏亦未必嘉許也。晨昏問省以外。雲惟寂坐深樓。莫與笑語。窺鏡對影。以爲伴侶而已。薇薇商於父所設肆。必昏夜得歸。雲待薇薇。岑寂乃解。顧爲時至。暫良宵一夢。朝日侵簾。薇薇復衫帽出門矣。而彼長婦獨與阿姑相得。妝樓錦褥。時承寵臨。每舉一二飾品。必和色以問曰。是非姑娘家舊物耶。今市肆間。何得有此上品也。長婦則遜謝弗置。

某氏多婢媼。力役之暇。恆環侍主婦。承其歡笑。主婦之語。不出珍寶衣飾。婢媼習

之。故。於。珍。寶。衣。飾。頗。具。鑑。別。之。智。識。而。匪。可。語。於。雲。娘。也。一。夕。姑。忽。恩。情。優。渥。談。言。及。雲。謂。將。爲。爾。製。春。衣。綢。緞。綾。羅。中。爾。愛。何。名。色。卽。以。語。我。雲。弗。能。遽。對。良。久。姑。乃。聳。肩。微。笑。曰。雲。娘。識。見。乃。弗。敵。爨。下。婢。阿。松。婢。媪。皆。笑。而。和。之。雲。赧。然。莫。能。堪。

人。不。幸。爲。女。子。身。離。家。而。後。舉。目。無。親。差。堪。自。慰。者。得。夫。壻。之。濃。情。密。意。藉。以。少。殺。離。家。之。感。耳。雲。之。與。薇。正。所。謂。一。雙。嘉。耦。也。比。翼。連。枝。誓。心。相。愛。陌。頭。柳。色。不。願。封。侯。然。蛺。蝶。雙。飛。忽。起。狂。風。之。妬。蓋。姑。之。嫉。雲。也。甚。矣。一。夕。薇。雲。方。聯。坐。閨。中。媿。媿。情。話。姑。窺。見。之。疾。呼。曰。薇。兒。速。來。趨。薇。下。大。遭。呵。斥。謂。爾。何。不。長。進。若。是。彼。寒。苦。兒。惡。足。偶。哉。爾。弗。此。之。思。偏。視。爲。同。命。吾。已。屢。語。爾。奈。何。屢。忘。之。哉。今。更。語。爾。苟。從。吾。旨。藏。嬌。金。屋。訪。豔。青。樓。不。汝。疵。瑕。也。薇。無。語。然。中。心。鬱。悒。莫。可。告。訴。眉。端。愁。意。更。弗。容。略。露。此。無。他。懼。傷。雲。心。耳。自。是。以。後。姑。輒。防。閑。雲。薇。之。親。顧。自。嫌。

其計之未周。會所設滬上某肆。總核缺人。乃言於夫。令薇往任之。謂可祛弊而無損也。夫從之。薇遂之滬。雲聞信。祇向西窗彈淚。違言南浦。送行事起。倉皇別情。莫訴。瞪目相看。車馬登程矣。

雲有兄弟。間來探視。輒遭白眼。始而婢僕驕人。稱謂慢肆。繼則如入侯門。相加揮叱。主婦更命之曰。雲娘家人來。母容入內。可呼出。雲娘俾相言。語嗚呼。寒苦之人。殆時有窮鬼暗中。揶揄送之。弗去不召。自來故貧者。所履厄運。隨之。其弗見禮於富室。誠宜矣。從此雲款其兄弟。必於外堂之側室。骨肉相逢。更無別語。哀淚數行。奪眼眶而先出。其兄弟亦黯然神傷。欲慰無辭。雲因思居此不樂。弗如歸休家。雖寒然慈親愛我。兄弟憐我。以視此間如天國之於泥犁。焉於是含懼耐恐。以歸。甯請於姑姑。乃弗禁第詔之曰。若可脫爾簪。易爾衣。以去。是吾家所置。雖非上品。然攜赴爾家。且駭爾戚里。况懷寶在身。或將誨盜儻。爲爾家取付質庫。趙璧不還。爾

其奈何。雲乃脫簪，易服，咽淚辭姑。到家後，拜母，晤兄，形骸之拘，略以解釋。然追懷前痛，料相後憂，又百端悽惋，誰復成歡。亦惟以淚痕洗面耳。

女子既嫁，則父母莫能庇雲。歸未旬日，復別母家，以入愁城，懷人春浦，鎖恨深樓。花好終殘，月圓易缺，郎情似蜜，儂意如酥。今昔豔稱吾身，親及亦云。幸運偏遇，摧殘竟如上陽宮人，將以獨宿空房。春秋坐老，彼花有再茁之辰，月有重圓之夕。以雲視之，何堪比儷。更念彼農人之婦，力作原田，疲精勞神，宵非至苦，然阿姑提之，餽食隴頭，夫壻入城市，歸飾品豆棚瓜架，一家歡笑，此樂亦正不淺。雲雖欲求之，烏可得哉。

愁雲慘霧，結疊萬重。霎時而風雨猖狂，萬象皆死。雲之所處，己如在雲霧之下。天日莫覩，而風雨淫威不旋踵至矣。一日，翁新製狐裘，成窺鏡目視，試其修短。雲適在側，因顧雲曰：「此裘何如？」雲對曰：「寬窄殊稱身也。」釁下婢阿松訴諸姑，少少增益。

其辭姑遽爲怒容。自語曰：個妮子何太無恥！以彼首臉，乃獻媚老人耶？阿松更以語其儕輩，謠詠之，傳速於置郵。於是俾僕見雲，或冷笑，或目譏，益呈侮蔑之意。而流言亦漸漸入於雲耳。雲初聞其略，幾於昏殆，怨憤填膺，氣弗絕。如縷，勉就枕。函淚下如綆，朝昏弗間。容色慘沮，姑察其狀，作色言曰：爾何作此態？豐食，食爾錦衣。爾詎爾賤骨享之弗勝，故哭泣耶？爾殆覓死耳，欲死卽死，棺殮之費不爾慳也。一日，臧獲報堂上，宣德鑪不脛自去。周視弗得主婦，爰大集婢僕，詢誰曾見外人出入者，羣對雲娘之弟適來視姊，語於側室，良久他無有也。姑以爲罪人，斯得不復稽察。第詔閤人曰：雲娘弟再來，可揮之門外。毋令履吾階一步，責在汝矣。翌日雲室門不啓，及午寂然。衆始疑異，排闥以入，見雲臥於床，玉顏灰白，眼血殷紅，撫之已僵。蓋一縷靈魂已遺，此軀體悠空而長逝矣。其時煙禁極嚴，有所偵破，輒捉將官裏去。然甲第連雲之家，依然一榻煙霞，罔所顧忌。雲娘之翁正深此癖。

於其製膏時。雲乘問取少許。藏枕底。今竟以之脫離苦海。往生樂國。則鴉片誠靈藥已。

著者曰。是篇所述。蓋聞諸一老嫗。嫗曾傭於某氏。聞今歲薇已再娶矣。

滑稽 小說迷

獨鶴

世界。上。的。人。若。不。是。清。淨。寂。滅。一。流。必。定。有。所。好。有。所。好。便。有。所。迷。好。的。是。那。一。樁。迷。的。也。是。那。一。樁。所。以。想。做。官。的。有。官。迷。想。發。財。的。有。財。迷。貪。美。色。的。有。色。迷。愛。聽。戲。的。有。戲。迷。好。字。到。了。極。處。就。是。迷。字。的。起。點。可。是。一。件。東。西。能。穀。使。人。迷。那。魔。力。也。就。不。小。在。下。曉。得。一。人。便。因。終。身。着。了。一。個。迷。字。弄。得。顛。顛。倒。倒。但。是。他。所。迷。的。倒。也。古。怪。倒。也。特。別。既。非。酒。色。財。氣。又。非。嫖。賭。吃。着。原。來。是。愛。讀。小。說。讀。迷。了。的。照。此。看。來。可。見。小。說。這。樣。東。西。是。入。人。最。深。動。人。最。易。的。了。左。右。無。事。特。地。將。他。敘。述。出。來。給。看。官。們。做。個。下。酒。的。資。料。罷。

這個人的姓名籍貫。如今也不必去說他。橫豎他既然是迷於小說的。便將小說迷三字。做了他的代名詞罷。却說小說迷幼時。倒也父母雙全。家資富厚。到了九歲上。他的父親。便命他跟着哥哥入塾讀書。小說迷的資質。原是很聰明的。不上幾年。便識得許多字。粗淺的文字。也略略解得些。但他的性情。却與哥哥不同。當時正是科舉盛行的時候。那位乃兄。年紀大了。便沒日沒夜。埋頭在啓悞集目耕齋這些書中。小說迷却不然。拿着一本正經書。就覺頭疼。日裏在書房中。隨口詩云。子曰。敷衍過去。到了晚上一溜烟。逃出書房。便將他父親備着的幾種小說。拿來觀看。覺得此那些四書五經。入股墨卷。有味得多。因此迷藏也不捉了。建子也不踢了一放了。學總捧着一本小說。到後來。甚至裝着生病。不到學堂。却躲在家裏。看小說。他父親見了這種樣子。以爲小說雖不是正經東西。但他小小年紀。已經看得懂內中情節。總算不容易。且看了書。便不同那些頑童一起吵鬧。更是好

事因此非但不去責備他。反大大的誇獎了一番。小說迷越發得意。從此鎮日價坐臥不甯。茶飯無心。沈湎在小說中。無論傳奇說部。彈詞唱本。或從坊間買得。或從親友處借來。見了沒有不看看了。沒有不牢牢記在心頭。摹擬那書中的人物。想像那書中的事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竟着了小說迷了。着迷以後。便鬧出許多笑話。演出許多怪劇。畢生的事業。竟成了一部絕好的笑史。在下可算是他一個笑史館總裁了。

小說迷十四五歲的時候。因爲看了風神傳。一心想着那封神點將的威風。便以姜太公自擬。却好他父親養着一匹高大的獵狗。他就將這隻狗染些顏色。畫些粉墨。當是一只四不相。他便搖頭擺尾的騎在這只賽四不相身上。滿街亂闖。人家見他是個小孩子。也沒有人去管他。閒事一日。他約了個朋友在茶樓上吃茶。那朋友先到。一個覺得坐着無味。便獨自憑欄閒望了一會。只見小說迷騎了他。

那。只。四。不。相。耀。武。揚。威。的。來。了。他。朋。友。是。見。慣。這。種。樣。子。的。也。不。以。爲。怪。等。他。到。了。門。前。便。招。呼。他。上。樓。兩。人。便。在。靠。闌。干。旁。邊。一。只。卓。兒。上。坐。下。泡。了。碗。茶。高。談。闊。論。起。來。先。講。了。些。別。的。事。情。又。漸。漸。說。到。小。說。上。頭。那。朋。友。忍。不。住。笑。道。我。聽。見。人。有。句。口。頭。禪。道。是。亂。說。封。神。傳。你。又。何。以。如。此。相。信。呢。小。說。迷。正。色。道。此。話。差。了。封。神。傳。那。有。假。的。道。理。你。不。信。我。細。細。的。講。給。你。聽。當。下。便。滔滔。不。絕。說。那。哪。咤。太。子。如。何。利。害。二。郎。神。如。何。兇。很。那。朋。友。只。呆。呆。的。看。着。他。小。說。迷。正。在。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時。候。忽。然。看。見。樓。底。下。停。了。一。副。餛。飩。擔。子。那。鍋。裏。熱。氣。蓬。蓬。勃。勃。直。衝。上。來。好。像。白。雲。一。般。一。時。忘。其。所。以。喊。了。一。聲。我。就。此。駕。雲。前。去。登。時。聳。身。躍。出。欄。外。想。學。那。騰。雲。的。神。將。只。把。個。朋。友。嚇。得。魂。飛。天。外。急。忙。來。扯。己。經。不。及。小。說。迷。從。樓。上。直。慣。下。來。跌。了。個。發。昏。章。第。十。一。把。那。餛。飩。擔。子。也。帶。翻。了。碗。蓋。羹。勺。碎。了。一。地。餛。飩。皮。子。肉。餡。子。葷。油。湯。弄。得。到。處。都。是。那。只。賽。四。不。相。

見了便來。飽吃這個當兒。街上人都一哄的聚攏來。茶樓上的人也趕了下來。鬧成一個大簸箕。看小說迷時已經跌得頭破骨碎。面上紅一塊黑一塊。血和泥黏成一片。十分難看。真變成個四不相了。那賣餛飩的人。突然間遭了這无妄之災。便叫起撞天屈來。正鬧得一團糟。那個朋友已經去喚了他的父親來。他父親看見兒子跌得這個樣子。又是動氣。又是心疼。幸喜小說迷歇了好一會兒。已慢慢醒了。轉來便弄了一張竹牀。雇兩個人抬着回去。這裏餛飩擔上還要賠錢。他父親這一遭。真算晦氣到了極處。

回家後。急忙請了醫生。將小說迷百般調治起來。好容易小小心心過了兩三個。月。小說迷方始復元。雖則也給他父親着實責罵了一回。但是迷惘已深。斷難醒悟。不上數月。又鬧了一件事出來。幾乎把性命送掉。原來小說迷好了。便依舊出外閑游。一日信步到一個小村上看見一。月酒店。便躡將進去。要了三五斤酒。一

大盤牛肉。獨自狼吞虎咽。吃個快活。飲酒中間。自想我這般豪爽的吃法。也與水滸傳中魯武李三位英雄差不多一樣氣概了。想到此間。便覺得意非常。須臾飲畢。已是醉醺醺的臉紅得像豬肺一般。會了鈔。踉踉蹌蹌的跑出門外。正想再望前行。忽見店小二趕出店來。一把扯住了他。說道：「先生前面去不得。近來我們村上出了一只癩狗。半月以來不知咬壞了多少人。村裏的人也沒有法兒去治他。此去不遠。就是他的窩兒。你老先生若是冒冒失失的走去。碰着他。怕不有性命之憂麼？」依我說。你還是回去的好。小說迷聽了。霍地圓睜怪眼。喝道：「胚若大的人。反去怕隻狗。俺真代你羞死。虧你還說得出來。俺武松遇着景陽岡的猛虎。尙且三拳兩腳結果了他。何況是一只小小的狗。烏耐煩來聽你這般沒氣力的話。說着頭也不回。乘着酒興。七高八低。只顧朝前亂衝。那店小二見勸他。不理。反受他一場奚落。自己喃喃道：「好心勸你。反罵我。沒用。豈非狗咬呂洞賓。巴不得你真。」

被狗咬了那纔後悔不迭呢。小說迷聽不明白也不再和他爭論。只管仗着酒膽慢吞吞的向前走。去走了約摸半里路。光景愈覺得酒湧上來。身子一晃一晃的。腳底下如寫字一般支持不住。那時日光已漸漸沈西。眼前的人家也漸漸稀少。便覺得有些害怕。正徘徊間。忽聽得有個破籬落內狂犬一聲竄出。隻紅睛癩皮。異常凶惡的一隻黑犬。望着小說迷直撲過來。小說迷吃這一嚇。酒也嚇醒了。急忙將身子一閃。閃在旁邊。那瘋犬撲了一個空。小說迷趁勢左手一把擒住了他的頸項。右手握住拳頭。直按下去。嘴裏嚷道：「你這廝害人不淺。今天撞着你武二爺。也是你合該倒運。請你嘗嘗我這……」底下還沒有說出來。却不道那犬狠狠的回身。一口在小說迷左臂上咬個正着。這一痛。直痛得小說迷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喊聲啊呀。往後便倒。這犬却也不再咬。第二口便跳着的去了。好一會兒。方纔有人走過。看見小說迷躺在地上。人事不知。就取些開水灌醒了。他問其所

以知道是受了瘋狗的毒，便很可憐。他竟自告奮勇，獨力把他背回家。中小說迷的父親，少不得又是吃驚着氣，酬謝了來人，便急急的雇了一乘轎子，將小說迷送到醫院。瘋犬咬是最難醫的，因此這次不比前次，足足養了半年，方能出院。小說迷回到家中，他父親便不許他出門，省得在外面闖禍。三朋四友也一律禁止往來，以爲從此總可以無事了。誰知小說迷住在家中，靜極思動，又弄出件醜事，真是出人意外。且說小說迷這個年紀，正是情竇初開的時候，最易起那淫慾念頭。何況他又是一個閱遍小說的人，什麼花前月下，咧男歡女愛，咧沒有一日不要放在心上。溫理個幾十遍，幸虧他接近的女人甚少，一團慾火無處發洩。那一晚也是合當有事，小說迷正獨自一個坐在燈前，拿一本紅樓夢，瞧着，咀嚼那太幻虛境的滋味。忽然呀的一聲，房門開了，進來一個人，回頭一望，原來是他母親。身畔的小丫鬟，手中拿着一盞茶，笑嘻嘻對小說迷道：太太叫我送來的。這是鼻

老爺家。昨兒纔送來上好雨前老爺泡了一壺吃着。太太特地倒這一盃給少爺嘗嘗香味。可好小說迷含笑接了茶。一面飲着。一面依舊看書。看了幾頁。忽然心中一動。暗想那賈寶玉初試雲雨。情是從襲人下手。莫非妻不如妾。妾不如婢。男子色慾上頭。破題兒第一。遭定要弄個丫頭。方纔有味麼。吾倒不能不師法古人呢。想到此間。心房便突突的跳躍起來。再看那小丫頭還呆立在案旁。等接他的茶杯。小說迷情不自禁。便不由分說一把扯住了那小丫頭的手。道我那可愛的襲人呵。說着便把小丫頭擁抱起來。竟要與他同演警幻仙姑的秘法。他也不想這小丫頭年紀祇得八九歲。豈是襲人可比。經小說迷這麼一來。唬得索索的抖。只道小說迷要打他。便沒命的喊道。太太快來救命。呵小說迷還不肯放。兀是拉着扯着。後來小丫頭哭聲愈高。被小說迷的母親聽見。亟亟的跑了過來。小說迷方始放手。小丫頭已經面無人色。小說迷也紅漲了臉。喘吁吁站在一旁。他母親

見了這種情形簡直莫名其妙。任那小丫頭細細哭訴，方始明白過來。這一氣氣得非同小可，忙拉了兒子走到他丈夫面前，把適纔情景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小說迷的父親素性是極端正的聽罷了，不由分說順手拿起一根雞毛帚，沒頭沒臉的亂抽他母親，也深恨兒子不端，並不解勸，直把個小說迷抽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一路哭一路還嚷道：小丫頭仍舊好好的，又沒有像金釧兒般跳井，父親爲何把我這般毒打我的寶玉先生呵！我真萬萬不及你的豔福了！他父親聽了這種話氣上加氣，那雞毛帚越發如雨點一般，蓋將下來，直打到沒了氣力，方纔住手，喝道：快與我滾出去！小說迷得了赦令，急急的跑回自己房中和衣躺在床上，覺得渾身疼痛，便長歎道：挨這一頓打倒也不值什麼，只恨沒有一個人怎麼眼晴哭得胡桃似的，憐惜着，真是不犯着呢！胡思亂想了一回，也就睡着了。到了明天，小說迷的母親終究免不了愛子之心，一大早便過來看他，小說迷尙未

起。床。他。母。親。便。挨。着。床。沿。坐。下。說。道。你。吃。了。這。一。次。苦。須。要。痛。自。悔。改。不。可。再。叫。你。老。子。生。氣。要。曉。得。你。老。子。管。教。你。原。是。望。你。好。你。若。是。因。他。打。了。你。便。心。中。抱。怨。着。那。就。提。大。不。孝。了。小。說。迷。點。點。頭。道。太。太。教。訓。得。極。是。兒。子。自。己。不。好。帶。累。老。爺。太。太。生。氣。真。是。愧。悔。無。地。這。場。責。罰。是。應。該。領。的。那。裏。還。敢。抱。怨。不。過。兒。子。既。受。了。這。頓。毒。打。那。碗。蓮。葉。羹。是。少。不。掉。的。請。太。太。吩。咐。內。廚。房。預。備。一。下。子。他。母。親。也。不。懂。他。後。來。兩。句。是。說。的。什。麼。話。但。聽。他。前。半。截。話。口。氣。覺。得。很。是。在。理。登。時。喜。歡。起。來。又。笑。迷。迷。的。隨。便。安。慰。了。他。幾。句。就。回。自。己。房。中。將。兒。子。肯。悔。過。的。話。告。訴。了。他。丈。夫。他。丈。夫。聽。了。也。自。快。活。小。說。迷。挨。打。以。後。果。然。有。三。五。個。月。不。會。鬧。事。但。是。悶。在。家。中。那。小。說。書。是。仍。舊。一。刻。不。能。離。手。的。他。父。親。看。見。兒。子。近。來。說。話。行。事。雖。有。時。間。或。帶。些。獸。氣。却。似。乎。比。從。前。那。種。迷。迷。離。離。瘋。瘋。傻。傻。的。樣。子。好。了。些。便。也。略。爲。放。心。將。那。不。准。外。出。的。禁。令。取。消。了。只。說。孩。子。大。了。儘。

着。關。在。家。裏。也。不。是。件。事。小。說。迷。從。此。就。回。復。了。行。動。自。由。無。事。時。依。舊。出。外。閒。遊。那。時。正。是。暮。春。天。氣。落。花。時。節。小。說。迷。也。胡。亂。謔。了。一。首。葬。花。詞。終。日。裏。長。吁。短。歎。的。朗。吟。一。回。傷。心。一。回。如。此。一。連。過。了。幾。天。覺。得。無。聊。已。極。那。天。早。起。便。獨。自。一。個。出。門。想。閒。逛。着。散。散。悶。正。低。着。頭。走。不。上。幾。步。忽。然。風。過。處。聞。着。一。陣。蘭。花。香。耳。邊。又。聽。得。有。人。說。道。這。花。倒。還。新。鮮。問。你。多。買。幾。朵。罷。聽。那。聲。音。非。常。嬌。脆。小。說。迷。就。抬。起。頭。來。一。瞧。只。看。他。新。搬。來。的。一。家。鄰。舍。有。個。女。郎。正。同。着。個。小。大。姐。站。在。門。前。買。花。小。大。姐。在。花。籃。裏。一。朵。一。朵。的。揀。着。說。話。的。就。是。那。女。郎。一。眼。看。去。年。紀。不。過。十。五。六。歲。相。貌。十。分。去。得。小。說。迷。便。立。定。了。脚。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嘴。裏。自。言。自。語。道。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冤。孽。說。了。又。說。一。副。搖。頭。晃。腦。的。神。情。煞。是。難。看。那。女。郎。起。初。並。不。覺。得。後。來。聽。見。彷彿。有。一。個。人。在。他。面。前。吟。詩。的。樣。子。便。回。眸。一。看。恰。好。看。見。小。說。迷。那。種。怪。相。忍。不。住。笑。了。一。笑。小。說。迷。見。他。笑。

了越發得意。又高聲說道：儘人調戲他，只將花笑拈女郎，也不明白他說什麼。但約略聞得調戲二字，覺得不是正經。這個當兒，花已買好了，便催那小大姐道：我們快些進去罷。說着頭也不回，竟自入內去了。小大姐接着碎的一聲，把門關上。可憐小說迷空自佇望了良久，竟不曾得着。臨去秋波那一轉，只好無精打采的踱了回來。到得家中，想起那女郎縹緲真覺拋撇不開，口裏只管哼道：待颺下教人怎颺反覆。沈吟了好久，忽然拍案道：有了！有了！張君瑞、張君瑞！我既然碰着了這種奇遇，誰道就學不來你的手段麼？諸君看到這裏，必定疑惑他究竟有了什麼妙策。這樣高興哈哈說起來，真個令人笑煞且聽在下慢慢道來。原來那女郎的家裏與小說迷的家是個貼鄰，只有一牆之隔。恰巧小說迷臥房外面是個天井，天井右首一座牆築的並不甚高，牆外就是女郎家中的一個菜園。小說迷是素來曉得的，所以他此刻妙計並非別樣，就是想學那張君瑞跳粉牆的法子。初

想着。這。個。法。子。也。覺。得。有。些。不。妥。尋。思。那。張。生。和。鶯。鶯。是。兩。相。情。願。預。先。約。下。的。到。了。跳。牆。的。時。候。又。有。紅。娘。接。應。自。然。千。穩。萬。當。今。日。那。女。郎。看。上。去。雖。似。個。有。情。人。但。並。未。與。交。過。一。言。就。這。樣。貿。貿。然。的。跳。過。去。恐。怕。未。必。能。覈。迎。風。戶。半。開。呢。想。到。這。裏。便。躊。躇。起。來。忽。又。轉。念。道。才。子。佳。人。信。有。之。我。既。看。過。西。廂。他。難。道。沒。有。看。過。西。廂。我。既。願。做。才。子。他。難。道。不。想。做。佳。人。我。既。學。了。張。生。去。就。他。他。難。道。就。不。肯。像。鶯。鶯。一。般。來。迎。我。雖。然。不。曾。先。期。約。定。只。要。跳。了。過。去。尋。着。他。的。繡。閣。怕。不。就。此。鈕。扣。兒。鬆。羅。帶。兒。解。麼。當。下。便。又。快。活。起。來。好。容。易。挨。到。天。晚。吃。過。夜。飯。又。歇。了。一。會。聽。聽。家。內。的。人。都。睡。靜。了。便。尋。着。了。一。架。梯。子。倚。在。牆。邊。靠。穩。了。一。步。一。步。扒。到。了。頂。把。一。只。腳。顛。巍。巍。的。踏。到。牆。頭。上。往。下。一。望。只。見。滿。園。漆。黑。樓。上。窗。戶。內。略。有。些。燈。光。射。出。來。也。不。大。明。亮。小。說。迷。究。竟。不。是。個。鑽。穴。踰。牆。的。慣。家。這。時。不。禁。胆。小。起。來。心。頭。突。突。的。亂。跳。脚。底。下。有。些。軟。軟。的。站。不。穩。正。想。

咬着牙往下跳。不料一個倒栽葱，早跌將下去。奇巧把那牆底下放着澆菜的一只糞桶踢翻了。一時滔滔若決江河，流得滿身都是糞水。小說迷又是疼痛，又是骯髒，禁不住大喊救命。那屋裏面住着的人，起先聽見園子裏一聲響亮，已經覺得奇怪。此刻又聞得叫喊之聲，不知是什麼事情。有幾個僕人，便急急起來，攜着燈到園內來尋。只見一個人渾身濕淋淋的，臥在糞水裏。面口內嚷着兩手掙扎着想立起來，却總站不起。這種神氣，分明是個賊來偷東西，失足跌在這裏的。但照他身上又穿着長衫馬褂，真猜不出是什麼緣故。便忍着臭，將他提了起來，逼着他自己剝去外面衣服，脫了鞋襪。有一個飛跑去弄了些冷水，命他草草揩抹了一番。想簇擁着他來告訴主也。那主人已披着衣服走將出來。這些僕人就將小說迷推到主人面前。主人方要盤問，還未開口，小說迷早提着喉嚨，嚷道：「好好一個張君瑞，竟變成了買瑞了！快去請你那小姐出來，我要問問他今天這個糞。」

是否。是。曾。經。妙。處。之。遺。特。地。請。我。來。嘗。嘗。滋。味。主。人。聽。了。這。話。心。中。大。怒。不。由。分。說。指。揮。僕。人。道。你。們。與。我。重。重。打。他。一。頓。再。和。他。講。話。那。些。僕。人。一。擁。上。前。把。他。按。翻。在。地。痛。毆。了。一。頓。小。說。迷。大。哭。起。來。這。時。裏。頭。的。僕。婦。丫。鬟。都。走。出。來。看。熱鬧。那。小。大。姐。也。在。其。內。一。眼。兒。了。小。說。迷。便。喊。道。這。不。是。今。天。對。着。我。們。小。姐。說。調。戲。調。戲。的。麼。那。主。人。聽。了。這。話。愈。加。動。疑。盤。問。小。大。姐。小。大。姐。就。將。日。間。的。情形。說。了。一。遍。再。加。上。些。不。好。聽。的。話。頭。主。人。立。刻。氣。得。暴。跳。如。雷。指。着。小。說。迷。道。你。這。廝。既。調。戲。人。家。閨。女。又。敢。夤。夜。入。人。家。真。是。無。法。無。天。你。到。底。姓。什。麼。叫。什。麼。快。快。說。來。小。說。迷。白。睜。着。眼。道。你。問。我。麼。咱。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實。告。訴。你。說。着。便。將。那。真。名。姓。講。了。出。來。主。人。方。曉。得。就。是。他。的。芳。鄰。便。道。不。必。問。他。這。糊。塗。蛋。且。尋。他。老。子。去。當。下。便。命。兩。個。僕。人。一。個。扭。着。小。說。迷。的。辮。子。一。個。扯。着。小。說。迷。的。衣。服。自。己。隨。後。押。着。走。到。小。說。迷。門。前。把。兩。扇。大。門。敲。得。震。天。價。響。

小說迷的父親正在好睡，驀地爲敲門聲驚醒，側耳一聽，又有三、四個人叫罵的聲。音訝道：「是什麼事，便下了牀，連長衣都及穿，拔上鞋子，三腳兩步的趕出來。」那時，僕人們已經把門開了一羣人擁到堂上。小說迷的父親看見這種情形，摸不着頭腦，將要動問那隔壁的主人，就搶着一五一十翻來覆去訴說個不了。小說迷却是低着頭，不則一聲。那父親一聽，氣得幾乎發昏，免不得對着那鄰居打恭作揖的謝罪，說了許多好話，方始把他的氣平了。帶着僕人們，自去小說迷的父親送了他們出去，回轉身來，望着小說迷，看看知道他今天虧是已經吃穀了。再打也打不起了，便命下人將他關在一間空屋裏，外面拿鎖鎖了。三天內不准送飯與他吃，分咐好了，便唉聲歎氣的跑進房來。那時天也漸漸亮了，窗紙上已經有些發白。他那老妻正坐在窗前垂淚，見了丈夫進來，便迎着說道：「今天的事我已聽得明明白白生了這種兒子，不知是前世裏什麼冤孽說着，又垂下淚來。」

半嚮。又道老爺自己還該保重身子。白氣着也是無益論。這畜生的事。我倒有個主見。在此不知可還使得老爺。且請坐下。我們來商量商量。看小說迷的父親便道。你有什么好法子呢。他妻子道。我看他（指小說迷）年紀也不小了。前番同小丫頭子混鬧。今天又弄出這個事來。九九歸原。無非是醉心情欲。我想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況且已到了這相當的時候了。大兒子年紀大不了幾歲。已經成親了。兩年多。他是從小定親的。（小說迷幸係從小定親。否則長成之後。如此瘋狂。又有誰來相攸耶）却也耽擱了這麼多年。我的意思。現在不如趕緊把親事替他辦一辦。一來可以把他的邪念收斂。收斂不至於再弄出什麼醜事。二來偷得個賢明的媳婦。倒可以管勸管勸。他那種瘋瘋傻傻的脾氣。或者竟能感化過來。仍變成個循規蹈矩的人。也是萬千之幸。老爺你看是不是呢。小說迷的父親搖着頭道。據我看來。這個兒子。總是不可救藥的了。但太太既如此說。或者依你的。

話試試看也好。小說迷的母親見丈夫肯聽他的話，不覺喜歡起來。過了幾日，便先着人到女家關照。然後擇定吉期，行盤過去。女家允了吉期，不到半個月，光景這天，字第一號的豬頭三小說迷也居然享着洞房花燭夜的幸福了。

小說迷成親以後，閨房之中自然不免有些壽頭壽腦的事情，給人笑話。却喜新娘性情賢淑，夫婦間甚爲和睦。而且小說迷居然不負他母親的期望。一二年中，日夜廝守着他的妻子，不要說沒有在外間闖事，就連房門也不大肯輕易出來。他的兩位老人家見了這般樣子，甚爲快活。誰知這年夏天，颶風大作，一晚他老夫妻二人正同着兒媳在庭中納涼閒話，享那家庭的清福。不料一陣狂風起處，飛沙走石，嚇得衆人藏躲不迭。霎時間彼此不能相顧。等到風過之後，大家定了神，仔細一看，不覺齊齊的叫了一聲呵呀！你道何故？原來一切什物草木都沒有被風吹損，却單單不見了他老兩口兒。小說迷弟兄兩人還只道是他們躲在房

中去了。急忙帶了僕人到處尋找，口裏極聲叫喊，嚷成一片。甚至床底下、毛廁裏，差不多連地板都翻了轉來。那裏有個影子，這明明是被風捲去了。便又開出門去，到村前村後約莫十數里以內，俱尋過了，仍舊蹤跡杳然。小說迷當下號跳大哭道：「這便是大風誤我！我誤爹娘比較起來，蔡伯喈是自作孽，我却是天作孽呀！他的哥哥曉得他癡性，又作也不去理他。到了次日，亟亟的弄了一個尋人的廣告，懸了極優的賞格去招尋他。父母又見了人，四處去探聽，如是鬧了三五個月，依舊沒有下落。眼見的他兩老人這一番御風而行，一定是到極樂國去了。」

小說迷人雖癡頑，天性却還仁厚。自從父母不見了，便和他哥哥同居。兄弟之間，感情也頗不惡。又過了年餘，他哥哥生了一個兒子，弟兄二人甚覺喜歡。一天一天過下去，似乎可以相安無事了。那知道又從他嫂嫂這一方面，弄出許多枝節來。遂致田家荆樹轉瞬凋零，推原禍始，又莫非爲迷於小說之故。咳！照他的情形。

觀察起來小說一項却真變了個害人的物件哩原來小說迷的嫂嫂爲人甚是瑣碎伉儷之間時常口角小說迷也是司空見慣的了有天晚上夫妻二人不知因爲何事又彼此詬誶幾乎大起衝突到了明天小說迷的哥哥便賭氣出去了。他嫂嫂見丈夫出去忿無可洩就喃喃自語道你會走難道我不會走麼說着立刻命僕婦去僱船說要回娘家去那僕婦不敢違拗就去喚了一隻船來泊在前面河灘頭好在他娘家相離甚近是可以朝發夕至的便收拾了一肩行李帶了個僕婦自己手抱着小孩匆匆的辭別了小說迷的妻子往外直走恰好這時小說迷也不在家越發無人勸阻一行人上了船將要解纜了忽見岸上一個人飛奔前來口裏叫道這使不得：嫂嫂這使不得：一面嚷着一面已跳上船來却正是小說迷脚纔立定便雄糾糾氣昂昂的對着他嫂嫂道嫂嫂今日回娘家去爲何不通知哥哥一聲我看還是不去的好他嫂嫂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便

道我回娘家去須比不得私奔那裏用得着叔叔來出頭干涉小說迷大怒喝道嫂嫂你難道不曉得孫夫人抱石投江一段慘史想嘗嘗滋味麼這個我也不來管你但是這姪兒却是我哥哥辛苦半生好容易得着的一點骨血不爭被你回娘家豈非絕了我家宗嗣他嫂嫂見他愈說愈奇越發摸不着頭腦正想罵他幾句說時遲那時快小說迷早一把從他嫂嫂懷裏將孩子搶了過來口哩喊道我趙子龍今番渡江奪得阿斗去也話未說完就迴身跳上岸拔腳飛跑嚇得那孩子怪哭怪叫手足亂動小說迷兀自不顧緊緊的夾在脇下奔回家中剛要舉步進門恰巧裏面冲出一個人來彼此撞個滿懷定睛一看正是他的哥哥小說迷便把那小孩子望着他哥哥前一擲道不是我拼命奪來你將來白帝城歸天的時候恐怕要無孤可託了他哥哥道我剛纔回來聽見說你嫂嫂賭氣要回娘家正想去攔阻他不料在門口遇見你我且問你這般形景却是何故說着忙就

地上將那小孩子抱了起來。一看不覺大驚失色。道：「不好了！你姪兒不中用了。這個當兒小說迷的嫂子已帶了僕婦隨後趕來。一進門就聽他丈夫這句話趕緊。三脚兩步奔過去看。只見那孩子面色青紫。雙目上插已經驚厥好時了。看官試想一個剛滿週歲的孩子那裏經得起方纔這種驚嚇。加以小說迷那樣死命的一夾用力的一攢。焉有不出毛病的道理。小說迷的嫂子見了這般神情。早放聲大哭。把頭向小說迷懷中直撞過來。口裏罵道：「你這瘋狗！我與你有什麼冤仇。爲何好端端的來殺我兒子。」小說迷也不藏躲。只把手來亂搖。嚷道：「嫂嫂不要。這種樣子。姪兒並沒有什麼病。是睡着呀。他嫂嫂道：「放屁。睡着是這個樣兒的麼。」小說迷道：「你不信去查查。三國演義看當初阿斗在百萬軍中被趙雲救出來的時候。也是睡着的。又焉知道他今天不和阿斗一樣麼。」他嫂嫂聽見這種胡話。越發氣上加氣。惡狠狠的定要和小說迷拚命。却他丈夫拉開小說迷的妻子。又干不

是萬不是的賠禮方始把氣平了些當下趕緊請了個小兒科來診治那裏有用等到晚上老老實實嗚呼哀哉小說迷的嫂子痛心已極從此和小說迷結下深仇就連小說迷的哥哥也不免時常抱怨着兄弟

小說迷弟兄叔嫂之間雖是感情大惡却依舊一塊兒住着又隔了一年多已交夏末秋初的時候小說迷的嫂子染了瘧疾臥病了幾天他的娘愛女情切不放心便命第二個女兒前來探視姊妹相見異常歡洽正在對坐閨中喁喁絮語的當兒忽然簾櫳響處闖進一個男子來不由分說就將那位二小姐緊緊抱住二小姐是個未出閨門的處女那裏見過這般行爲登時嚇得魂飛魄散兩岸紅潤的桃腮已換了死白的顏色看那男子時素不相識却和身橫來齶住他死也不放幾乎把吃奶的力氣都使了出來憑你如何扎掙休想洒脫分毫二小姐急得哭喊都哭喊不出來他姑姑起初看見一個男子進來突然間把他妹子抱住

已是萬分驚愕，後來凝神一看，原來這進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死冤家的小叔子。不覺鼻端出火，眼裏生煙，大喊：「你又發什麼狂了！這是我們妹子青天白日，你難道敢用什麼強橫的手段麼？」小說迷聽了，只不做聲。他嫂子便走近前來，想去拖他。不料小說迷飛起一脚，腿上跌個正着，仆的倒了。當下又疼又急，好不容易扒起來，直着喉嚨狂叫道：「有人在此行兇，大家快來救命呵！」只這一聲裏，驚動了後房的僕婦們，一齊奔進來看見這種樣子，也等不及問話，就七手八腳來扯小說迷。費了好些力氣，方把他硬拽了開來看。那二小姐時嬌喘微微，氣息僅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差不多要昏暈過去。小說迷却拍着手揚揚得意的道：「好了，好了，疹子發出來了，我莫是他救命的恩人，應該謝謝我呢！」大家聽了，俱摸不着頭緒。正在烏亂，小說迷的妻子已聽見此事，趕了過來。小說迷的哥哥也恰好回來。二小姐此時已漸漸的驚魂略定，又羞又恨，走過去伏在地，姐姐懷中嗚嗚。

咽。咽。哭。個。不。住。小。說。迷。的。嫂。子。便。對。着。丈。夫。一。頭。罵。一。頭。哭。的。訴。說。了。一。番。小。說。迷。的。哥。哥。也。不。禁。勃。然。大。怒。對。着。小。說。迷。厲。聲。喝。道。你。這。麼。越。弄。越。混。鬧。了。這。算。了。什。麼。樣。子。小。說。迷。哈。哈。大。笑。道。他。們。罵。我。還。好。虧。你。也。來。說。我。你。是。個。識。字。的。人。難。道。沒。有。看。見。野。叟。曝。言。上。那。位。文。素。臣。先。生。同。湘。靈。小。姐。醫。病。的。故。事。麼。不。是。也。照。我。這。個。樣。兒。纔。救。了。那。小。姐。一。條。性。命。麼。我。纔。從。嫂。子。窗。下。經。過。瞥。見。這。位。小。姐。額。上。手。上。隱。隱。現。出。紅。點。這。明。明。是。疹。子。不。會。發。透。非。得。大。大。的。出。一。身。極。汗。必。定。不。能。暢。發。出。來。我。便。有。意。師。法。文。老。先。生。想。去。救。他。原。也。知。道。這。件。事。情。有。些。造。次。但。他。病。勢。已。深。若。再。俄。延。下。去。就。有。性。命。之。憂。一。時。熱。忱。奮。發。便。顧。不。得。許。多。嫌。疑。你。們。那。裏。知。道。我。的。苦。心。呢。大。家。聽。了。都。覺。得。他。的。話。真。是。海。外。奇。談。二。小。姐。領。教。他。這。番。妙。論。一。股。怒。氣。再。也。按。捺。不。住。立。起。身。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指。着。小。說。迷。罵。道。你。這。種。人。真。是。畜。生。既。把。野。蠻。手。段。施。之。於。我。還。要。滿。

口胡謔。我何嘗會出什麼疹子。皮膚上的紅點。是天熱了起的。瘧子。這是大家都有的。不獨我。一個人你學了。這般出色的醫道。儘可到外面掛招牌。做名醫。去不應該借此來戲侮我。你到底把我當什麼人看待。我起先還疑惑你。這東西一定是外面的流氓。現在纔省得了。原來你就是我姊夫的好兄弟。前番街坊上紛紛傳說。因為調戲良家閨女。被人家捉住。吃過臭糞的壞蛋。這種不知廉恥的下作。坯自然就會做出今天的事來。我也不屑同你再講。我只問姊夫說着。又拿小手巾兒拭淚。小說迷的哥哥便吆喝着。小說迷出去。一面陪着笑臉去。央告二小姐求他回家後。不要提起二小姐那裏。肯依只說。一定要回去告訴父母。邀邀諸親。六眷來評評。這個理。小說迷的哥哥便連唱幾個肥啞道。姨妹且請息怒。萬都看在我的分上罷。你難道不曉得。這個兄弟是個癡子麼。好好的人。又何苦與這癡子爭。這閒氣。二小姐兀自不保。小說迷的妻子看看。這事雖問了。便歎了一口氣。

走至二小姐面前低聲下氣的說道小姐今天這事他實在是混帳萬分但總求小姐念他是個失心瘋饒恕了他我這裏替小姐下個跪罷說着當真要跪下來二小姐不好意思便扶住了他也不說什麼接着他姐姐也幫着解勸二小姐一想這件事傳揚出去我也有些難以爲情不如就此轉蓬當下便答應了一場絕大的風波總算化爲無事然而小說迷的嫂嫂却天天在丈夫面前絮聒立逼着要與小說迷分家小說迷的哥哥本來已經怨着兄弟經他妻子那麼一逼便依了他的話從此與小說迷析產分居小說迷也沒有什麼話說

小說迷家中本來無甚財產獨立門戶以後景況也就不大寬裕過了幾年地方上忽然來了一夥劇賊人數也不知多少但是偷盜的手段極其利害村上人家東也失物西也丟錢鬧得個不亦樂乎也曾報官捕捉却毫無效力小說迷家中自然格外戒嚴如是一月有餘他的妻子因爲父親有病不得不回去省視便叮

囑小說迷道。我回家之後。至少總得耽擱個五六天。家中的事。你須好生料理。第一緊緊是看守門戶。這樣鬧賊的時候。你萬不可再瘋瘋傻傻。任意疎忽。小說迷一二答應了他。妻子纔放心回去。誰知第一天就弄出事來。原來那天晚上。僕人們正要關門上鎖。小說迷一定不准。說道。今晚你們奶奶去了。應該讓我作主。我的主義。却是要開着大門睡覺。誰也不許違令。僕人們曉得他。獸病又發作了。面相觀做聲不得。半晌有個年老些的家人。忍不住說道。少爺。這是使不得的。小說迷喝道。胡說。你們這般蠢物。那裏省得我的妙計。人家關門閉戶。天天防賊。就像藏着萬貫家財似的。自然引得那些賊人。越發生心。了我今天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把前後門大開。大家安穩穩去睡。不留一個人看守。預料賊人見了這般神情。定猜不透機關。不敢來偷。這就是效法諸葛先生的空城巧計。你們但依我的话。其餘的事。用不着你們擔心。那些僕人本來沒有一個是忠心的。見小說迷。

這樣說樂得偷懶。不管況且大家都有個念頭，以爲天下未必有這樣湊巧的事。剛剛今天晚上不關門，就有賊來光顧。這麼一想，便各自去睡了。小說迷也就高枕無憂，恬然酣臥，直睡到明晨日上三竿，方始醒來。只聽見僕人們正在那裏佛反盈天的吵嚷，說廳堂內的陳設一概不見了，廚房裏的器皿也統通沒有了。小說迷當下直跳起來，口裏沈吟道：「咦，這些賊骨頭，難道竟比司馬懿還要利害麼？」說話之間，四面一看不覺叫了一聲：「呀，原來箱櫃上的鎖一齊扭斷，在地上箱內所有衣裳、手飾以及現銀鈔票，估算起來約值千元左右，一概不翼而飛。」小說迷這時嚇得目瞪口呆，呆僕人們已一窩蜂闖進來，正想將外面的事情告訴小說迷。却不料裏頭的爛污拆得更大，說來說去都是小說迷這條空城巧計闖出來的禍。大家一想，這事不了便一面開了失單去報縣，一面去催主母回來。小說迷的妻子知道此事趕緊回家，回家之後免不得把小說迷着着實實的埋怨了一

頓小說迷無話可答只好忍受。

小說迷經了這番損失景况便大爲拮据他妻子雖然性情和順有時思前想後終不免要責備小說迷糊塗小說迷却還不服彼此爭執因之感情漸壞一日小說迷悶極無聊吃了幾杯酒已是有些醉意他妻子又因日用缺乏來絮聒着他他不覺大怒霍地立起身來道你嫌我窮了這樣嘮嘮叨叨個不了比之古人你就與朱買臣的妻子崔氏差不多你既不能安貧樂居儘可改嫁不必拿我來出氣不過有朝一日我身爲太守那時你覆水難收却休想再來見我他妻子聽了這般話氣得幾乎昏過去還這當他是酒話不去理他誰知小說迷到了第二天當真急忙忙去請了族長並他的岳父來要把他的妻子實行休棄問他理由他便執定說自己妻子不賢他岳父聽了鬚子氣得直蹶起來喝道你開口不賢閉口不賢究竟是什麼樣不賢纔犯了七出之條呢小說迷道他嫌我家窮天天罵

我。我。受。不。慣。這。個。罪。他。岳。父。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倒。也。回。答。不。出。他。什。麼。話。來。那。時。族。長。便。扯。過。小。說。迷。竭。力。的。開。導。他。勸。解。他。無。奈。小。說。迷。矢。口。不。移。是。要。做。定。了。朱。買。臣。的。他。岳。父。氣。極。了。便。道。也。罷。也。罷。我。就。把。女。兒。帶。回。家。去。不。見。得。不。靠。着。你。就。餓。死。了。小。說。迷。道。好。呀。好。呀。這。纔。算。是。有。志。氣。呢。他。岳。父。便。立。刻。叫。僕。人。雇。了。一。頂。轎。子。逼。着。女。兒。一。同。回。了。他。女。兒。也。因。氣。傷。了。心。所。以。不。甚。留。戀。就。跟。着。他。老。子。走。了。却。哭。的。是。淚。人。兒。一。般。看。官。們。小。說。迷。好。好。一。個。家。庭。從。今。以。後。却。只。剩。得。子。然。一。身。了。

小。說。迷。一。個。人。獨。處。了。無。意。趣。越。發。把。身。子。埋。在。小。說。裏。頭。終。日。迷。迷。糊。糊。更。家。不。成。人。樣。那。年。光。復。的。時。候。他。却。忽。然。高。興。要。去。從。軍。他。的。議。論。倒。也。狠。是。精。闢。道。現。在。革。命。是。光。復。大。漢。却。與。諸。葛。亮。關。公。等。扶。漢。興。劉。的。宗。旨。一。樣。我。倒。不。可。不。出。去。出。點。力。一。個。人。書。空。咄。咄。了。幾。天。却。好。地。方。上。有。人。招。兵。他。便。去。投。効。那。

些軍官們見了他這種怯生生的鬼樣，自然不肯收錄小說。迷急了，憤憤的回到家中，拿起一把小洋刀，在臂上劃了一陣子，劃成精忠報國四字。一時鮮血淋漓，他也忘記了痛，只自言自語道：這種樣子總可以表示我的一片誠心。他們見了，諒不致於再不准我入伍了。說着，便一口氣奔到營中，袒着臂給大家看。大家看了，到也爲他動容，無奈小說迷太沒有當兵的資格，只好依舊謝絕。他小說迷只索怏怏而回，總算埋沒了這番苦心。可惜當時沒有人代他在報上揄揚，不然這一段歷史點綴起來，小說迷也好在光復的時代，一班烈士中佔一分子了。小說迷雖然不能見用於世，那志氣却尙未消磨。看見二次革命以後，一般偵探如此得法，便常常的道這些偵探有什麼用處，栽贓誣陷，造謠圖賞，是他們的慣技。一到吃緊的當兒，却都是些銀樣蠟鎗頭，不如讓我來研究研究，出去做個中華民國的福爾摩斯罷。

看官們小說迷以後的事情在下也不能預料且等他做了中華民國福爾摩斯探着些奇案在下便再做東方華生替他一一叙述出來與看官們聽現在天氣熱得狠在下却要放暑假了再會再會

明季
小說 綠綺臺

儀 鄒

昔阮芸臺先生督兩廣時吳中有張懷琛者嘗至其署作入幕之賓筆墨之暇恆與其門下客觴酒賦詩流連跌宕有廣州人葉原深者以文學受知於阮芸臺時至署謁起居懷琛因與之識交游既稔時至其家原深博雅士也善奏琴家蓄古琴一張出以示懷琛曰此千年之古物我七世祖歸善公得此已二百年於茲矣視其款識曰綠綺臺下署唐武德年製其質堅而樸其色黝而澤安絃命操發爲英聲始焉泠泠然如山水之清音俄而颯颯然如風雨之交至諦聽之疑似金玉之鏗鏘又若鸞鳳之和鳴其德愔愔神與古會彈既終懷琛作而言曰善哉琴

乎。吾。聆。此。奏。令。我。胸。襟。灑。然。君。奏。此。可。謂。神。乎。技。矣。然。非。此。琴。不。能。發。是。聲。君。家。畜。此。可。爲。我。言。其。由。來。乎。原。深。曰。此。物。製。自。唐。代。傳。至。有。明。爲。康。陵。御。前。之。物。後。經。散。失。南。海。鄺。湛。若。得。之。湛。若。奇。士。也。精。音。理。甚。寶。愛。此。琴。滿。兵。至。廣。州。城。陷。湛。若。抱。琴。而。亡。亂。定。後。此。古。物。之。流。傳。遂。轉。輾。入。吾。家。嗚。呼。孤。桐。三。尺。碧。血。千。秋。玉。軫。係。然。精。靈。不。泯。至。今。一。彈。再。鼓。可。想。見。當。年。烈。士。之。概。焉。君。欲。知。其。由。來。請。爲。君。述。鄺。氏。之。痛。史。

湛若南海人。初生時。甘露降於庭。遂以露名。幼負奇才。不諧於俗。爲諸生時。常敝衣。跛履。行歌道上。旁若無人。人咸目之爲狂。生工詩文。又工諸體書。學使者臨案試士。以恭寬信敏惠命題。湛若制藝。劈分五比。用大小篆八分行草書於卷。學使者閱至此。大怪之。曰。此不羈之士也。以功令言。當斥之。然我不忍。遂不問。生平好作大言。與人遇。輒高談雄視。藉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氣。有時清言娓娓。效魏晉人。

風旨輒傾一座。至其詩境。則清曠超妙。如月冷空江。孤鶴夜警。又如藐姑仙子。餐霞飲露。不染人間烟火。莘夫元孝。而外一時罕與之儷。若其憂天憫人。主文譎諫。雖小雅之怨誹。離騷之忠愛。無以過也。

湛若少時嘗師事阮大鍼。大鍼重其才。目爲大器。湛若亦心折大鍼。崇禎間。大鍼刊詠懷堂詩。湛若爲之作序。所以褒崇其師者。不遺餘力。厥後大鍼詔事忠賢。羅織東林。湛若喟然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向者。師事若人。謂其文章彪炳。道誼必有可觀。今不意其無良。至是以若所爲。直是喪心病狂。吾而爲師。如斯人者。不當在弟子之列。令彼辱吾門牆。今吾奈何。北面事之也。噫。吾過矣。於是遺書絕交。洋洋千餘言。痛詆其賊害忠良之罪。絕不有所顧忌。並索還當日序文。而毀其版。嗣是詠懷堂詩之流布於世者。湛若之序闕焉。嗚呼。大鍼麗名逆案。後世鄙其人。文雖多。亦奚以爲。昔侯方域嘗與之交。及其穢聲四布。乃貽以絕交之書。文載

壯悔堂集中讀者快之豈知公道昭彰爲之弟子者亦與侯氏有同心也鮑以文稱其事謂其友人某嘗於金陵市上見是文惜乎後世不傳不復與侯壯悔之文並稱於世也

是時朱祚不綱流賊四起海內騷擾若夙以才略自命慨時事之多艱隱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於是棄其所業明習韜鈴有時彎弓躍馬馳騁郊原曰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壯夫之事也吾安能碌碌爲章句儒乎一日跨馬出門適縣令過衝其儀仗令怒而拘之謂之曰爾諸生也奈何不知禮法藐視朝廷命官湛若曰國家設官所以爲民也今四方多盜蚩蚩之民流離失所爾身爲宰官坐糜廩祿而不知恥飾金章於走肉被朱紫於行尸是直國之蠹而民之賊耳而猶自以爲朝廷命官耶令益怒申文學使者斥其名將加以桎梏湛若乃亡命他方出門惘惘去將安適然身經挫折疇昔之雄心猶未已也生平慕馬伏波之爲人

欲以馬革裹屍。乃由廣西以去。訪銅柱之舊蹟。行經雲殿山。其山千峯。造天。上出雲氣。狀若宮室。其下多巢民。卉衣木食。鼓腹而嬉。各抱匏笙。吹之。互相行樂。自言聚族而居者。皆帝虞之裔。湛若曰。此其所謂蒼梧之野乎。因作詩曰。

九天如黛。楚天分水。綠三湘。雁倒聞春曉。玉臺開岳雪。月明銀殿鬱。卿雲翠華想。像湘君竹龍御。迢遙帝子墳。何處匏笙將鳳曲。至今猶似詠南薰。

志士襟懷自有千古游蹤。所至煩涉遐思。謂夫乾坤莽莽。非必擇地而生材。殊鄉絕域之間。豈無奇傑。方今中原多故。或可借其才以宏濟時艱。因周旋於岑藍胡侯槃五姓。土司間。思以物色殊尤。迄無所遇。時則四方多故。遐荒之地。亦糾合其土著。訓練成軍。爲自衛計。三軍之士。號令誰司。乃一女子。名雲。彈孃。其爲人也。紈蔽其質。霜霰其心。取韜鈴爲膏沐。易釵鐻以兜牟。窄袖蠻鞞。合羣。撩而成隊。挑刀走戟。驅扈養。而授兵。玄女洞機。小戎知義。此可謂奇女子矣。湛若聞其名曰。此其

爲秦良玉之亞。與我結識之。或可爲國家干城之用。因走謁之。與之抵掌談兵。雲
譚孃大悅。留之軍中。使掌記室。於是盾鼻磨墨。帷幄運籌。談戎銅柱之鄉。草檄珠
衣之野。意氣蓋甚盛也。已而自成入京。思宗殉國。胡奴竊國。勢將捲地而南。警耗
傳來。湛若喟然歎曰。大廈傾矣。吾將何爲。遂別雲譚孃而歸。撰赤雅三卷。記其
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瓌觀異藻。世競稱之家。多畜古器。
彝鼎圖書。羅列一室。性耽琴。有古琴二。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也。一卽綠綺臺。
是二琴者。心酷好之。視同性命。無事時。輒焚香默坐。彈琴詠風。曰。胡虜驕天。金甌
殘破。中原文物。及此淪胥。此猶是一片乾淨土。吾尙得以是終吾身乎。

是時滿兵長驅南下。田雄挾福王由崧以降。魯王以海遁入海。唐王聿鍵死於福
州。而兩廣之地猶無恙也。丁魁楚瞿式耜擁立桂王由榔於肇慶。聞湛若名。授以
中書舍人。湛若感知遇之恩。方思效命馳驅。未幾滿兵至廣州城陷。湛若曰。吾義

不可辱。遂抱二琴而死。死後。老兵得其一。綠綺臺是也。我七世祖以百金贖之。傳之至今。我援琴鼓之。猶凜然見烈士風。王貽上有抱琴歌。爲湛若詠也。又論詩絕句云。海雪畸人死抱琴。朱絃疏越有遺音。九疑淚竹娥皇廟。字字離騷屈宋心。亦謂湛若也。湛若有海雪集。手書端楷。雕刻極精。沈山子稱其詩。鏤金葉玉。以雕琢爲工。然節概如是。豈僅以詞采重哉。

小說會 批霞那之禍史

野鶴

宿雨乍霽。晴色融然。倫敦街上。游人萬輩。尤多麗姝。蹀躞春影。飄蕩衣香。點綴陽和。狀至婉曼。予塵事略畢。勞頓特甚。乃亦駕言出游。止於公園之野墅。維時涼颼扇衣。繁芳夾路。予憑欄四矚。見夫紛紜萬物。蠅蠅焉攘攘焉。各勞其勞。而不知所底止。默察良久。乃振衣離座。甫出迴廊。忽覺有物格吾步。細視之。爲一繁彩藻績之畫卷。而佇立其旁者。則一嬰宛好女子。豐靚便娟。絕可人意。時方俯拾其畫。而

凝眸睇予。厥口嚙嚙。若有所述。予初不審其意。乃拾以授之。女乃忻然受之。而目之。注予也。如故。

予乃悄然自念。予亦猶人耳。初無邁衆之容。而女乃眈眈不瞬。曷爲者。思極顏不期沉毅。女見狀。若有所悟。面乃立頰。而淚花瑩然。已作陣而下。良久。語予曰。敬謝厚誼。適間迷惘。竟闕然無以謝先生。予乃攜辭報之。曰。是特一舉手之勞。何誼之足云。女曰。非也。儂固將有所乞於先生。恐先生深拒。故特以微物試之耳。予曰。然則尊意云何。幸速以語我。言次。予乃自忖。念予與彼陌路也。片刻閒譚。而遽以心中隱晦。相要索。言深交淺。夫豈所宜。此念方絕。而好奇之心。繼作。以爲我從而求之。其能有以福女與否。不可知。而藐躬孑然。則斷不至以此而速禍。且藉是以一窮隱秘。興味亦復不淺。計定。乃毅然側耳。以俟其報言。女果柔聲告余曰。此間喧雜萬象。紛如卽欲有言。良滋疑懼。君果不棄所請者。請一駕蓬華。予乃抗聲諾曰。

固所願也。請與偕行。

長松覆翠。亘綿數里。風搖之。則謾謾作聲。與履聲相和。幽鳥時鳴。綠雲徐動。蓋地入幽僻。與春鞭寶幘黃塵。匝地者。適乎別矣。女至此。乃廻頸顧予曰。先生。我言發矣。余曰。密昔司能告我以詳。則幸甚。女曰。數載前。儂曾習一技術。能於人之顰笑。舉止間。別其胆略。而鑑之於手。爲術尤神。儂今晨抵此。犇走道周。思得一俊毅如君者。引以爲助。果也不虛。所望得識先生。語畢微哂。予乃恍然曰。然則適間之畫卷。殆密昔司故意失墮者耶。女嫣然作笑曰。此實儂不得已而出之。鬼域伎倆。蓋儂欲知其人。非見其手。不可也。予曰。密史言祇此乎。女曰。否否。我居倫敦。惇惇孤露。爲狀有類失巢之燕。而今日出處之險。尤非片言所能罄設。不乞援於人。則此身茫茫。將於數日內。別此繁麗莊嚴之世界矣。語訖。遺響淒然。予爲之掩涕。告之曰。密史毋苦。予當竭能以爲助。予述至此。讀者不將噴我爲莽裂乎。以今日思之。

誠覺其爲莽裂。然當時中腸若沸。一往無前。誠不自知其不可也。女既聆語。乃以巧笑酬予。且執予之腕而言曰。時期迫矣。謹當抉要告君。我母爲英人。而父則俄人也。儂父目擊政治之不良。義憤填膺。乃投身虛無黨中。從事暗殺事業。儂幼而習聞其緒論。至於今日。乃亦竭其綿薄。以隨阿父之後。月前子身來此。方有所謀。而塵事倉黃。竟將黨中一要函失去。今此函已入一惡僮之手。僮亦俄人。曾詣儂許。聲言欲返此紙。須酬巨款。而其約至今日下午爲止。踰約不取。彼將聞之。駐此大使矣。此函一達。甯復有幸。闔家生命。從此俱破矣。言至此。愴然涕下。繼復咽淚。言曰。儂。慙。弱。女。也。所。入。幾。何。將。何。以。填。彼。惡。僮。之。慾。壑。辱。軀。骨。立。力。更。不。足。以。下。彼。無。已。惟。有。引。一。勇。者。以。自。助。今。得。君。我。志。已。遂。君。亦。當。不。復。遐。棄。蓋。君。之。手。已。明。示。儂。矣。予。聆。語。心。乃。大。戚。念。彼。政。治。犯。也。從。而。附。之。亦。復。有。干。法。律。以。一。不。相。識。之。人。而。自。入。於。罪。我。終。不。自。恤。其。如。國。人。訕。笑。何。

女見狀。毅然曰。我誤矣。君善自謀。不足以肝膽相見。約期行。屆。儂亦不克再稽。願
卽相別。言訖疾行。予至此。乃復惶然自疚。念平昔嘗自命健男子。中心躍然。時思
假一事以展抱負。今躬值顛沛。而掉臂相失。數年襟許。一旦盡漓矣。乃健步尾之。
故作抗聲曰。密史毋躁。適方冥思拒僮之計。遂失置答。密史乃以我爲何人耶。
女回顧曰。實欲試君。前言戲之耳。復以畫卷示予曰。此君誠不我欺也。予亦爲之
蹶然。行更百武。抵珂宗路。女曰。敝居至矣。遂偕之入啓戶。則見一僕候門。見余注
視不瞬。意殆訝余也。少選入一室。碧檻環抱。棕聲拂戶。室外數人坐。棕蔭中。殆爲
役隸。女既肅。余坐復與棕蔭下。數人小語。語細若蚊吟。至不可辨。余本不願竊聽。
遂亦置之。既而復導余入內室。曰。君曷於此少息。予諾之。縱視一室。則陳列絕精。
愴然塵外。右隅一批霞。那尤潔。無纖塵望而知爲。日夕撫玩者。女乃指棕蔭中人。
曰。君亦見此乎。彼輩蓋儂所僱。以自衛者。予曰。僮且至。盍先籌應置之方乎。女曰。

儂已有策處之矣。予於是愕然。念既有策。復邀我奚爲者。乃語之曰。策將奚施。女微笑。出一勃郎林。示予曰。所以不魂寒膽碎者。正賴有此君耳。

既而授予曰。君姑藏之。授既趨座。出時計視之。語曰。更半句鐘。後儂之生死決矣。雖然。今日時計其行絕。濡意者。渠憫儂之苦。而故艱其步耶。言已。蹀躞室中。時而仰首微吁。時而闌窗凝佇。舉止不寧。爲狀有類癩作。旋忽呼曰。儂請進一曲。以作先生之氣。可乎。乃彈批霞那歌。晚安歌。歌曰。白日云暮兮。遇君于春園。鳥紛紛。其逐影兮。若旣逝而復還。把臂四望兮。悲春事之將殘。左爲翠幙兮。右爲紅欄。長風回嘯兮。奈彼莫寒。送君歸去兮。願祝君之健安。彈時清若。憂玉婉若。轉鶯徐若。蚊吟疾若。風雨千旋百轉。殘響入雲。予固夙耆樂律。至是乃悠然神往。歌闋。女起立曰。噫。儂真健忘哉。適問儂已擬一約。將持以與彼。儉磋商者。擬成藏。在臥室。茲當取之。請君一酌。其當否。言訖出戶。復回顧曰。君亦善操批霞那乎。予報之曰。能。女

曰善甚願君爲我一操非僮至勿止蓋我心搖搖行將下墮惟聆歌聲始克稍寧君亦憐而許之乎余曰敬承密司之命遂趨前彈之更刻許女猶未下而室外雜聲大作徬徨間室門已啓予急按槍以待意爲彼僮至也

迨一諦視則入室者卽棕蔭下人四顧作駭愕狀其一詢予曰女郎安在予毅然曰若何驚爲彼僮縱狡獪我有術足以制之衆聞予言益愕曰彼言云何女郎果奚往者予曰女郎已登樓約半小時矣衆闕然曰然則操批霞那者汝乎予曰然衆乃大聲曰已而已而闢窗遁者果爲彼狡獪之女優矣言次命一人伴予其伴也實卽督我餘衆四覓終不得女之片影伴予者乃惡聲向予曰汝誠狡哉汝代操批霞那以掩吾輩之耳使伊得盡取其珠飾寶鑽從容闢窗以遞予大詫乃厲聲叱之曰若輩非女郎所僱以自衛者耶伴者曰惡是何言某等咸珠寶肆主命監此女郎者女適給我謂將操批霞那聞其聲可知其人之不他往我信之不疑

又安知操批霞那之爲。若故予乃亟詢曰。然則女果何如人。非隸虛無黨者耶。伴者曰。嘻。異矣哉。若與之友善。乃猶未知其名耶。彼蓋利理斯大劇場中之名女優。名盜克司忒那者也。月前渠來肆市物。均付銀行支票。其期卽爲今日。疇知肆主往取銀行中人。謂彼之存數提去多日矣。肆主乃飭予等來。此將以監視渠。使毋他遯。適問渠。猶語予等。謂下午有友來。友來現金至矣。故若之。至予輩咸以爲卽輦金來者。又安知若之不識渠哉。言訖。目光睽然。予知其人憤極矣。方欲伸辨。更有一人。指予而詫曰。狡哉若也。若與渠必爲同夥。渠旣遯。若乃假作癡聾耶。卽不同謀。而代操批霞那之罪。則終不可逃。言次。衆已蜂擁而前。齊聲警余曰。子休矣。請與子相晤於法庭。

予斯時憤懣填塞。呼吸幾爲之阻。又念彼等旣衆。無力以與之抗禦。而自問理亦不直。終有百喙。亦難取勝。於是喟然歎曰。此固予好奇之咎也。事已若是。夫復奚

言若等欲予何往者予卽何往可耳言次乃偕往法庭事雖可羞然由此得一覘巍巍法官之風采與夫法庭之壯麗亦未始非畢生幸事

數日後予得諸紳士之保證安然出罪蓋予行能雖凡下然此心坦然固尙能邀信於社會者也旬日盜克司忒那就逮於理勿普而事乃大白蓋渠固蓄心叵測初本欲挾其珠飾及存款冥冥他適事未成而同伴已悉要以巨貲渠恐乃允分半與之而支票之僞又破自知此身不能再居倫敦乃多方牽率以入予於罪而渠乃如其所志潛往理勿普予廻思當日渠自言能相手良非虛語蓋琴師之手小指與無名指之間恆多破裂且距離較闊於常人渠緣是以相之故能知予爲琴師而欺肆夥之計售矣至云惡儉勒索亦爲實事特予懵然不自覺耳

今距茲事行十年矣爾時情狀恍惚猶在目前在當日自引爲此身大辱自誓凡事之不相干者勿再加以審理迄今思之此十年中安然無恙者未始非此行有

以福之故。不可不濡墨追述。以爲永久之紀念。

僕本不諳西文。此篇爲萬梅館主往日告余者。原著何名。著者何人。及刊佈於某書。都已不復省憶。惟念人心。獯。薄。狡。謀。百。出。往。往。有。自。墮。術。中。至。死。而。不。自。覺。者。而。螻。首。蛾。眉。之。輩。其。蠱。人。也。尤。易。被。琴。師。之。能。脫。然。無。累。蓋。猶。幸。焉。者。耳。表。而。出。之。庸。昭。鑑。戒。亦。區。區。之。微。意。爾。

說叢卷一

批霞那之禍史

